

# 蕉風

月刊 / 335 期



# 蕉風月刊

第335期·1981年2月號

BULANAN CHAO FOON

CHAO FOON MONTHLY

編輯人：姚拓／白壘／梅淑貞  
／紫一思／張瑞星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72455, 572551, 572769.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c.f.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di singapore berhubung dengan: union book  
co. ltd.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0718. tal: 3373733, 3380696-7

agen penjual: syarikat edcoms,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72455, 572551, 572769.

malaya book c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481806, 425764

ipoh book co,  
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al: 4660

m \$ 1.00 senaskah 定價馬幣一元



目錄

封面設計 / 編輯室

張媚兒譯 波赫士 04

J. L. Borges 著 環墟 10

張系國譯

張系國 波赫士的「環墟」 14

波赫士詩譯

樂冰譯 18  
• 自盡 • 我是 • 我的書

• 虎之金 • 無盡的玫瑰 • 流放

婁易譯 24  
• 短歌行 (六首)

梅淑貞 26  
舊情人 (人間集)

黃潤岳 28  
金星法師 (聞思錄)

陳鴻洲譯 32  
印尼近代文學作品(二)

陳政欣 40  
回鄉

洪泉 47  
誘惑

Candy J. 67  
初一與初二

冰點 79  
冰點的散文

殷建波 85  
愛情

梅淑貞 86  
M的告別

陳強華 88  
這麼一種說法

飄貝零 90  
她對我嫣然一笑

W.L. Idema 著 102  
中國的戲台與宮廷

賴瑞和譯

編輯室 118  
風訊

## 波赫士

荷赫·路易斯·波赫士，生於一八九九年八月廿四日。他是阿根廷人，短篇小說作者、詩人、學者，公認為是尚生存的最偉大的西班牙語作家。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出世，是荷赫·波赫士和里奧諾·阿西維杜的兒子，他們的家族傳統都是軍人和愛國者。他一生的親英熱，和他那有一半英國血統的父親有關。他的父親是律師，才華洋溢，同時是個語言學家、心理學教師、翻譯家，而且還是一本令人難忘的小說『領袖』的作者。小時候，他的父親像唸咒文般向波赫士和他的妹妹諾拉（現今是畫家）吟詠濟慈和史因朋的詩句，令他們着迷。

波赫士，一個膽小、聰明的小孩，一直在家裏受教育，或者更正確的說法是：在他父親的書房裏受教育，一直到九歲。他那時已看了狄更斯、基伯寧、馬克吐溫、愛倫坡和H.G.威爾士等人的作品、阿拉伯之夜、希臘神話、西萬提斯、西班牙英雄史詩，還有很多阿根廷高卓人文學。很快的他的文學神殿又加上了尊遜醫生、亨利·詹姆士、德·昆西、澤斯德頓和羅拔·路易士·史文生的牌位，對最後那兩名作家最為着迷。六歲或七歲時他便開始寫故事，九歲時已把王爾德的『快樂王子』譯成西班牙文，以他父親的名義出版。那時他的父親已開始目盲，波赫士後來說：「這好像是一種默契，我代他完成了他自己未能實現的文學志願——他要我成爲一名作家。」

他早期的學校生活是悲慘萬分的。他是個大近視，掛着白色的寬領帶，是衆人嘲笑和欺負的對象。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他們一家人旅遊歐洲時爆發。戰爭期中他們一直留在瑞士避難。波赫士在日內瓦學院修完他的中學課程，學會法文和拉丁文，並在一九一八年得到學位。他亦自修德文，第一次接觸到叔本華。從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波赫士一直在西班牙旅行，認識了拉菲爾·康西諾阿聖和他的「極端主義」。而康西諾阿聖，受到法國象徵派的影響，大力提倡自由體詩，嘗試把詩還原至「最初的元素」——隱喻。回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後，通過一系列的短命雜誌，例如：『稜鏡』、『航船』和著名的『馬丁·費魯』等，積極地把「極端主義」帶至拉丁美洲去。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這些思想和當時的民族主義文藝思潮結合在一起，試圖脫離歐洲的文化操縱，集合地方性的主題和語言來表現出阿根廷的獨特色彩。他當時的朋友包括了諾拉·蘭赫、李卡都·基拉蒂斯、艾多爾都·馬里亞、阿爾方索·雷耶士和兩個出色的怪人，馬西都尼奧·費南德斯和阿內漢德羅·蘇索拉。

同一個時期，波赫士的首幾本書也相繼出版：兩部詩集：『布宜諾斯艾利斯之暖』（一九二二）和『對街的月』（一九二五）與兩本散文集『詢問』（一九二五）和『我的希望之幅度』（一九二六）。這些早期的詩文集，通常是以浪漫主義的手法來描寫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舊區或大草原，十分注重修辭與形式。這些作品的主题是關於歷史、時間與死亡，有時又充溢着愛國主義與赤貧主義的熱情，波赫士後來帶着悔意的形容爲「真偽不辨的本地色彩練習」。

一九二八年他發表論文『阿根廷人的語言』，呼吁把語言自學術主義中解放出來。另外一卷詩集『聖馬丁筆記簿』在一九二九年出版，跟着是一本關於布宜諾斯艾利斯詩人卡里哥的書。一九三一年維多利亞·奧康波創刊『南方』雜誌，南美洲最重要的「小型雜誌」，波赫士成了該雜誌的經常投稿人，他寫短篇小說、影評與書評以及翻譯（E.E.康明思、格連·比索、華萊士·史第芬士和德摩·史華茲等人的作品）。他的一本名爲『討論』收入論文與影評的書出版於一九三二年。波赫士在一九七〇年寫道：「這種多產令我在今天也覺得奇怪，這些作品彷彿是那麽遙遠的事。」

『不名譽的宇宙性故事』收錄了一系列描寫奇怪的奴隸販賣商、歹徒、冒充者和偽造者

的故事(原本是投給以煽動為己任的報紙「評論」)，在一九三五年出版，表現出波赫士在敘述方面的技巧和他對某些罪惡的着迷。「永恒的故事」(一九三六)是一本論文集，探討人類數世紀以來對永恒所編造的不同觀點。

在這之前，波赫士一直只靠着一點編輯費來貼補開銷，但在一九三七年，他父親去世前不久的那一段時期開始，他便不得不找份正式的工作來維持生活。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市立圖書館分館覓到一份目錄員的工作。就在此時——一段最不快樂的日子——他一面在一場意外中復元過來，一面開始動筆寫他那最為人所周知的推理故事，在一九四一年出版第一本選集「分叉徑花園」。而「虛構小說」，現今被推評為他最重要的單行本，在一九四六年贏得了阿根廷作家協會的大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波赫士會因他的反納粹觀點而激怒他的國人，他和他的家人也同樣毫不掩飾他們反對貝隆始於一九四六年的獨裁統治。就在那一年他被解除圖書館的職位，明升暗降的調去當菜市場的鴨鴨檢查官。在一位朋友的幫忙下，他找到份教書工作。在克服了他的羞怯心理後，他成了一名受人歡迎的成功講師，向他的學生與成人聽眾講述了廣泛的文學題材。一九五〇年阿根廷作家協會推選波赫士為主席，不理會貝隆政權的反對。他的母親和妹妹被拘捕，他自己也被一名暗探處處跟蹤，但他們後來卻成了朋友。在這幾年最困難的時間內，他最重要的一本書是「公牛頭」(一九四九)，他第三本奇特的故事集。

波赫士的赫赫聲名是建立在他二三十本的短篇「虛構小說」上，而這些作品是不能予以描述的。應該首先指明的是波赫士的激情完全是活動於他的思想中——書只是他精神生活中的活躍要角。他對梵樂希的評語也可以應用在他身上：「他總是選擇思想的明朗快感與秩序的秘密歷程。」他喜歡文字上的花巧、用盡心機的設思、狡猾而令人不知所措的暗諷、謎語、鏡子、迷宮、腦海中盤旋不休的代數等等。真實世界中的感情、貪慾、反叛、邪惡，引起了他的興趣，或者也嚇怕了他，但他卻不想在這其中尋求秩序。

反而他建立了一個唯我的世界，有點像我們這個世界，它本身絕對的合乎邏輯和真實，它們的價值是來自他「魔術般的寫實主義」文學風格。羅納·蓋士說：「他的故事，典型的演述創作者、作者和鬼才們如何創造出人造的物體，才發現一個不真實的存在悲哀，但他

們仍不發覺這個事實；他們的典型是最終都在蒙受恥辱的情形下發覺他們自己本身也是幻想下的產物。」馬蓮妮·克斯定寫道：「對波赫士來說，世界是一座充滿着鏡子意象的混亂迷宮，秩序只能在自我認知的不斷重生，不斷重複下才能產生。」

波赫士這種文學「重複性」的一個早期例子是，在這本書裏他愉快的描寫一個虛構星球的想像中世界，我們只是通過一本假造的大英百科全書的翻印，由一個瘋狂了的南部分離主義者所寫，方知道那個星球的存在——證明虛假的真所披上的是真實的富有想像力的華美外衣而來。在「皮爾·孟納德，吉訶德的作者」裏，是一個樂業敬業的傳記作者為一個存在於他想像中的作家所寫的傳記，還加上一大堆十分有趣的參考書目。那個作家，皮爾·孟納德，挑起了這份重新創造唐吉訶德的工作，逐字逐字的，放棄了現況，把自己沉迷於西萬提斯的過去世界裏。「巴貝爾圖書館」包含了一個文學宇宙：「一切都在那裏：未來的細微歷史、天使長的自傳、圖書館的忠實目錄，真正目錄所犯的謬誤展現……：你的死亡的忠實記錄，每一本以所有的語言寫成的書的版本，把每一本書插入所有的書裏。」

波赫士的小說並非老少都咸宜。他的朋友兼合作者卡沙雷斯說他的作品「已剔除了所有的人類因素，不管是同情或傷情，他只為知識份子、哲學的愛好者以及文學專家而寫。」波赫士的一些國人埋怨他對政治和道德不表示關心。但他寫的故事在讀者群中所引起強烈仰慕和難以置信卻是他風格上的最大成就。基·波斯弗說：「波赫士的散文是宣言和詮釋的散文；它不是描述也不是模稜兩可的……他的散文是如此自信，是無所保留的宣告！簡短、明朗、緊湊，好像律法，而波赫士筆下的世界，也像是一套不變、已成法典、完全的律法。」

批評家也特別喜歡提及波赫士所特有的挑逗和暗諷風格，使人覺得作者知道的比他說出來的要多。波赫士自己也曾說他的故事是沒有寫出來的書的註解；奧大維奧·帕斯形容他「是一個發覺所有的書都是同一本書的作者，『像鏡子一般討人厭』，說着同一個字……：波赫士審問鏡子，看着意象的慢慢消失。他的作品企望把時間駁倒；但這也顯示出人類企圖創造的永恒是如何的虛幻。」波赫士說：「許多年代以來，人類在空間佈滿了省份、王國、山嶺、海港、船隻、海島、魚類、房間、工具、明星、馬和人。直到他行將就木的時候，他才發現迷宮一般的皺紋沿着他的臉的意象形成。」

一九五五年，貝隆下台之後，波赫士成爲阿根廷國家圖書館館長，同時也被選入國家學院。一年後他被派任爲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的英美文學教授。這之後他的文學創作便緩慢下來，但他又再重新寫詩，風格趨向古典主義。波斯弗說他這些後期詩是「西班牙語之中最純熟的。嚴厲的格律、冷靜的想像，調子溫婉，寧靜中的回憶，這些詩是哀悼、莊嚴、對稱的；像一位批評家所指出，是絕對的『傳統』。真正的波赫士已去了另一個地方。」這些詩其中有一部份收入在『黑暗禮讚』（一九六九）裏。

『造物者』（一九六〇），一本收入他後期的散文和詩的選集，已由波耶和摩蘭譯成『夢虎』，還有他的『自選集』（一九六一），波赫士親自挑選他最想保存下來的故事、速寫、寓言、詩和論文，也出了英文版。他的全集（*Obras Completas*，一共十集，由 Jose Edmundo Clemente 編輯），在一九五三至一九六七年間相繼出版。一本新的、以「簡簡單單的直接說故事方法作出的純樸試驗」的選集，『波略德醫生報告書』在一九七〇年出版。波赫士和卡沙電斯的合作包括了諷刺性的偵探小說和電影劇本。他們那部『布斯多斯·多米西科編年史』，一本描寫一群前衛藝術家的書，波赫士說是他最喜歡的作品。他現在也寫故事、論文和電影劇本，和狄·吉奧梵尼合作把他的作品翻譯成英文。

受到遺傳性眼疾的影響，波赫士自小孩開始視力便一直在衰退，在五十年代時惡化得更加厲害。但近年來他卻走遍了很多地方。一九六一至六二年他是德薩斯州大學的客座教授，在美國很多間學府內講過學，一九六七至六八年他是哈佛大學的詩學教授。一九六九年他在奧拉荷馬大學講學，曾經訪問過英國、北歐和以色列。波赫士曾多次獲得名譽學位和文學獎，一九六一年他和沙姆爾·貝格特共同獲得佛眠多獎。

波赫士已差不多全盲。他的輪廓鮮明，濃眉，長得玉樹臨風。他發出平靜的光芒，溫柔而脆弱。John Updike 曾說他的「知識是貪得無厭又是吊兒郎當」的，他的學問包括了從舊英語和舊挪威語文學到現代的形而上學，從歷史到哲學。當他教書時他可以高聲背誦華滋華斯、訶力里緒、伯蘭寧、濟慈等的全詩，他吟詩時的樣子是最令人嘆爲觀止的。他在一九六六年結婚，和母親的關係很接近，一九七〇年時她已九十多歲了。她是他一生中的伴侶

和導師，以歐洲各國的語言讀書給他聽，幫他抄寫，引導他渡過目力衰退的困難時期。波赫士是個童心未泯的愛開玩笑者，他講話時可又是簡潔有力又是尖酸刻薄的。他因爲「懷疑論」而加入保守黨，把政治解釋爲「沉悶的形式之一」。波赫士說「我的生命裏缺少死亡與生命，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並不多；或者應該說的是，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不比叔本華的思想或英語中的音樂性更值得回憶。」

一九七〇年，在發表於『紐約客』的一篇長而著名的自傳文章裏，波赫士寫道：「我想我已寫出我最好的作品。這給我一種平靜的滿足和放心。但我還是不覺得我已經江郎才盡。在某方面來說，現在我比年輕時更加年輕。我不再以爲快樂是不能達致的；曾經是，在很久以前。現在我知道它會隨時到來，但永遠不要去追求。而失敗或名氣，是無關痛癢的，我從來就不放在心上。現在我最想得到的是寧靜，思考的樂趣以及友誼，雖然也許會太貪心了一點，是愛和被愛的感覺。」

## 環 墟

「如果他忽略了夢想你……」——愛麗絲鏡中遊記

沒有人看到他如何在深夜裏登岸，也沒有人看到竹划如何擱淺在泥灘上。但不出幾天時間，所有的人都知道這沉默寡言的人來自南方河流上游崇山峻嶺間某個村落，那裏的方言尚未受希臘語影響，也少有癡瘋病患者。灰暗的陌生人親吻了聖地的泥土，爬上河岸，任憑荆棘撕裂衣裳和皮肉，似乎毫無知覺。他虛弱地流着血，勉強來到神殿的環形入口。入口處有一座半虎半馬的石像，原先是火燄般的顏色已褪為灰色。神殿許久以前曾為火所焚毀，荒野沼澤侵入了聖地，人不再在此敬拜神。陌生人在石像腳前躺下來。

高懸在天空的太陽照醒了他。他注意到身上的傷口已經痊癒，不知怎的並未感到驚奇。他閉上暗淡的眼睛，再度睡去。他並不疲倦，但他以意志力驅使自己入睡。他知道這神廟是完成他夙願的好地方，河流下游，他知道另有一處焚毀的神殿，也尚未被四周的叢林所吞噬。他知道他首要的任務就是睡眠。到子夜時分，一隻鳥的孤鳴喚醒了他。身旁的腳印、一些無花果、一個水壺……顯示有人乘他入睡時來過，並敬畏的留下祭物，或許想求他保佑，也可能是怕他作祟。他感到一股恐懼的寒意，在殘牆廢墟間找到一處葬龕。他躲進壁龕，用從未見過的樹葉掩藏住自己。

他的目標雖然超乎常理，卻並非全無可能。他要在夢中造人。他要夢想出人的每一個細節，並將他引入真實的世界裏。為達成這個目標，他已竭盡心智。如果有人問他叫甚麼名字和他從前的經歷，他恐怕都回答不出來。這荒廢的神殿頗合他意，裏面沒有甚麼可引他分神的東西。而且附近的鄉民會獻給他祭品，有水果和米可供他肉體所需，他可以專心睡覺和做夢。

開始時他的夢十分混亂，後來卻逐漸出現一定的秩序。陌生人夢見自己站在一座圓形劇場中央，圓形劇場又似乎就是荒廢的神殿。劇場層層階梯上坐滿了沉默的門徒。坐得最遙遠的，距離他有許多世紀，坐位也高高在星空之間，但他仍可清楚看見他們的臉龐。陌生人開始講演，講到解剖學、宇宙的起源、巫術。每一張臉都在熱心的聆聽，儘可能恰當地回答他的問題，好像他們知道他的問題很重要，能使他們中間的一個幻影般的存在，進入真實的世界。不論是睡是醒，這人都在思考那些幻影的答案，設法尋找一個值得活在這世界上的靈魂。

經過九日或是十日，他痛苦的發現，那些只會囫圇吞下他一切教導的幻影，都成不了大器。倒是那些會懷疑、會提出問題的，或許還有希望。前者雖值得他愛護，卻永不可能成為真人。後者雖仍模糊虛幻，卻已有真人的痕跡。一天傍晚（現在他不論白天晚上都在睡覺，只有每天清晨會醒來一兩個小時）他解散了龐大的夢中學校，只留下一位門徒。這個門徒是位安靜、皮膚發黃、桀傲不馴的青年，剛毅的容貌頗類似做夢的陌生人。同學的突然消失，並沒有令年輕人不安太久。不過上了幾節課，他已有極大進步，使教導他的陌生人大為驚訝。但是這時卻出了亂子。一天傍晚，陌生人從夢境的荒原回來，看見微弱的星光。起先他還以為是破曉的曙光，然後突然明白他並不是在做夢。這夜整晚和第二天，他竟都失眠了，無論如何再也睡不着。為了使自己疲乏，他到附近叢林裏遊蕩，但他仍只能入睡片刻，做了幾個殘缺不全、毫無用處的夢。他想再召集他的夢中學校，但還沒有等到他說完幾句勉勵的話，全班都突然消失了。他不斷保持清醒的狀態，憤怒的眼淚刺痛了陌生老人的眼睛。

他明白他雖能參透天地的奧秘，要想拾掇無意義而迷亂的夢成爲一個真人的工作，卻是更困難的事——遠比編沙爲繩、或鑄風成形還要困難。他明白他總得失敗一次。他決定放棄教授夢中學校所採取由多而少的選擇方式，改換了另一種辦法。在開始進行前，他休養了一個月。他放棄了一切做夢的念頭，立刻每天都能睡着相當長一段時間。偶然他也會做夢，但他卻並不老想同一個夢。他休養了一整月，等待月圓的到來。然後在晚間他到河裏洗淨身子，敬拜了星宿衆神，唸了神咒，就躺下來睡覺。幾乎立刻就夢見一顆跳躍的心。

他夢見心臟有規律的跳動着，溫暖而神秘。它的大小猶如一個捏緊的拳頭，色澤暗紅，

跳動在尚無臉龐或性別的人的軀體裏。他充滿關懷愛意，一連十四夜都清楚夢見那顆心。每過一夜，他就看得更清楚些。起先他不敢去撫摸它，只從各個不同的角度觀察它，不時以目光的一瞥修正它的小缺陷。到第十四夜，他伸出一根手指，觸及心臟上的肺動脈，然後他撫摸心臟的裏外各個部分。檢查完畢，他頗感滿意。下一個晚上，他故意不去做夢。然後他又夢回到心臟，祈求了某個星宿的護佑，再去構想別的器官。不到一年時間，他已構想完各個器官、四肢、骨骼、頭顱、眼臉……最難的部分也許是無數根頭髮。他在夢裏終於創造了一個完整的人——一位紅髮青年。但年輕人尚不會站起來，不會說話，也不會張開眼睛。夜復一夜，他夢見沉睡中的青年。

在諾斯替教的創世紀裏，造物主的術士塑造了這樣一位紅髮的亞當，還不能站立行走的亞當。術士在無數個夜裏所塑造的夢之亞當，和由塵土所塑造的亞當同樣的粗糙簡陋。一晚，這人幾乎想毀掉他所塑造的人形（如果他真這樣做了，也許對他比較好些），但最後他還是忍住了。他已祈求過所有星宿和山川河流的神祇。最後他匍匐在半虎半馬的石像腳下，祈求祂的幫助。那晚他夢見神像抖動着活了。祂不僅是虎和馬的混合怪獸，同時也是牡牛，玫瑰和暴風雨。多樣面貌的神祇對他透露，祂世俗的名字原是火神。在這環形的神殿（以及其他類似的神殿）裏，人們會對祂獻祭膜拜。祂能使這人夢中的幻影獲得生命，除了火神和夢者以外，別的生物都會相信他是有血有肉的真人。火神並指示這人，青年門徒一旦學會祭神的儀禮之後，就必須到下游另外一座神殿的廢墟去。那座神殿的金字塔猶在，人的聲音可在那兒再度讚頌神。在夢者的夢裏，那被夢者醒轉過來。

術士遵照火神的指示，花費了一段時間（兩年的光陰）教導青年門徒宇宙的奧秘，以及祭祀火神的儀禮。在他內心深處，他並不願和他的創造物分離。藉口更仔細的教導他的門徒，他每天延長睡眠的時間。並且他又改造了略嫌難看的右肩。時常他感到不安，覺得這一切從前好像都會發生過。但大致上每天他都很快樂，每次閉眼睡覺時，他會想：「現在我可以和我的孩子相聚了。」也有時他會想：「我所生的孩子等着我。如果我不去找他，他就不會繼續存在。」

一步步他訓練年輕人如何應付現實環境。有一次他要年輕人在遠山豎立一桿旗幟。第二

天，火焰般的旗幟果然飄揚在山頂。他又以其他方式磨練青年，一次比一次更大膽。他不無痛苦地明白，他的孩子已夠資格出世——也許躁急地等待着出世。這天晚上，他第一次吻了孩子，並命令他沿河岸走到另一座神廟去。那座神廟白色的遺墟，隔着幾十里的沼澤和叢林，仍歷歷可見。最後（爲了使孩子永不知道自己曾是幻影，可以像別人一樣做一個完整的人），術士讓他的門徒完全遺忘了這些年學習的日子。

他的成功和內心的平靜，卻不能祛除一絲倦意。每天清晨和黃昏，他都匍匐在石像前，也許想像他的孩子同樣在下游另一座環狀的廢墟裏，執行同樣的儀式。晚上他不再做夢，偶爾也會像普通人一般的做夢，四周世界的聲音和形狀都變得模糊不清，因爲他離去的孩子仍從他逐漸減退的意識裏汲取養料。他一生的願望已經達成，這人遂生活在一種狂喜的境界裏。經過很長一段時間，講述這故事的人，有的說是好幾年，也有的說是好幾十年。有一天深夜，這人被兩名划船伏喚醒了。他看不見他們的臉，但他們對他講述北邊神廟裏有一位術士，能在火上行走而安然無損。這老術士突然想起火神的話。他想起世界上所有的生物裏，只有火神知道他的孩子是幻影。此一回憶，開始時令他安慰，後來卻令他焦慮不安。他擔心他的孩子也許會奇怪自己所擁有的異稟，而竟然發現自己不過是個幻影。不是真人，而是別人夢中投射的幻影——這對孩子是多麼大的屈辱！會引起孩子多麼大的迷惑！每一個父親都會關心自己的孩子。術士會關心他在一千零一個夜裏一步步逐漸構想成功的孩子，因此也不難理解了。

術士的焦慮終止得十分突然，但事先已有若干預兆。首先（在長久乾旱之後）是山頂遠處出現輕飄的白雲；其次是南方天空呈現豹皮般的玫瑰色澤；再次是煙柱，鐵青的夜晚轉變成紅綉的顏色；最後是叢林裏野獸慌亂的狂奔。許多世紀前發生的事，又再度發生了。火神祭壇的廢墟，再度爲火所焚毀。在沒有鳥鳴的微曦裏，老術士看見環繞的火燄逐漸包圍住他。這一剎那間，他想逃往河邊。但他隨即明白，死亡的來臨，對他正是一種解脫，他已功德圓滿。他走入跳躍飄動如旗幟的火燄裏。火燄並未燒焦他的皮膚，卻輕輕擁抱撫摸着。欣慰、屈辱和恐怖的感覺同時襲向他。他突然瞭解他也只不過是個幻影，另有別人在夢裏創造了他。



## 波赫士的「環墟」

「環墟」這篇小說，一般人公認是阿根廷作家波赫士最好的短篇小說之一。關於「環墟」，波赫士自己曾做如下的解釋：

「哲學本體論裏，有關物體可以是自身的因果的議論——如史科門（Schoolman）和斯賓諾沙（Spinoza）所持的『自因』的觀念（Causa sui）——以我看來，都是玩弄語言上的遊戲，是對語言的一種傷害。我認爲，語言的存在必意指有說話的人，夢的存在必意指有做夢的人。這當然就導致有無限多個說話者或做夢者的觀念。無限的後退引伸，也許這就是我的故事的根源。當然，在寫這篇小說時，我從未這樣抽象地考慮這個故事。若干年後，我寫了兩首有關下棋的十四行詩，又應用了同樣的主題：棋子並不知道有棋手在控制它們；棋手並不知道有神在控制他；而神也不知道是否有其他的神在控制他。幾年前，我到美國德克薩斯州沙漠邊緣的一個小鎮拉博克（Lubbock）做一日遊，有一個女孩子問我，在寫另一首詩『高倫』（Golán，猶太民族神話裏的神將，本是泥人，卻獲得生命，有大能力）時，我是否是在重寫『環墟』的故事。我說並不是，但我要謝謝她指出這事先並不會料想到的巧合。從阿根廷到德州的沙漠的邊緣，我旅行了幾千里路，卻多知道有關自己的一點消息，想來也真是奇怪。」

「許多讀者認爲『環墟』是我最好一篇小說，我自己並不同意，因爲現在我認爲經過雕琢的文字——這篇小說從頭至尾都極接近雕琢文字——是初學寫作者才會犯的錯誤。但也許有人會辯說，如果真要寫的話，這篇故事只有這種寫法。這也說明了故事若隱若現的東方背景，以及無時間性的情節結構。小說的題目，暗示畢達哥拉斯及東方哲學裏的圓環式周而復始的時間觀念。」

「題詞來自卡路爾的『愛麗絲鏡中遊記』，也許這是故事的真正種子。但如果我不會時常想到人生如夢，這顆千萬讀者都很熟悉的種子，也許會跌落到犁溝外面，不會生根發芽了。」

「我在一九四〇年寫『環墟』時，爲這篇小說工作得廢寢忘食，在這以前以後都不會這樣專心過。整篇小說是關於人的夢。寫這篇小說時，我的日常生活——在市立圖書館裏的工作、看電影和友人聚餐——都變成夢幻一般。在那個星期裏，對我而言，唯一真實的東西反而是這篇小說。」

波赫士這篇小說的主題，對科幻小說的作者和讀者都並不陌生。自噬其尾的長蛇不僅是宗教的圖騰，也存在於東方哲學周而復始的時間觀和變化觀裏。周易的「變化」便是周而復始的。許多科幻小說家都嘗試寫過這一主題。有一篇科幻小說寫一位青年被一位中年漢子陷害，落在時間流裏。他到處找尋這中年漢子的下落，後來在時間的某個角落裏殺死一位老人。這時他自己已成爲中年人，卻陷害了一位青年。他害怕報復，躲藏到時間的某個角落裏，卻爲追跡而至的受害者殺死。死前他突然明白被陷害的青年，害人的中年人和被殺的老年人，其實都是他自己！這篇科幻小說的寓意相當深遠。妓女往往成爲日後的老鴇。年輕時的前進青年，日後當權時卻一樣毫不留情的迫害青年……人生正充滿這樣的反諷，而人卻往往這樣短視！

另一篇比較有名的，更把這圓環論推展到極致。故事也利用時間機器爲樞紐。有一位孤兒在貧民窟長大，姦污過一位女人。後來他不知怎的，經過變性手術，變爲女人。她最後又爲一位青年姦污，生下一個小孩後，自殺而死。小孩又變成孤兒。不用說，青年、女人、孤兒……都是同一人，自己生下自己，完全達到哲學上獨在論的極致。但這篇小說太機械化了，我不喜歡。

波赫士的「環墟」，我認為是這類故事裏寫得最好的一篇。故事內容也可用中國哲學裏「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兩句話解釋清楚。波赫士受東方哲學影響之深，由此可見。所以故事的主題並不新鮮。西方人現在視波赫士的小說為瑰寶，也間接說明他們對東方哲學的無知。簡單的說，波赫士的短篇小說，等於卡夫卡加上東方哲學及神秘主義。但波赫士畢竟是出色的詩人。所以他的小說，必須從散文詩的角度來欣賞。「環墟」裏就充滿平衡、對稱的安排：火神的廢墟有兩座；幻影在夢中創造了另一個幻影；術士要求孩子在山頂豎立火燄般的旗幟，自己最後也躍入飄動如旗幟的火燄裏……這都是古典十四行詩的格局。平衡、對稱的安排，配合對無限的暗示（無限多個幻影、無限多個神殿……），兩者扣成這篇小說無懈可擊的結構。波赫士的小說有人認為是介乎古典詩、幻想小說、科幻小說之間的奇特作品。我以為也可單純看他的作品是藝術水準極高的科幻小說。

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生於一八九九年阿根廷的布宜諾。早歲從事詩作，後來成名卻因他寫的短篇小說。他現在已被公認是南美洲最主要作家之一，一九七一年和貝克特（Samuel Beckett）同得國際出版協會文學獎。重要小說集有 *Ficciones*, *Labyrinth Dream tigers*, *The Book of Imaginary Beings* 等。本文原題為 *Las ruinas circulares*。發表於一九四〇年十二月 *Sur* 雜誌。本文及作者的自評，都譯自 Jorge Luis Borges, *The Aleph and Other Stories*, E.P. Putton & Co. Inc., New York, 1970。英文原譯題為 *The Circular Ruins*。最後該提的是「環墟」裏在夢中造人的術士，不正也是藝術家自身的寫照嗎？敏感的讀者當可領會這另一層的含意。

\*張系國，當代台灣小說家，著有「地」、「棋王」、「昨日之怒」、「黃河之水」等書。一九七八年由純文學出版社出版科幻小說選集「海的死亡」，收八十篇科幻譯作及創作一篇。波赫士的「環墟」即其中一篇。「波赫士的「環墟」」原為該譯作附註。題目由本刊編者所加。



Peter Goodfellow

---

波赫士

---

詩譯

---

白盡

黑夜不再留下星辰  
夜也將逝去  
我要去了，伴我同去的  
是沉重不堪忍受的宇宙  
金字塔與一切輝煌同時消逝  
還有那陸地及無盡的面孔  
我將把過往一筆鈎消  
把歷史化為塵埃，塵埃中的塵埃  
如今我眼中見到的是最後的落日  
耳中聽到的是最後的鳥鳴  
不留給任何人一絲空洞

我是

我是那鏡中虛榮的旁觀者  
更虛榮的自己  
沉默追隨着身影

或是影子兄弟的身體（也都是這樣）  
我是，我沉默的朋友，那知道  
沒有別的原宥或報復  
比得上完全忘我之境界，神贈與  
人類這奇異的答案來消融一切憎惡  
即使我會有奇妙的遊歷  
卻從未解開過  
時間的迷宮，單數的，雙數的，  
辛酸的，奇異的，自己的以及別人的，  
我不是誰，我沒揮舞過  
戰場中的刀劍  
我是迴音，空洞，一無所有。



\*波赫士

## 我的書

我的書（而書並不知我的存在）  
比這臉龐更似我  
灰白的鬢角，暗淡的雙眸  
我徒然在鏡中尋覓的臉龐  
輕輕撫着那輪廓  
它包含了多少可體會的辛酸  
而今我感覺那些得體的字眼  
在書中適足表達了我  
卻對我陌生，亦非我書寫  
這樣豈非更好，那逝者的聲音  
將永恆地替我發言

Peter Goodfellow



## 虎之金

直至昏黃日落的時刻  
多少次我會把雙眸停留在  
那孟加拉老虎柔軟的身上  
它在出路上搖來又擺去  
在那迷宮似的鐵枝後  
沒想到這是個監獄  
等一會，別的虎就要出現了  
布拉克那猛烈的虎，像火光似的  
再下去還有別的金  
那用密密金雨掩飾着的宙斯  
而黃金的圈，在每第九夜  
又會把光傳給另九個圈，然後，又九個  
永沒個完  
全部別種不可抵禦的色彩  
隨着時光，一齊離我而去  
現在只剩了  
這不透明的光，這不實在的身影  
和這金的開始  
夕照下，啊老虎，啊奇蹟，  
神話般的  
啊更親愛的金，妳髮絲的金  
我這雙手多麼的渴望撫摸

## 無盡的玫瑰

致蘇珊娜·邦波

五百年前在黑基拉的日子  
柏西亞從尖塔上低望  
有人在侵略他那沙漠之緣  
泥沙波的阿達凝視着一朵玫瑰  
用無聲之語對她說  
似沉思而不似祈禱着  
在我手中是你脆弱的世界，時間  
把我倆繫在一起，雙方卻不會注意  
這個下午，這個被遺忘的花園  
你那嬌柔的身影，在潤濕的空氣  
你那連綿不絕的香味  
把我這枯老、下垂的臉龐抬起  
可是我比你更了解你  
那會在重夢中瞅你的孩子  
或在這裏，在這花園中，曾經有一個早晨  
陽光的潔白是屬於你的  
或是月亮的金，或是那紅紅的污染  
那刀光劍影下的勝利  
我是瞎的我甚麼都不知道，但我看見  
還有許多辦法可解決；任何事物

都是無盡的。你，你是音樂  
流水，天空，土地及天使  
啊無盡的玫瑰，親愛的，沒有限制的  
神最後將讓我這雙死眼見到

## 流放

(一九七七)

有人在往依達卡的道上踏出小路來  
而遺忘了他的王，那在特洛城的王  
多少年前了  
有人在想着他新攻下的土地  
他的新摯及他的兒子  
而感到快樂，在自己的營中  
在這地球的局限裏，我自己，尤利西斯  
下到了幽深的冥宮  
見到了狄比斯之臺爾休斯的身影  
那開解了毒蛇之愛的人  
又有赫克力斯的身影  
那殺戮平原獅子的巨人  
更同時，奧林匹斯也在那兒  
今天有人在街上走着——智利·玻利圭——  
也許快樂，也許不  
我但願我是他

短歌行

其一

頂峯高處  
遍園月華  
月色金黃。  
更珍貴的是你們  
在朦朧裏唇兒相觸。

其二

暮色隱遁其中的  
鳥鳴  
沉寂  
你在花園裏步行  
我知道你若有所失。

其三

精巧的盃觴  
曾經是劍

而另套新柄的劍  
街道的月光——  
告訴我，這些還不夠嗎？

其四

月下  
朦朧的金黃的老虎  
低望着腳爪。  
不復知覺  
有人在破曉時被它們抓裂。

其五

雨渴望地  
落在大理石。  
不高興化為土地  
不高興再也不屬於  
人和夢和晨。

其六

不再戰亡  
如我的其他家族  
因戰事零落。  
在沒有果實的夜晚  
他計算聲音的節奏。

## 舊情人

梅淑貞

晚上去超級市場買食物。

超級市場真是好地方，物品那麼豐富，置身其間，使人暫時忘了外面世界竟有飢餓這回事。她推着手推車，拿了一瓶波蘭伏特加、兩瓶法國獲利鑛泉水（歐洲真好，專門出產這些好東西）、青豆、燻火腿肉、切片芝士、洋蔥、雞蛋、鮮奶、菓醬、生菜、鮮蘑菇、曲奇餅和全麥麵包。

她付了錢，把東西託在櫃枱裏，進去附設在旁邊的書局翻了一輪八婆雜誌，覺得心滿意足了，才提了兩大包的食品走去樓下的停車場。她在樓梯的轉角處正面遇到他。他的臉圓了，頭髮也不像以前那麼濃黑了，微俯着頭，拉着一個年約二歲的小孩上樓梯，嘴裏說着：「噯，噯，寶寶，小心。」還看見他微微突出的肚皮。但他並沒有看見她。

她依舊繼續走她的梯級。「六年不見了吧，嚇，竟然面團團做起大腹賣來了？」「你好嗎，你快樂嗎？」「你徹底的變了，知道嗎？」我呢，有沒有變？」「有啊，我已經不再愛你」她找不到她的車，只好一路的沿着整個大大的停車場，慢慢的找。「噯，噯，寶寶」那聲音，那音仍然還是那麼軟軟的、濕濕的，還是像當年他附着她的耳朵說「我愛你我愛你」時一樣。只是她的心是冷的。「看，我並沒有愛你一輩子」「錯過了的便是錯過了的」「回頭看過去，激情都是可笑的」「比不上時間的永恒」「肉體的衰老是智慧」「年輕時，我們彼此相愛而無知」。

她終於找到她的車子，原來就在樓梯口旁，奇怪剛才怎麼沒看見。「那個孩子，面目模糊，不知是男是女」她發動了引擎，正要倒車出去。

「噯，寶寶，我本來可以做你的母親。」她突然向着望後鏡高聲自語。



# 金星法師



我到馬六甲之後，由於楊柳青先生的介紹，認識了金星法師。他是馬六甲青雲亭的住持。人們常說：到馬來亞而不到馬六甲，等於沒有到過馬來亞；到馬六甲而不到青雲亭，等於沒有到過馬六甲。金星法師更是喜歡引述這句話。

現在的青雲亭，只是拜佛燒香求神拜願的寺廟。在荷蘭人統治馬六甲的時代，青雲亭幾乎是華人的官府，可以受理華人中間的各種民刑訴訟。最早的甲必丹便在青雲亭辦公。由於時代環境的變遷，今日的青雲亭董事會，仍然掌管許多財產，與華人及華人社團早已脫節；與崇拜部份也分了家。

青雲亭是香火極旺的寺廟。在華人新年時，尤其擁擠。除夕進香的善男信女，要塞滿幾條街道。廟堂裏面，甚至可以說是水洩不通。有許多峇峇與娘惹，都很虔誠。他們用馬來語或英文來談焚香頂禮，不知怎的，我看了總覺得有點格格不入似的。其實，佛法無邊，豈只是華人的？

我是一個基督徒，和金星法師交往，倒沒有一點隔閡。他有許多信奉基督的朋友。在日本佔領馬來亞的時候，葉華芬先生便隱居在青雲亭中。葉先生是教會的長老，也是著名的東南亞歷史專家。我和他很熟，可從沒有談起過青雲亭。

青雲亭每逢陰曆月底那天，約請幾位外人去晚餐。時間是下午五點，非常準時。通常這不是吃晚飯的時候，同時又是素饌，一般人不慣。只有我們夫婦是常客。頭幾次，金星法師打電話約我吃飯，沒有提到請我太太，我以為佛門不便有女客，我便一個人去。柳青兄一家人經常在青雲亭，他們和我夫婦往返甚密，沒有看見我太太去吃飯，可能向金星法師提到。後來，每次金星法師打電話約我吃飯，一定不忘記說一句：「請你太太一起來。」

我常常請教金星法師關於佛學的知識。因此，我對佛教才有一些正確的了解。

佛教傳入中國甚早，融和了傳統的儒家思想和哲理。在我們華人的生活習慣思想信仰中，受佛教的影響甚大。佛經典籍浩繁，深奧難明，一般僧眾不能只是一知半解。青雲亭既然是大眾膜拜的殿堂，格於環境，在某些方面，不得不遷就。金星法師是有德性和道性的高僧，他反對迷信，卻又不能破除迷信，我可以體會出他的心情。我和他，信仰不同，談得非常投機，成爲知交，非無由也。

任何崇拜，都以心靈敬虔爲要。一瓣心香，勝過香燭萬千。在世俗的心目中，總想收錢比心。以爲燭點得大，香燒得長，紙焚得多，所得的福祉也會豐盛。在金星法師作住持的青雲亭，正殿之中，只讓人禮拜，不讓人焚香燒紙，所以不致煙霧迷漫。殿前的廊下，有大香爐，大燭几，旁邊還有大的焚紙爐。四周空曠，香煙易散。

另外一些人的心目中，生人死人的生活環境是相似的。人死之後，家人要爲他燒紙屋紙衣紙錢，好讓他在陰間享用。有錢人家的紙紮，屋宇院落，傢私用具，無不悉備，連汽車僕役都有。他們認爲如果在青雲亭中焚化，一定更好。金星法師堅拒不允，毫不通融。

我和我的私人感情很好，有一次卻給了他一個難題。

我太太的姑母，久病不起，忽然召我們去星洲，交代我兩件大事：爲她作祭文以及找一個穿紅袍的和尙爲她作佛事。我當即提筆寫了一篇，讀給她聽了。做佛事的事，當然容易，因爲我立刻想到金星法師，只是我從來沒有看過穿紅袍的和尙。我便告訴她：我和馬六甲青雲亭的住持是好朋友。老人家非常高興。不久，她就去世了。我們再去星洲奔喪。表兄弟們請了一些佛學會的人來爲她唸經。他們都是受英文教育的，唸的經是羅馬拼音，有音無義，真正是「和尚唸經——有口無心」。然而他們都不是和尙，不過是業餘的對佛學有興趣而已。男女都有，穿着普通日常的衣服，連一點嚴肅的氣氛也沒有。



喪事既畢，我們乘車回甲。路過新山，我忽然想起姑母的遺言，而我又作了承諾的。於是，我回到馬六甲，便去找金星法師，請他為姑母作佛事。想不到這給了他一個很大的難題。功德超渡在佛教中另有一宗，他說他不曾學習。他心目中有一位法師。可是那位法師和我私交不深，他又集中全力於佛學教育及社會事功方面。

我記得非常清楚：金星法師至少沉寂了好幾分鐘。如果我是向其他的朋友作此要求，我一定會收回我的要求。可是，面對着這位高僧，我只能靜候！

最後，他提出了一個辦法。那時已近中元，青雲亭例有超渡之法事，要我的表弟來做爐主。當時，我幾乎不相信我的耳朵。

在一般神廟中，做爐主是一種難得的榮耀；要有地位，要肯出錢，而且還有一重占卜的手續。現在，這一年青雲亭的爐主，竟由我表弟來做，連我也受寵若驚了。雖然他是星大醫科畢業，開業行醫，也曾參預過政治，做過國會議員，歷任星洲島嶼俱樂部副主席兼高爾夫球隊長，卻與馬六甲青雲亭毫無關聯。既然金星法師自己提出來，我連普通的應酬客套也忘了，立刻答應。我到底仍是俗人，便問大概需要多錢。他說：一百多元。我又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不過，在我心裏有盤算：要表弟他們再添幾千元香油錢就是。

在做「功德」的時候，我們夫婦也去參加。主持其事的是寂見法師。我睜眼一看：竟是身披紅袍。姑母的願望達成，私心甚喜。

寂見法師行醫濟世，採用中國製成的藥劑調配，可謂新法。後來他去芙蓉，主持另一個山門，仍行仁術。

功德圓滿之後，大家在商量要送多少香油錢。怎知表弟去找金星法師。回來告訴我們：只付了一百零幾元幾角幾分。那些尾數是代購水菓供奉的。表弟的兄姐們都在責怪他為甚麼不付香油？他說：「金星法師講收多少，就只收多少。我們怎麼不尊重他？」後來，金星法師和我的表弟也建立了良好的私人的感情。每次由星到甲，一定要去青雲亭崙程拜候金星法師。他也認為金星法師是很有學問的高僧。

我爲了要使培中學生對於宗教有認識，曾經請馬天英先生講回教，一位牧師來講基督教，也請金星法師來講佛教。他說佛，卻以發揚儒家的思想為主，強調仁義道德。他對我說：學

佛仍得從做人開始。不過，他在南洋大學佛學研究會講演，卻純是學術性的，非常深入。

從前的大廟名寺，方丈爲一山之主，其下各有專師分理雜務。青雲亭雄居一方，卻要由金星法師獨自綜發一切。知客也好，功課也好，其他內外分配安排也好，一手包辦。本地出家人少，外地移民不易，青雲亭的僧俗兩道便不平衡。有時候，連功德佛事都調配不來。加上馬六甲爲旅遊勝地，青雲亭又歷史悠久，中外遊客及各國學者，絡繹不絕，訪者沓來。不時還有海外西人男女，來求剃度。好在金星法師學問好，中英文都好，可以應付。

青雲亭的月尾餐會，客人多是社會閒人或政府官員。亦有人以此苛責。其實每次只有三五位客人，因爲是素菜，馬來客人亦可無忌。自然局限於與金星法師有交情的少數人了。我是常客，有請必到。與我同席的，也有普通香客，名不見經傳的。一飯之約，難道還能高攀甚麼？華人社會，閒話之多，連檯外人都無法倖免。

也許是由於青雲亭的關係，在馬六甲，每年的衛塞節非常熱鬧，除慶祝餐會之外，還有遊行。許多對聯標語都是簡單明瞭的，大概都是金星法師的傑作。

金星法師每天所接觸的，全是俗人俗事。入於俗而又能免於俗，實在是不容易。像他這麼一位高僧，將時間精力浪費在這些瑣屑應對，非常可惜。有一次，他應邀赴美宏揚佛法，極受歡迎。回馬之後，和我談起這些，也極以爲情。我想：這才是他應該做的事。

我退休來加，兩年之後返馬，曾去拜訪他。容光煥發，別來無恙。他告訴我，加拿大有個佛學院請他講學。我非常贊成。立刻鼓勵他接受，並且早日首途，我們可以在加拿大重聚。我到加之後，便等待他的消息。最後卻是他的噩耗：他已歸西了。

這幾年來，我對基督教的信仰更虔誠，信心更堅定；對於聖典教義也增加了認識。但是，我仍然懷念我這一位異教的朋友。他對佛學有深入的研究，他對佛教有廣泛的體念，他不愧爲一位高僧。他身爲名寺方丈，不厭煩瑣，他是塵凡中的非凡的人。他以儒宏佛，大德不逾，小德出入可也，他也可說是檯內的檯外人。

在這樣的一個世代，不論其思想信仰如何，能堅持自己的操守，又不憤世忌俗，也不孤芳自賞，做一個平凡的平凡的人，或者是做一個不平凡的平凡的人，都是難能可貴的。能夠保留一個真實的自我，就值得讚頌了。

# 印尼近代文學作品(二)

## 馬來文學講座之十六

主席：上一講，我們已經論印尼近代文學的早期發展。大家都知道，在一九四五年至五〇年間，是維護印尼獨立自主權不致落入荷蘭殖民地政府手中的時代。那時，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政治歧見是不受重視的；這種局面一直維持至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即荷蘭承認印尼獨立的年代為止。在五十年代時期裏，新的發展不斷出現。所以在這一講裏，我們將研究這種發展以及因這種發展所帶來的爭論性的問題。我請阿末兄先開始這一段談話！

阿末：在五十年代時期，印尼已向世界伸出友誼之手。這種情形也發生在印尼寫作者的身上。他們不再把自己局限於小天地裏；他們之中，有不少已接受外來文化的影響。他們甚至承認自己是世界文化的繼承人。因此，他們所談論的不再限於印尼本土之問題。崇信這種理想的寫作者，內心會有一種複雜的感受，他們把自己當為現代世界的一份子。作為一名文學家，他們把自己視為促進世界文學的一份子。所謂世界文學，指的是西歐現代文學。西歐是他們靈感的源泉。因此，他們的思想是受到哲學問題及普及人道

主義的影響。這種傾向是造成他們跟國家文化脫節的因素。他們不談論國家文化問題；在自己的國家裏，他們被視為陌生人。

主席：五十年代的所有寫作者是否都屬於這一個集團？巴錫可否提供一點意見？

巴錫：不是所有的印尼寫作者都具有普及人道主義的思想；換句話說，他們不崇信 SKG (即 Surat Keperayaan Gelanggang) 的縮寫，乃印尼的一個文學團體，由崇拜西歐文化之印尼寫作者所成立——譯者) 的理想。有些則因為私人問題而不參與上述集團；此外，另有一些寫作者是由第一集團投向第二集團者。一般上來說，在第一與第二集團之間尚有一個第三集團出現；因此，在印尼的寫作者當中，我們找到了一個中間集團。這一集團的寫作者是不重視政治和文化理論的；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是寫作，或者他們有他們自己的觀點。那些把自己當為回教寫作者的一群，是屬於這一集團。他們的思想是以回教教義為基礎。

主席：我們可以根據上述的分析把印尼的寫作者分成好幾個集團，阿末兄的意見如何？

阿末：是的！第一個集團是崇信普及人道主義者，他們的代表是 Idrus, Wiratna Sukito, Toto Sudarto Bachtiar, M. Balfas 以及 H.B. Gassin。開始的時候，Sitor Sitomurung 和 Pramodya Anata Tur 也是屬於這一集團。第二個集團是「人民文化局」(Lekra) 的成員，他們是反 SKG 的，主要的成員是 A.S. Dharta, Bujung Salleh, Njot, Sobron Aidit 和 Gubbar Ajud。後期的 Pramodya 和 Utuy Tatang Sontoni 也是屬於這一集團。那些不如 LSKG 者是一群尚未成名的寫作者。以後這些人加入「國家文化局」。Sitor Sitomurung 是拋棄了那些在 SKG 的朋友之後而組織這個「國家文化局」。Mokhtar Lubis, Nugroho Notosesanto 以及 Asrul Sani 和一些年輕的寫作者都是屬於這個集團的主要人物。

主席：最初，集團與集團之間的摩擦不很明顯，他們之間尚有來往。許多屬於「人民文化局」的寫作者是由 SKG 所培養出來者，由 SKG 的成員所主編的報章雜誌就是他們賴以成名的園地。Sobron Aidit 和 F.L. Risakota 是由「調查」(在上一篇文章裏誤譯為考察，特此更正——譯者)雜誌培養出來的，Buyung Salleh 和 Dharta 也在這個

雜誌上寫作。「調查」是由 H.B. Gassin 所主編。這些寫作者的活動，在開始的時候是受到崇信普及人道主義哲學者所控制與支配。而 SKG 成員的活動是比較傾向於文化問題的研究，不是文藝創作。在當時的印尼寫作者群中，他們是屬於學術性人物；他們的存在當然會產生一些影響與問題。巴錫兄，請你分析這個問題！

巴錫：這個集團的存在引起印尼其他寫作者的不滿，因為只要這些學術集團盤據着文壇，他們就無法向前。「人民文化局」的成員不喜歡他們，是因為他們之間對文化問題的看法相異。年輕的寫作者不歡迎他們，是因為無法跟隨他們的理想。年輕的寫作者是在鄉土氣氛極為濃厚的印尼國土上接受教育，他們對西方文化感到很陌生。或者，最低限度，他們不把西方文化與思想當為生活的一部份。這跟提倡普及人道主義哲學的文人完全不同。後者把西方文化思想當為生活的一部份。此外，年輕的寫作者是注重在創作，而不是文學理論。這就造成他們的心理產生一種自卑感。後來這種心理，改變成爲一種力量，促使他們建立起自己的集團來。

主席：SKG 的地位如何呢？據所知，他們的地位至今尚未動搖。阿末兄的看法呢？

阿末：由於國內政治局勢的改變，SKG 的地位也跟着改變了一些。在五十年代開始時，第二個集團，即「人民文化局」的寫作者會對 SKG 的支配權提出挑戰，可是不成功。當印尼的政治體制轉變時，他們的挑戰總算有了一些收穫。那時候，自由民主政治改變爲指導民主政治；這種改變爲文化方面帶來了深刻的影響，取消自由民主就意味着鏟除西方哲學思想。指導民主注重兩項目標：第一，恢復印尼應有的形象；第二，繼續未完成的鬥爭。這兩項目標抵觸了普及人道主義的思想與宗旨。普及人道主義是傾西方的，完全脫離印尼傳統精神。而且，他們也認爲，鬥爭已經結束了。因此，他們不把文字當爲鬥爭的工具。

主席：指導民主產生以後，「印尼文化至上」的口號響遍全印尼，這才造成普及人道主義寫作者的地位受到威脅。他們的思想越來越受到衆人的攻擊，再加上他們跟那些不同意指導民主的政治人物搞關係，更加速他們的衰落。結果，他們所出版的「調查」雜誌被封閉。以後由他們所出版的雜誌，譬如 H.B. Gassin 所出版的「文學」，對文化的看

法已不再唱激烈的反調了。這是不是政治演變所帶來的結果？請巴錫兄解答這個問題！

巴錫：因爲局勢的改變，自一九五七年以後，文學活動的領導權逐步落在其他集團的手中，「人民文化局」這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政治的演變爲「人民文化局」帶來了新的發展，它成功地吸收那些因爲跟不上 SKG 發展的青年寫作者；這些寫作者是 Pra moedya、Rival Apin 以及 Utuy Tatang Sontoni 等。此外，當時又產生另一個文化團體，名叫「國家文化局」。從政治的立場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團體；因爲它是在印尼國民黨的支持與保護下成立與成長的。這個團體的中堅份子 Sitor 不是，過去曾對 SKG 表示不滿的一些年輕寫作者，現在仍對「人民文化局」和「國家文化局」表示不滿；因爲他們不喜歡文化被政治所利用，他們想從現有局勢中謀求一些利益，尤其是想表現一下他們的存在。他們指責 SKG 和四十年代作家陣線脫離國家文化的根源。這群寫作者是 Ajip Rosidi 和 S.M. Ardan 等人；Nugroho 和 Rendra 可能是這一集團的人物。但較激烈的是 Ajip Rosidi。他們把這個新的團體取名爲「五十年代行列」，這是在一九五五年 Ardan 和 Rendra 所說的。後來，即一九六〇年時，Ajip 提出一個新的名稱，即「工作陣線」，意思是說，這一陣線的寫作者都是努力創作者；不是滿口文學理論，而不事創作。

主席：這就是自一九五七年以後，SKG 集團與非 SKG 集團之間所存在的歧見。這歧見是：第一，有關文化觀點的衝突；第二，關於寫作者的自由問題。當時具有政治背景的寫作者主張，一切的文學作品應以政治需要爲依歸。「人民文化局」和「國家文化局」認爲，創作亦須受到指導。別的集團反對這種主張。他們認爲，上述思想是傾向於共產主義思想。他們覺得，這種發展更會加速共產黨統治印尼。反對「人民文化局」和「國家文化局」的集團是由 H.B. Gassin、Wiratno Sukito、Trisno Sumerdjo 等人所領導。此外，還有第三個集團不作積極的反抗；這一集團的人物是由 Nugroho Not osusanto、Asral Sani 以及 Ajip 等人所組成。接下來我請阿末兄分析以後的發展。

阿末：開始的時候，這種對抗並不顯著。可是「人民文化局」卻作有系統地攻擊 Jassin 及其同伴們，有者甚至威脅他們。因此，Jassin 及其同伴們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乃予以

反擊。在他們的反擊文章裏，他們所運用的策略及手段跟共產黨和政治人物所用者一樣，即針對國家政策來反擊「人民文化局」的成員。他們以另一種定義來解釋印尼的五項國家原則。最低限度，他們的解釋是不同於共產黨所作的解釋；這樣，他們希望能夠擺脫共產黨的控制。這種解釋是發表在他們的「文化宣言」裏，這項宣言是在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七日簽字，而在較後的時間才公佈出來。他們把這項宣告取名為 *Manikebu*。宣言發表後，他們接着舉行全印尼作者會議。可是，這項由 *Gassin*、*Wiratno*、*Trisno* 以及知識份子和年輕的寫作者所簽署的宣告卻受到共黨人士所挫敗。蘇卡諾總統本人對上述的宣言也不贊成，因為他在一九五九年時曾發表一項政治宣言；這項宣言稱為 *Manipol*。Manikebu 宣言的創始人只好向蘇卡諾總統道歉，並收回上述宣言。

主席：由上述的分析來看，可知在印尼文壇上存在着不同派系的鬥爭與磨擦。這種現象不會發生在馬來西亞。這種現象的發生，可能是因為當時的政治局勢尖銳化所造成者。

一九六五年的「九月卅日事件」發生以後，一部份的 *Manikebu* 寫作者重新出現在文壇。他們以新詩作為鬥爭的武器，他們的重要成員是 *Taufiq Ismail*、*Bur Rasuanto*、*A. Wahid Situmeang*、*Sukirmanto* 和 *Sandy Tyas*。這些人後來被稱為「六十六年代陣線」。我請巴錫兄講述這一陣線的活動概況。

巴錫：H. B. Gassin 曾為這個陣線的寫作者編輯一部散文和新詩集，在該書的序言裏，Gassin 這樣寫道：「尤其是在六十六年代的文學作品裏，我們看到維護社會利益和政治利益的文章。在維護社會的文章裏，起初曾提及殖民地的遺風，後來這種情況更加嚴重。當然，這不能怪任何人；因為這是執政當局不懂得處理政務、經濟以及金錢所造成的結果。」Gassin 把一九五五年以後開始活動的寫作者歸入為六十六年代陣線的成員。他們的作品多數發表在以下的報章雜誌上：*Kisah*、*Siasat*、*Mimbar Indonesia*、*Budaya*、*Indonesia*、*Konfrantasi*、*Cerita*、*Prosa*、*Sastera* 以及 *Basis* 等。其實「六十六年代陣線」的範圍很廣，包括那些在一九六六年已經退休的作家；因此，現在產生了兩個問題：他們（那些沒有活動的寫作者）是否可列入「六十六年代陣線」的行列？「六十六年代陣線」是否真的已經誕生？他們所發表的作品是否有一定的數

量以支持一個陣線的成立？

主席：為了解答這個問題，我們還是看 Gassin 所編輯的屬於六十六年代寫作者的作品吧。先談數位發表「鬥爭詩」的詩人，他們是 *Taufiq Ismail*、*Mansur Samin*、*Bur Rasuanto*、*A. Wahid Situmeang* 以及 *Sandy Tyas*。阿末兄，請發表你的意見！

阿末：讓我介紹一下詩人 *Taufiq Ismail*。Taufiq 曾出版過兩本詩集，即「堡壘」和「帝拉尼」。收集在這兩本詩集裏的新詩多數是在示威期間寫成的，其中一首是「我們是共和國的擁有者」。詩人這樣寫道：

沒有別的選擇。我們  
必須繼續向前  
因為停留和後退  
表示滅亡

難道我們要出賣我們的信心  
在廉價的奴役中  
我們要同坐一桌  
跟往年的謀殺者  
每句話的後面都是：  
「我的陛下」？

沒有別的選擇。我們必須  
繼續向前

我們是眼帶憂鬱的人類，在路旁以及載滿人的巴士伸手求乞  
我們是數百萬常年在痛苦中求生者  
被水災、火山、咒咀以及病痛折磨  
我們不禁要問  
這就是獨立嗎？

我們得不到甚麼  
在千百種口號中  
以及千多個擴音器所發出的空洞的聲音。

沒有別的選擇。我們必須  
繼續向前。

這是一首口號詩，跟其他的宣傳詩沒有兩樣。這首詩跟其他收集在「堡壘」和「帝拉尼」的詩一樣，具有煽動性的色彩；這是因為受到環境影響而自然流露出來的一種情緒。作者所重視的是口號。所以從文學角度來看，這類詩歌是不重要的；若從歷史角度來看，它也許會是一首好詩。

主席：Taufiq所寫的新詩當中，難道沒有一首是有水準的作品，巴錫兄？

巴錫：有的。Taufiq高水準的詩作是在他情緒平靜的時候寫的，請讀他寫的「一位紅毛丹小販致給太太的」。在這一首詩裏，一位紅毛丹小販看到大學生們扛着爲國捐軀的朋友的靈柩。這些大學生因爲口渴而顯得疲憊無力，紅毛丹小販就把十串的紅毛丹丟給他們；那些年輕人快活的高聲喊道：

「人民萬歲！」

我被他們抬着遊行

「紅毛丹伯伯萬歲！」他們高呼道

「謝謝伯伯，謝謝！」

伯伯贊成我們，是不是？」

我點點頭，說不出話來、

「爲我們的鬥爭而祈禱吧，伯伯！」

他們坐着看大卡車回去

口中還喊着謝謝

「紅毛丹伯伯萬歲！人民萬歲！」

我感動地抽泣着。太太，在我一生中

從未聽過這麼真誠的謝語  
是對我們這種小人物說的。

雖然這首詩具有宣傳色彩，但我們已看到了它的故事，它敘述個人的一種經歷。詩內充滿人道精神，無論從主題或風格來看，都算是一首好詩。

主席：其他作者的作品呢？

阿末：六十六年代陣線的新詩中，有些是要比較鬥爭詩來得好。這些好詩可以從Gunawan Muhammad、Tuty Hertati Nurhadi 以及 Poppy Hutagalung 等人的作品中看到。Gunawan Muhammad 是六十六年代陣線的中堅份子，除了寫詩以外，他也寫雜論文和批評文。他的詩篇是發表在『宣言』（一九六三年）和『六十六年代陣線』（一九六八年）裏，其他的作品則發表在『文學』雜誌上。現在，他已出版兩本詩集。他的詩比較嚴肅，具有深度以及發人深思。在『放逐』一詩裏，他描述作爲人類先祖的阿當第一次來到這世界上所體驗的一切。在『沉思』一詩中，他寫默罕穆德在喜拉山洞裏忍受寂寞的情形。『寂寞』幾乎在Gunawan的詩裏成爲一種特色。

主席：談過了六十六年代的作品以後，我們想知道，六十六年代的寫作者是否可以自成一陣線？它跟以往的派系是否相同？

巴錫：在六十六年代裏，我們很難找到一位代表這個陣線的人物。許多寫作者仍在嘗試的階段中，他們都是一群尚待提携的新血。Gunawan具有潛在的寫作才華，但他沒有發表任何偉大的著作；其情形跟Chairil一樣。談到六十六年代陣線與其他陣線，譬如四十五年代陣線的不同，我們可以作這樣的結語，有關鬥爭的詩篇，其價值跟「人民文化局」寫作者所寫的一樣，其他的作品則與四十五年代陣線者大同小異，即同樣是崇拜人道主義。也許因爲他們仍在嘗試中，所以六十六年代的寫作者想自立成爲一個陣線的能力是值得懷疑的。

主席：以上所談，就是印尼近代文學的發展概要。在印尼文壇上，不同派系或陣線的磨擦是存在的，最後我們要說的是，六十六年代陣線的名義是存在的，但在實質上，它在文學發展上未能扮演有效的角色。

## 回鄉

(A)

他在大山腳火車站下火車時，已是晚上七點半了。

他手上只拿着個摺疊着的塑膠袋，裏頭只有套內衣褲，一支牙刷及那本只適往來於新加坡與馬來西亞間的護照而已。當他昨天下午拿着這輕簡的塑膠袋走出家門時，他還以為他不過只是要到新山去走一趟，到淡杯友人亞成的家住上一兩天而已。是以他只向在廚房中張羅着午餐的父親的背影看了一眼，然後對坐在門檻上餵着最小妹妹吃東西的二妹交代聲後，就走出了家門。

(1)

昨天下午他從內政府的身份證司走出來時，他已悲傷地憎恨起他的父親來。弟妹們都因是出生在新加坡，早已輕易地領了紅色身份證，而堂堂當當地成爲了新加坡公民。只有他，因出生於馬來亞，而至今還領着藍登記。前一次他與父親去申請更換他的身份證時，就因父親身份證與公民權上的英文字母不符合而被拒絕。在經過一番宣誓又宣誓的手續後，他父親的公民權及身份證的英文字母終於統一了。昨天他滿懷希望地拿着父親的公民權去申請更換

身份證時，卻又因他父親公民權上他的名字中的M與他藍色身份證上名字的N不符而又再被拒絕申請。當他從身份證司出來時，他感到無限的忿怒。忿怒他父親的無能，忿怒他父親只能給他生命卻不能給他身份。忿怒那些複雜的手續，忿怒他自己沒有身份的存在。接着，也感到悲哀，悲哀於作爲一個人，去無由地由M與N兩個字母來擺弄他存在的事實。他坐在巴士車上，望着一幢幢的高樓大廈，看着那些大廈陰影下匆匆趕路的人群時，他無由地想起他住在北馬T鎮的祖父來。連帶着比他大三歲的小姑的臉龐也在他腦海浮現。他想起北馬一帶一望無際的綠色稻田，及油綠綠的橡林。是以他興起到新山走一趟的念頭。

(B)

他走出火車站。火車站不遠的地方有一間旅社。他提着塑膠袋走去。下午在吉隆坡車站時吃了兩塊蛋糕及瓶汽水後，他就一直枯坐在座位上。當他踏上大山腳的土地時，他的雙腳由於血液的流通而感到舒暢穩實起來。現在，他最需要的是一個涼爽的沐浴，一頓溫熱的飯及一張可躺下的床。他的腦子已極端地疲倦。他需要一場無夢的睡眠，來恢復腦子整個下午的過份透支。

(2)

在新山巴士車站下車，又走到車站另一旁等候開往淡杯的巴士。他手上拿着塑膠袋，無意識地望着街上匆匆忙忙趕路的人群。他的眼光隨意地巡視着，最後終於盯在火車站的建築上。這時，祖父的影像再次重現。蒼白而又半禿頭的祖父的笑臉不停地在他腦海閃着。他不知道爲甚麼父親會跟祖父祖母鬧翻。在他的記憶中，他只記得那天下午，他的父親與祖母發生劇烈的爭執，接着，祖父的介入終於使到父親站在大門外，對着祖父祖母咒罵起來。那時，門口圍了一大把聽熱鬧的人。而他腦海中最清晰的記憶卻是站在桌旁，睜着大眼睛，晶瑩欲滴，嚇得要哭而又不敢哭的小姑的臉。那時他並不急着去探明祖父與父親爭執的原因，也不走到坐在椅上掩臉哭泣的母親的身邊。他站着大門邊，背着書包，看着在屋內指手劃腳高聲咒罵的祖父祖母，又看 Downing 站在門外紅着眼睛回罵的父親，再望下哭泣中的母親，然後悄悄

地走到祖母旁，牽着嚇得發呆的小姑的手，走向屋後。

過了不久，就聽母親說他們要跟父親搬出祖父的家，到遙遠的新加坡去。爲甚麼要離開祖父的家呢？母親不會向他說明，小姑也不明白大人們爭執的原因。於是他離開了祖父，小姑及叔叔們，跟父親來到新加坡。那是一九六〇年的事。那時他讀二年級，小姑讀四年級了。

站在巴士站望着火車站建築物上的大時鐘，他驟然有一種回到北馬私探下祖父及小姑的企望。祖母已於去年去世了。三叔私下打電話告訴父親時，父親只簡單的回應了幾聲。父親阻止他們母子回北馬給祖母送殯。但他母親還是私下叫他單獨回到北馬去。那是他十幾年來第一次看到蒼老的祖父，及重遇了已經出嫁半年的小姑。他望着火車站的時鐘，想到廚房內張羅着午餐的父親的背影，又想到身份證司那批官員的嘴臉時，突然間他是多麼地渴望能再次看到北馬一帶油綠綠的橡膠林，及祖父慈祥的臉，還有那皎美明麗的小姑的眼睛。

他就這麼一下子決定起來，走向火車站，買了張到大山腳的火車票。

(C)

他走出大山腳超級市場，手中提着一個裝着件新衣的塑膠袋，身上的衣服已發出陣陣汗臭。剛才他吃飽飯，沖了涼，然後站在旅社臨街的窗口，望着前面一街人影車聲的市容時，一恍惚間又想到如站在烏節律對着滿街呼嘯的車聲時的空茫感與無主。但這也是一剎那的感覺。他即刻警覺到他在大山腳，一個小姑嫁到這兒立住在這兒的市鎮。一時之間他竟感到一陣心痛。小姑住在那兒他並不知道。他只知道她已嫁到大山腳。這時，他驟然發覺原來那潛伏在心靈深處而促使他乘上火車的企望是來大山腳，而不是回去探望住在丁鎮的祖父。小姑。他不由又閉上雙眼，回想起去年他回到丁鎮第一次重逢小姑時，那股沖上雙眼眶的激動。小姑已出嫁了。他只有苦澀地向站在她身旁的男人叫聲「姑丈。」然後就低下頭把一張張的冥紙投到祖母棺前的瓦鉢裏，看着火簇中飛舞的灰燼。

他深吸口氣。決定到超級市場買件可與身上替換的衫衣。

他走在大山腳的市街上，無散漫地巡視着街上的人群。這是個陌生的市鎮。在這市鎮上，除了小姑外，他不會認識任何人。他懷疑即使面對面遇到那位「姑丈」時，那位姑丈是否能

認得他。但他自己卻能肯定他是定認不出那位「姑丈」的。那只是一個男人，一個印象中面目模糊的男人。接着，他又想到，如果小姑在街上遇到他時，她是否會認得他這位童年的遊伴的姪兒來呢？想着想着，他不由對這次興起而來大山腳一遊的自己憎恨起來。回來尋覓些甚麼呢？一些遙遠歡樂的日子？一些不可能成爲事實的夢幻？整整十幾年來，雖也會回憶起童年的小姑，但就未曾有過像在經歷去年那次重逢後的激動。這時他又想起他申請不到公民身份證而從身份證司走出來時的悲哀感覺。一時之間，他感到極端的疲憊，他於是急步向旅社走去。

(3)

火車駛出新山車站時，整個車廂頓然清爽起來。他躺倚在座位上，雙眼無目的地在車廂內巡移着。這時他不禁對自己一時興起北上的衝動感到悔意。回去探望丁鎮的祖父？或者是在躲避在新加坡面對失敗感？駛向北馬似乎是去尋覓那不能肯定的慰藉，但留在火車後頭的現實卻是在回歸來時還需面對。這時他父親瘦瘠的背影又再出現。他真不明白，父親的日子是怎麼過的。這些年來，整個家庭的擔子一直都擱在粗獷壯碩的母親的肩膀上。父親說是患上了氣喘症，所以整家的生計就算他母親推兜售水菓冰水的小販生涯來支撐，而他卻佝僂着身子，整日臥在家中，負起煮飯收拾掃屋子及照顧孩子的工作。空閒時，他間或穿着背心長褲，走到木屋區的街頭路尾跟鄰人訴說當年的「鴻志」。十幾年都過去了，他記得自從那年他跟父母們從丁鎮搬到現在居住的木屋區以來，他們就未曾再搬過家。十幾年來簡陋破落的屋子，一點兒的改變都沒有，所改變的是家中人口的激增。來新加坡以後，他母親就斷斷續續地生下四個兒女。然而，父親就未曾有過到外面工作，改變他們生活的意念。他就是這麼佝僂着瘦瘠的身子在廚房內終日忙碌着。

這時，一位中年婦女隨着車廂的震動顛巍巍地走來。她望向他身邊座位上擱着的塑膠袋，然後環視下車廂，再面對他露出個笑容。他這才無可奈何地拿起塑膠袋，並挪了挪身子。

那中年婦人坐下後，向他說聲「謝謝」。他點點頭，然後把眼調向車窗外，窗外遠處幾點燈火移流着。夜罩蓋着大地，月亮或者在雪端的某一角吧？他抬起頭望向窗外的上方。從窗玻璃的反映中，他看到那中年婦人正好奇地打量着他那背向着她的背部。看下那婦人的

「嘴臉，他又不由地想起自己終日聒噪着這聒噪着那的母親來。母親是家中唯一的柱樑，但她那付聒噪不休的嘴臉使他對她感到厭恨。」簡直是個鷄母屁股呵，整天張開着。」他父親常常指着母親罵道。他不由閉上雙眼，把整個車廂的映像推出眼簾外。黑，一片無涯無際的黑，從窗縫竄進的夜風括着他的臉，他不禁蹙縮着身子。他可以想像，只要他張着眼，鄰座的婦女定會不甘寂寞地主動跟他聊起來。而他是那麼的寂寞孤獨。但他能肯定如果和那婦人聊起來的話，她的話題定會更加深他的寂寞與孤獨。她的話題定是不外是「去那裏？」「作甚麼？」「回鄉呵？」他閉着雙眼，嘴角卻不自禁地泛起個諷嘲的笑意。回鄉？是回到已逝去的童年吧！小姑的臉容一閃在腦壁映過。祖父是富裕的。但由於父親不識時務的固執，導致到目前為止，祖父都未曾分給父親這房子弟一些家產。自己也曾立志不期待得到祖父的財產。但這幾個月來自己跑了幾處建築工場還找不到散工的工作，不由不對祖父方面興起某種期待。總究，生活是現實的，他不能與他父親那樣躲在母親壯碩的腋下，長久地生存下去。但以他這個中四會考的失敗者的成績又如何能在新加坡的社會上力爭到上流呢？他感到渺茫，不由把臉伏在雙掌上。

(D)

他走下旅社的樓梯時，還感覺到凸在肛門外，被雙股摸擦而發痛的痔瘡，不由懊恨起來。他微張着腿，慢吞吞地走到櫃台上把房匙交櫃上的職員。那可惡的痔瘡又發作了。早上醒來時，只感到下腹陣陣微痛。他在廁所蹲了十五分鐘，才擠出幾粒硬乾的羊糞粒。蹲着時，他想起他的家庭。父母及弟妹們。那是不振作的一群呵！總是一日度一日，不會再對生活有所期待企望的一群呵！而自己呢？他一時竟下起決心來，在回到新加坡時，要好好醫治下自己久病的痔瘡，也要好好地整頓下自己家庭的情況。這時，他突然感到有液體自肛門滴下，他倉忙低頭一看，竟看到滴滴的紅血，把馬桶內的污水也染紅了。他拉了幾張廁紙，按住肛門站起時，感到一陣暈眩，急忙雙手按在廁所牆壁上。

他走出旅社的大門時，肛門的痔瘡方才縮進去。他這才大步地走上晨光照耀下的大山腳的馬路去。

他搭上川行於大山腳與丁鎮的巴士。巴士開行時，他反而心虛起來。回來作甚麼呢？如

何去向祖父說自己只是一時失意而回來尋求慰藉嗎？或是來探望已出嫁了的小姑？望着車窗外急速倒退中的樹影，恍惚間他似乎只是在一片刺目的光芒中作無意義的行旅。他不由閉上雙眼，把自己推進那無際的黑暗中。這時，滿頭霜髮，黧黑而又佈滿皺紋的祖母的臉出現在腦海中。祖母，那個引觸父親與祖父衝突的老婦人，那個在他印象中似乎是個女巫的婦人。他微張雙眼，正好看到前頭不遠處有奔而來的華人義山。他驟然想起祖母是埋葬在大山腳與丁鎮的墳場。他不加思索，站了起來按下巴士的車鈴。

「你要在這兒下車嗎？」掌車的馬來人問。剛才他是付了全程到丁鎮的車資。突然在半途下車，掌車不竟詫異地望着他。

他點點頭，冷然無言地下車。

他走到墳山的半山了。望着前後左右上千的黃土堆前的石碑，他記不起祖母是葬在那裏。他盲目地在墳山上逡巡，期望他能幸運地闖到祖母的石碑。他站住，望向山路。然後轉身，望向剛才的來路，都是一片相同顏色的黃土與雜草，一時之間，感到冷汗夾背流下。

「年青人，拜山呵？」突然有人在他肩膀打了下說。他嚇得跳了起來。回頭一看，一位拿着把鋤頭的老人好奇地打量着他。

「沒，」他結巴巴地說：「亞伯，你可是看山的人？」

「是的。」老人放下鋤頭：「你拜誰？」

「我祖母。」他不由紅起臉：「我不知她葬在那兒。」

「告訴我你祖父的名字，或者我認識的。」

「丁鎮林木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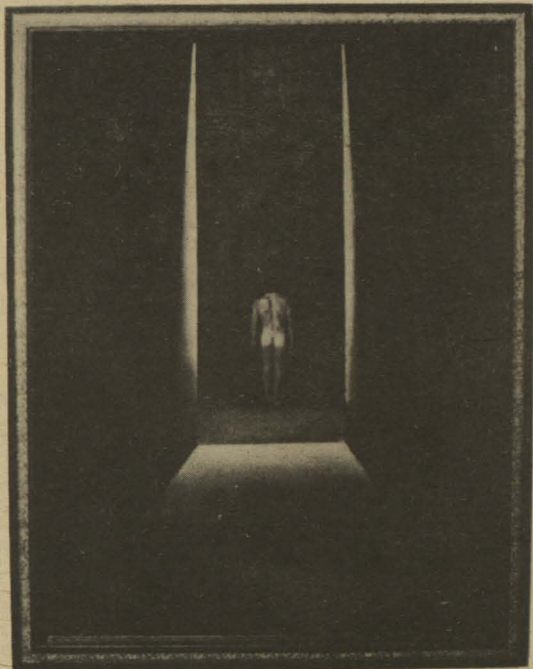
「啊，是木金嗎？在過去一點那棵樹下。」說着，提起鋤頭走了：「你是他甚麼人呵？」

「孫。」

他走到那黃土堆前蹲下。刻着他祖父與祖母的墓碑冷然直立着。他無言冷漠地瞪着這塊石碑。突然他看到石碑旁刻有孝子孝孫的名字。而他的父親及他的名字都有刻在其上。一時之間，他感到兩股熱流浮在眼眶。他站起，決定不再繼續丁鎮之旅，馬上直接回到大山腳，搭上下午二點半南下的火車，回新加坡去。



洪泉



劉韋仁油畫

# 誘惑

他們倆人從海濱公園回來。我們找個地方坐坐。男的說。你想去哪裏？女的抬頭問男人，走走看吧！男的漫不經心的說，隔了一會兒，他又開口說。路的那邊有個候車亭。我們打算回去嗎？女的懷疑地說。不！男的肯定地說，他又想了二會，說。看你要帶我去那裏，還是讓我把你帶着走。女人笑了起來。夜中染了放蕩的春情。男人笑了一會，夜中的放蕩收斂了一些，變得更地散播着神秘的潮濕。在潮濕的夜中海風吹拂微弱的月光，像是一個苦情的回首目光，男人似乎對這份夜色懷有憧憬的情緒，他把女人帶進廣闊填地的植樹林，放棄銀色的大路，他們抄着樹林的小徑走，樹林中更暗，女人依偎在男人的身上，夜中逐漸籠罩上神秘的氣氛，並携帶着敏感神經似的恐懼，林中的夜蕩放着一瞥未睹清楚的無味。

他們沒有在林中逗留，再走入月中裏，兩人摟抱着走，他們又要走過一片無人居住的郊外野道，這是一條可以通往甘榜的捷徑，偶而遇到甘榜出來的情侶，他們走入小徑的樹林中，樹林僅是矮叢中的幾棵大樹組成，這片矮叢林一人來高，像巨型的含羞草，女人偶而隨手摘下葉子，含羞草的葉子，它竟然如含羞草一樣收縮起來，女人手中揮動一段連枝的草葉，它逐漸縮成一小枝條。你猜他們進去裏面做甚麼事情。女人指向遠處的兩個人影，向男人低聲媚眼說話。我不知道！女人回答了男人的話之後笑了。男人在她的臉上親一下。我知道。男的說。他們和我們一樣。你又想起來了。女人回答。男的又想親一口，女人把手中的枝葉送到他的嘴上，男人順口一咬，把枝葉含在口中，接着學羊叫地咩咩了一陣子，女人笑的不可支，她離開男人的身體，捧着肚子碎步跑着，男人跑上去攔腰摟抱住她。女人住了步子仰頭望他，男人吐掉口中的枝葉；凝視着她，女人含情地看他，男人並沒有吻她，只對她笑起來，女人失望地擰了他一把。月像個肚臍一樣，把天空這片肚皮展露無遺。這小徑的盡頭再走過一段擬建公園的空地，就是組屋區了。

露意莎的手抱着他的腰，吸呼和步聲泥濘着，像在家鄉划槳的聲音，河上水波的蕩漾，粘綿一起，那屬於過去，它會在記憶中消失，他屬於奇遇的身份，在故鄉的河上蕩漾如是，他活在人群中如是，在人群中失去自己的需要的和得到自己意料之外的事物也屬如是的奇遇，在幾小時之前他還想不到會發生這些事，那時候露意莎坐在他的身旁，大方地坐在他的身旁，那些不尋常的事在他過去幻想的日子中只有在呆生或睡夢中發生，然而，現在還在連繫

着，那些屬於青春的色情幻想，只有跨過這樞誘惑之門的時候才表現出它的後果，在誘惑之門裏失眠、冒汗、喘氣，甚至於無知，後來他醒過來，想在歲月中得到事業上的成就，偏成了落馬的英雄，把理想和意志攔腰被斬落於塵土中，他心情頹喪這個地方，想在這群人中找一個能坐下的位子，用得到的職業的姿態闖過誘惑之門，然後才泰然安之地渡步過關，可是事情仍如白日夢中的門檻一樣放在前面，現在還在連繫不綴，抱着一個成熟的女人，在感覺上她十足是一個和他不相同血統的異族女人，但在思想行為上都十足地揉合着，同一個環境、社會與國家，不管她屬於那個階級，或是那一個機構的特殊種子繁育出來的文化態度，而現在，他卻擁抱她，一個自稱露意莎的成熟女人，這些論點並不重要，因為她和自己一樣是這一代的人群，他自慰自己，她或許也是一個失落的女人，他知道那些命名的荒唐事物都過眼溜煙，和他的童年生活一樣，一切都會過去不算數，計較也無從得到善惡的報獲。

現在幾點鐘了。

露意莎擺脫他，拉起他的手看錶。

十點。

在月光下他仔細的看他的手錶。

還早，我不想回去。

我們找地方坐坐。

到巴士亭去，那個亭子現在沒有人會在那裏等車。

你是說那裏？

組屋第三道學校附近那個。

我想還是回海邊去。

還想……

可以看一看風景。

冷冷的風景有甚麼好看。

你說的風景我沒看過。

那就是剛才爲甚麼你會和我在海邊的樹下……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你後悔。

沒有，因爲你吸引我。

他長吁吐氣。露意莎又把手抱在他腰間。

他們走在空蕩蕩的花園填地上，及胸的矮叢梢上沒有遮掩，眼望及處，夜空，遠景的組屋幢影，幢影中的閃爍光點和夜空上的泛光，空間裏浮蕩着像堆聚的玻璃瓶在陽光下燦燦的光暈，月光也把煙遠處充滿了幽光，在這公園的填地上，他怎覺得自己置身在以前所居住的山坡地，茅草翻白的日子，茫茫然使人無所往，無法抓哪一把土種植，現在處身的幽茫，僅抓到一個肉體，偶然的女人，像荒原右邊的私人房屋，當你有錢的時候付出房租住進去，這些房子建在一處高地上，可以眺望你付了錢的風景，可以享受如肉體上蘊發的溫存，細膩那是個快樂和平與資產者的溫柔鄉，組房的吵雜只存留在組房的人群中，一律的窗口內都明亮着燈光，二十層高幾十座的組屋建築齊立在一起，從視線的觸點上只能看到微弱的人影在光影中動一動就消失，它的上空顯的渺茫，反而右邊的高地上的屋子明滅的光點，在樹的空隙間閃動，月就掛在高地上樹梢上，幽暗的山坡，深色的樹木聳立丘上，聳立的組屋建築也在晚上呈現深色，只有窗口的燈光暴露出組屋的樣態，像一群赤裸的人立在舞台上，他們倆人成了觀眾，處在兩個舞台的中間，看右邊高地上的房屋明滅，看左邊赤裸的巨人企立。他們坐在兩者間的道路直線旁的候車亭裏，在亭裏，他們不再是觀眾，他們沉醉在主角的眼神中，成爲主角，在小舞台上演出。

一輛巴士呼嘯過去，他們背着馬路，在亭子的圓支柱下端的圓圍椅坐下。露意莎緊靠在他身上。一輛巴士挾着尖銳的煞車聲停在亭子前，一個青年人下車，腳步聲繞過他們的身前，青年人看他們一眼，盯緊露意莎，青年人走過去之後，又回頭來看他們，他看到亭子外的燈光射在青年人的眼中，奇異且驚艷的光亮，在他四週幽暗的臉龐裏閃亮。露意莎，時常是落寞的男人對象，奇妙的對象。他知道自己口中的名字是假換的，也知道露意莎是假造的名字，因爲他們奇遇，無可否認地他們會在不久時候分手，誰也沒有罪過，誰也沒有應得的罪名，

兩人之間只爲了落寞，不，爲了肉體上的滿足，不，是爲了滿足童年的回憶，那時候；他還能回憶起來，一次奇異的晚上，他醒來，發現窗敞開，圓月只好掛在窗的左上角，他的手，他的身體，還有母親的身體都浴在月光裏，他一直注視明月，心底裏冒起莫名的情緒，他要吐口水，喉嚨乾燥，心房不住的跳動，圓月突然間化成兩個，一左一右掛在窗口兩個直角上，他擰起身體坐起，圓月又化成一輪，回頭看母親時，月在母親的胸脯上溫柔地化成美麗的山，母親敞開的衣服，美麗的皮膚，和月一樣顏色，他望一回月，望一回母親，後來，迷糊躲下，月在他迷濛的眼中化作無數重疊，而且有了各種顏色，他立即翻身把臉埋入枕中，放棄母親和月。長大之後，在明月的晚上，他更渴望一個窗口，他能擁有一個如母親的女人，從小學、中學、學院、失業，他都帶着失望的眼神瞪月，最後想迴避圓月和女人。

今夜，露意莎輕吻他的臉。

明天星期日。

露意莎把頭貼在他的胸膛上。

要緊嗎？

我不必上班，也不知要去那裏渡過。

你還有個上班、下班的日子，調劑生活。

我不知道，我過的很好。

你所須要的都能得到。

你也一樣。

我失業。

生活過的很好？

他覺得臉上有一層冰冷的水露浮游，用雙手搗擦臉上僵冷的肌膚，嗅覺到手中沾上一陣香味。他剛才在露意莎的身上撫摸，在衣中暗地裏撫摸，沒有色彩，只用感覺，有如在黑暗的野路上行走，肌膚上有些汗濕，鼻中塞滿滋味，那不是故鄉的草香，現在，一種無可名狀的香氣，記得那一年在學院，在學院附近的一個郊外，他看到遍地的野花，似乎也嗅到香味，以後由學院回家鄉，每夜回甘榜路上，都嗅到雞蛋花味，那種香味親切地活現在撕去的日曆

紙上，只有從夢中才知道有個異樣的女人會依偎在自己的身邊，夢中並沒有香味由女人的身上發出，只有真實的，只有在露意莎的身上嗅到香味，也是在夜裏。

修完學院課程就是失業的開始，一張文憑呀，文憑，到底到目前還是失業和失學的執照，大學學額只是伊索寓言裏的狐狸或甚麼東西，失業也像國家球場上的足球，使他到處挨腳，他想起讀書，莫名地痛苦。以前，他拼命的讀書，所以有人說，讀書出入頭地，於是他沒有回頭沒有張望埋頭讀書。只知道門裏黑暗，抬頭時門外就是光鮮活亮。有一天他在黑暗的室內，看到門外一門子的光明，他走出門，真的，他看到明媚的日子，他得記他當時健壯又勇敢的朝直走，操兵式地走，接着轉身，又筆直地走入門內，他告訴自己要在門外向前直線走去，必須再回來苦讀，重修的日子裏，他常回憶那明亮的門，他要潤步地走在天地之間，可惜，當他再想展示下埋頭後的才能，平衡杆上的杆子敲擊了他的肉體，使他痛楚的發覺自己已經在無能力的鋼線上行走，他除了挨上痛楚之外，還要忍受鋼線上擴大空間的強風，他跌了下來，再也走不到自己所需要的門。

他想實業，可惜，修業之後一年不如一年，失業連年，失望把希望一股腦兒忘卻，按着連中學知識忘掉，跟着連小學的神經也麻木，朋友說，來這兒碰碰運氣吧，於是他來了，像一個病者帶着一軀健康的體格步入香火旺盛的殿堂。

我是旅客。

他在女人的嘴上親一下。

我不相信。

我是旅客。

哦，我相信了。

相信有甚麼用？我像個旅客嗎？

像一個旅客。

旅客。你相信嗎？

一個旅客。

你想我撒謊了。

我相信你是一個旅客。

你會講謊話。

講謊話的旅客。

旅客講謊話。

好吧，我是一個撒謊者，不是旅客。

不，你是旅客。

甚麼樣的旅客。

失業的旅客。

失業的旅客需要你嗎？

他又在女人的嘴上親一下。

露意莎的笑聲。笑聲中的女人說。

我們去租一間房間吧！

這裏不冷。

不然回我那房間。

現在還早嗎？

無所謂，反正明天是週日。

你希望我明天陪着你。

日子太無聊了。

找個愛人結婚吧！

我過得很寫意，我的日子需要束縛嗎？我自由自在，工作，電影，跳舞，超級市場，百貨公司，音樂會，海濱，這些都要結婚才能得到嗎？可能結了婚就沒了。

我不知道，很茫然。

結婚，你是說我有個男人就不會找你這種旅客嗎？

不是。

你以為結了婚有個男人可以滿足。

好像會安穩一點。人們都這樣說。

你是說將來可以住進組屋。我有合法的男人的時候，接着生幾個孩子。順利嗎？我不要。將來，還要為他們尋求教育的方法。我現在一樣過的滿足。

你在合法的美麗世界裏！

Brave new world，將來如此。

這個女人，露意莎，漂亮性感且有點思想的女人，他發覺自己並未麻木，他抓起她的手指，圓潤豐滑的手指，他把她的食指握在掌中，緊緊地握着，露意莎本能地扭動，他握得更緊，露意莎表示他握痛她的手指，他放開她的手指。她吃吃笑着，他看她笑，顫動的身體在灰暗中顫動，他不信任四肢發達的傳說，他扯動她的頭髮，柔綿在掌中的柔滑使他莫名激動，似曾相識的柔軟，似曾有過的時刻。一刻溫存，一股溫馨。他不信任這個女人，她不是失愛的貴婦，她也不是千金女人，她僅僅是一個朝九晚五出入於辦公室的女人；單身在外居住的女人，想享受自由的女人，又不知滿足自己的女人，只能在假日裏尋求快樂和滿足；女人像沙灘上的貝殼，她是這類女人，誰屬意於她就行了，或者他所屬意的任何事物。沙灘和貝殼，她留下或讓浪水留下，等待別人撿起，或把美麗與神秘賜於屬意的人，把自己顯示存在於人的眼中，她可以；或說有權力尋找她想認識的人，因為她可以在任何地方出現，只要她自願付出她的快樂和要求，自然而然，像蒙娜麗莎的微笑一樣，滿足就按踵要來。

巴士又再急速煞車在亭子旁，他回頭看下車的人，匆忙的獨身女人快速地越過馬路向靠近學校的組屋走去，一下子就消失在組屋前路旁的土丘後，當女人未消失在土丘時，他看到她衣服在橙紅色的燈光下變色，女人在組屋的陰影裏變成服貼牆上的影子，但卻在燈光下顯示，在燈光四週似乎都很黑暗，月光被高幢的組屋遮住。在黑暗的路上只有街燈下一團光亮，黑暗從四方罩住這片迷糊的光景，他想他從來沒有和街燈下的女人相識過，以前，從故事中說那是阻街女人，想想這些故事都是過時的社會繁榮史，這比阻街的意思更見淒冷，變色的時光演變為浮腫的街燈，任由自命非凡的人也無法使街燈下發生的事兒快白，他會對一位幼稚漫畫家說，你還在做夢？妓女還在街燈下等你入畫。可憐的傢伙。因為漫畫家要他擺

一個妓女在街燈下抽煙拋媚眼的姿態，他笑話漫畫家，侮辱這位漫畫家，這個漫畫家厭惡他，疏遠他，排斥他。有一次，他走過吉隆坡的一條小巷，他看到了使他明白妓女的模樣，淺顯的比閱讀來的經驗更加入目，在小旅店的後門，懷孕的女人和沒有懷孕的女人倚在後門的小電燈光下輪流抽一支香煙，以後，他再也不願去找這位漫畫家了。也不再回憶美麗的吉隆坡生活，自認那是快樂的時光。童年的晚上與鄰居的孩子們在街燈下跳繩或過房子，他要讓過去的日子像熱鬧的街道行人一樣，只讓它們在眼中消失，不復記憶每一個面孔。

一個人的經歷多麼奇異，每天處世於很多事情，卻未曾擁有它，他結識人們，都未曾記憶他們的面孔。從小學同伴，中學情人，學院時的愛人，卻逐漸在處世的目光中陌生，眼前的處境，竟處與過去群像相反，陌生的人都在他身上得到滿足。

一輪強烈燈光呼嘯而過，他打個冷顫，發覺衣背已被汗水濕透。事物似乎在一瞬間冷意遍佈，抬頭望去，好像有露。對面之丘有點迷濛。丘山住屋的燈火有些熄了，在月光下他仍然能以燈光的位置分辨屋子的迷糊座落，在最高處沒有樹木遮住的一個窗口，燈光顯得獨立自在，有如定泊海灣裏輪船上的燈光。

幾點鐘了。

不知道。

露意莎提起他的手想看錶，他拒絕她，他的手掌反抓住她的手掌。緊緊地握住。熱力從她掌中接觸。熱，從露意莎的手中傳給他，溫暖的手在心靈底處呵護他，儘管氣寒或風響，冷侵在兩人的身上，在兩人的掌心中，深埋的溫暖仍在兩個手掌裏流暢，由露意莎達致他的手中，露意莎給他熱，這是他意料之外的事，他常要自己獨自和自信，可是仍然在過去的日子中他還是在和他接觸者的身上取暖。

非知道甚麼時候不可嗎？

她們還沒睡！

誰？

和我同住的人。

你怎麼知道？

她們還沒關燈。

她們大概還沒回來吧！

大概看二場電影去了。

太無聊了。

有時候她們會不回來。

看來你們都很寫意。

任由情人擺佈，這種生活寫意嗎？

她們不會知道你怎麼過週末吧！

可以這麼說。

去跳舞和做愛也會忘記自己要做甚麼的。

她們有幾個是……：

和一屋子的人？

不！她們有自己的情人。

你呢！

不感興趣！

夜很神秘，並且奇異，它由燈光撐起簾子，露出明亮的門，於是人進入門中，同性戀者與異性戀者；所以在黃昏時候，趕着巴士的人特別多，他們都會在夜中等待或赴各種戀情的約會。他在人群中等巴士，巴士到站，人群流水般地上車，車裏擁滿人，車載滿人要駛走，當他要上車時，司機叫他等下一輛，接着巴士自動門嘯的一聲閉上，他回頭看到那個女人，沒來自稱露意莎的女人，她帶着諷嘲的顏臉。車站人群流動，奔跑，巴士又一次出現在上段路口的交通燈處，像燈一亮，它挾染着呼嘯趕路而來，嘎味連聲，長列而來的巴士都氣呼呼地排到站，每一張臉孔都在張望它的號碼，於是，漂亮的女人和軍人同奔一輛巴士，還有學生，中年人，年青人，小孩子，婦女，漂亮時髦的衣服，他分不清自己屬於那一類，沒有同一類型的人在人群中，只有他等待唯一一輛號碼的巴士，唯有他的衣服穿了三天，他回頭，看到她仍站在原來的地方，她也在看他，當他想再看時，人群又開始移動，巴士一下子又列

陣而來，人聲、氣門，巴士走後，匆忙的衣衫暫停，他再回頭，女人還在原處，她以一件柔質的衣裹住她美麗的上肢，還有長裙，他沒有仔細打量她的長裙是如何圍住她，這是不可思議的事，他的心中有一樣東西困住他那團黑暗，黑暗者是要衝向一道迷濛的光中，他把書和情緒拋諸腦後，每天他都到熱鬧的區域裏溜蕩，任何一條有人群的街道上他都去，光彩的人代表繁榮經濟，他初到這個陌生地方時，以為能夠脫離幾年來的霉運，文憑，讀了十八年書，現在失業，又在一個不屬於自己的陌生地方看它的人們，回去自己的家鄉，還是失業，他從來沒想過他會失業，他只知道學業完成之後，他一定能在自己的家鄉找到工作，然而，到了最後，當他應徵面試洗衣粉推銷員時，他不再告訴人家他有甚麼學歷，一個洗衣粉推銷員要一張海外大學文憑有甚麼用呢！那時候他想，他是一個甘榜長大的人，因此，他帶着貨品到各甘榜推銷，他不在埋怨過去面對書本的日子，可是這些對日子緘默的情緒並沒有給他帶來好運，有一次他憤怒地把洗衣粉和清潔劑拋入大雨後的水溝中，接着坐在橋墩上哭泣。以後，他儘量克制自己，不願讓人發現他的過去，他開始使自己成爲一個粗俗的人，並且有點下流，他向可以打情罵俏的女人擺姿態，日子久了，自己像鹹菜罐中發臭的鹹菜，他受過良好的教育，良好家教的陰影，深深地打擊他。他沒有親人和朋友，他這樣告訴他的顧客，我要你們都買我的東西。他大聲向顧客說，可惜甘榜裏沒有多少人家要聽他的說話，人們老是長居在那裏，沒有大群不斷自我移動的人，沒有新的購買，他天天抑壓心中的哭泣，讓自己臉上的肌肉笑的多快活，所以他有一張笑臉迎人的臉。

他看到一張微笑的臉；那個站在那邊的女人。不久，她移動身體，他也移動身體，他讓她在自己的面前上車。他緊跟她身後，他不敢碰觸她，只看着她的動靜。一個站，兩個站，車中有兩個人一起下車，留下一張空椅子，他即忙欠一欠身體，表示讓她坐靠窗的位子。

謝謝你。

不必客氣。

巴士車上的人們不斷走馬燈，前門上車，後門下車。許久，售票員來剪票，她買了長途的車票，他也付和她同車票的錢，他不知道他要到的地方是否付出超過限定站數的車費。

你住在那一座組屋。

他搖搖頭。不是住在組屋裏。他說。

她笑了笑。

你住那裏？

海濱公園附近。

這個公園在那裏。

你不知道？

沒聽過。

有空我帶你去。

謝謝你。

你住在那裏？

那個地方，我不知道叫甚麼？對了，好像叫海濱路上段。

你真奇怪。

爲甚麼？

怪人一個。

她斜頭，看他。

怪在那裏？

連自己住的地方都不知道名字。

還有呢？

人也有點不同。

不同在那裏？

衣服、頭髮，走路姿態。

沒想到你觀察入微。

她得意地笑。

還有甚麼不同嗎？

你的眼睛。

它怎樣了。

它好像很喜歡看一個地方。

你發覺到了。

而且你不懷好意。

那你別見怪了。

不要緊的。

她嘟嘟嘴吧。

你不怕我的企圖嗎？

你不是一個變態的人。

那你要小心點。

我會預防你是一頭壞蛋。

她斜頭看他，嘴關着。

我不是這地方的人。

沉默一會，他開口，改變話題。

你喜歡這裏嗎？

羨慕你們嗎？

是呀！

每個人都過的很自在。

都是空鷄蛋。

甚麼意思。

孵不出小鷄來。

怎麼一回事。

缺少一點東西。

可以加進去的。

鷄生蛋得不到樂趣呢！

噢！可悲可喜的母鷄。

所以孵不出小鷄的蛋叫空鷄蛋。

你們都有很好的追求方法。

是嗎？

你們很自由。

慢慢的你會知道我們在做甚麼？

他接着知道她扯了個名字叫露意莎，她會不會是同族人，最少露意莎不屬於他同族的名字，可是他看不出她是那一種人；她有他自己種族和他族的中和樣子。露意莎和他在漫長的路程傾訴或沉默。前座有一對也在談話。他告訴露意莎，他在旅遊中心的車站，看到一個少年和一個少女搭訕，又看他們走離車站，少年欲抱少女的腰，拒絕在女人的身上發揮效力，後來少年竟強力的拉着少女的手，就這樣拉拉扯扯地走，他注意到他們站在遠處談一會兒，又發生吵架，少女只顧向前走，少年追上同走了一小段路，接着同乘的士車離開那兒。他們已經成了情人。

有這回事嗎？

我們現在也可以成爲情人。

大概一見如故吧！

沒有其他的事，大家快快活活地享受。

你認爲值得嗎？

你反對快樂的生活嗎？

我不贊成也不反對。只是覺得意外。

意外常是不幸的，生活不抓住它會消失。

我不喜歡這種生活。

你認爲離譜？

我會一時不瞭解是怎麼一回事。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我不想深思。

爲甚麼？

毫無意義。

但是會突然感到後悔。

或許會有你說的後果，但是不會有太大的內疚。

生活沒有價值嗎？

我們的生活有一個標準嗎？

你像個破壞者。

破壞者？我不明白你的話。

因爲你沒有一個標準，對文明和自我。

很像一個專題。

我們不談這些，情人不談這些。

我們有情人的樣子嗎？

你認爲呢。

我很喜歡你這個人。

爲甚麼？

吸引。

怎麼回事。

坦白，可愛。

那麼我是你心目中的情人了。

現在就是嘛？

像快熟麵一樣。

你這個人很壞。

因爲我現在已開始愛你。

真的嗎？

他們像多年的情人在表露心跡，零時一刻的虛榮，他由心底裏笑出來。人的愛像教堂裏發出的鐘聲。即時即刻喚起人的愛心，非常廉價而且短暫的安慰。他手拉着露意莎，真像個

情侶的樣子，他真的在享受那突如其來的愛心，演得像時裝店櫥窗裏的模特兒一樣逼真。他們演出一場繁華中的昇歌。悠遊且富裕，這是國家與社會的賦予的禮物，讓他們跨着偶像的步子朝向金羊燦爛的時代。可是，在他心底裏，過去的生活，甘榜的逍遙和憂鬱仍然一片纏綿，誰會知道他仍然處在沒有曙光陋巷裏。露意莎這樣的女人在任何一個小鎮裏多的很，但他不是隨時都能吸引她們，她們的臉色代表他的失敗。他失敗得於高貴且蒼涼，失敗在自己目光不能瞻望的古老文化的遺風裏，只知哪裏有風聲而未能如浴，更失敗在煙遠民族的自大後裔裏，無法建立屬於遠洋遺留的道德和文化和精神和堅強和精進和熱血，他現在只能在自誇的熱帶風裏攬抱他即時相思的風景，懷中的女人，這是景裏的溫馨嗎？由懂事至現在，發覺到他從沒有一次真正坐過寫意的客廳聽父母談他們的故事或者同坐一起聽他傾訴學校中發生的事，驚覺使事情更乏味，只有在現在，或開始或未來，追求人之常情，高速的快感。

這就是你剛才說的海濱公園？

露意莎帶他坐在可以看到輪船的大樹下，風聲浪聲交纏海邊的熱情，海邊園地，永遠溫蘊熱情，微風寒意，把人的熱情倒灌，因而注射的熱情遞流在人體內，海濱就在每一代人成爲聖地、滄桑和風情，男人和女人在夜的海邊展現神秘底自知，他在露意莎的身上尋找她自知的秘密，露意莎表面顯得柔情，他心底教興昂然，可是，行爲被月光下的樹影淹沒，他的手觸摸到的是陌生古玩，驚異它似曾知悉時刻發洩的快感，他恐懼失手粉碎古玩遺韻，可惜，露意莎的親情在撫摸着他的神秘良知，一種被框着的優良心意，露意莎似乎沒有顧忌這些可咒的框子，她很自然的從他身上尋找她已知的肌肉，血脈，以後，風藏在情慾中吹拂，他從露意莎的眼中看到月亮一直掛在他背後，他記得在二十年前他年紀小的時候，他喜歡在一間廟的戲台上看月從瓦脊上出現，空蕩的戲台上只有他一人傾聽香煙中的朗經聲，夜課就在露意莎的眼中回到他的童年。

從露意莎的肩膀上他看到月被組屋搶食一半，他站起身，移動身體，靈活四肢，月亮又呈現在他的前方，清晰又美麗。

我們回海邊去。

我想回去。



再回去海邊。

跟我回去。我不願意孤獨，寂寞，我要一點溫暖。

我只是想再回去看我們在海邊的樣子。

我現在可以邀請你……？

一輛緩緩的警車停下來，車中的人員看着他們。一聲招呼。露意莎對他們笑意表示。沒甚麼事，我們剛要回家。她把手放進他的手中，回頭向警車說聲 Good-night，警車徐徐開走。

我們去海邊。

不，她們已經睡了，陪我回去好嗎？

遠處居然傳來鷄啼，是黎明將至還是潮水滿漲，他發覺到天堂上有星星。年紀小時候，夜也是如此，他問母親爲甚麼有星星，她不知道，叫他回學校問老師，不能怪她，她是個文盲，她誠實，只知道孩子和丈夫和到廟裏求平安，其他的事她都不知道，連文字和姓名也不知道它們的樣子，只知道流星不祥，只知道黃昏彩虹雨淋後會生白髮，她不知道爲甚麼會有星星，只知道鷄啼後起床。露意莎是否在鷄啼時起床，他恍恍惚惚地跟隨露意莎走，寒冷侵襲他，露意莎在他的手肘裏，冷風似乎從他們之間流過，但露意莎卻以她的豐滿肉體壓服凜然的風冷，他想知道她此刻是不是一個女人，有沒有注意黑暗中顯現的一切，黃昏過後不久他們從海鮮館路徒步時，燈光和漂亮的人不斷重復出現，那時候他奇異自己漠然地陪露意莎同行，卻又似乎孤獨地隱藏自己，他意識着應該攔住甚麼似的，他一時被露意莎迷惑，她是一隻自然，無忌的雌性動物，她身上的曲線都顯得美好，且有所沒有的美妙的生命，她活現輕逸的風韻和輕微蓬鬆的頭髮的風情。而他從失業以來的環境，他迷亂和窺視它，恐懼它存在於他的身旁，他只能放明白他是一無所有的樣子，他失去演講的姿態；還有閱讀的能力和富有的希望，目前，露意莎的出現，僅僅是個出現在黑暗中的女神，她擁有寂寞的眼神，這意味着甚麼？他們同樣失去莫名又古怪的意識，用不確定的語言扮演不確定的樣子，確實如此，他們一夜之間都各得到滿足，鷄啼時表示還有一段時間才天亮，他想，她會在生活的罅隙中留下屬於她不想失去的歡樂。

處在燈光下的他，清清楚楚的看到露意莎的眼神。他可以感覺到她那黑暗而不穩定的眼睛一直看着他，這種被人注視的意象，使他感到有點驚慌，在露意莎的眼中他可能只剩下被剝落衣着的裸體，這種想像中的尷尬局面一直都保留在思想裏，像處於籠中的鼠不知所措。而露意莎更顯得自在安然，她冷漠的舉動都有引誘的神態，但又在事後總帶着拒絕的姿態，讓他想再有所企求，深怕這份企求被拒絕，他只好緊緊跟着她的舉動而留神，他怕失去她所渴求的時刻，那種時刻不斷處在等待之期，她顯然並不留意他的期望，她漫不經心，她微笑地看着他，似乎不再鼓勵他去滿足她或他自己所缺少的滿足。當他接觸到她的眼神和微笑時，他又慌張，心中也開始想逃避她，不想去滿足一個女人，和自己莫名其妙的要求，他猶疑不決，他肯定自己的猜想不錯。從她床頭的一個相框中他看到照片中的兩人揚溢着過份親蜜的熱情，那女孩把手放進她寬潤的襯衣裏，雙手環抱着露意莎。他吃驚地呆視那照片，露意莎走過去，把他呆望的照片反過去，他才發現那照片中的女孩已離開房間，那個女孩，在剛才他和露意莎進房時，她正躺在床上看書，特大的男性襯衣穿在她身上。當她看到他時，似乎在忍受露意莎的行爲。對於他的出現，這個女孩在他的面前隱藏着她不滿的情緒，他對於她站在床沿的一剎表情，她對任何人都厭惡的表情，他在她的面前，顯露出自己在房間似乎多餘，在她的眼神中，他只是一個午夜牛郎，而她清新且溫柔，像個初戀情人，生動而有趣，她的模樣匹配她完美的年輕，但她沒有活潑，與蠻的神色，只存在對自己不滿足的人來爭取她的東西時那種女人，她似乎又要顯出她不是一個平凡的人，她要把自己顯現爲屬於露意莎的，而她也把露意莎擁有，爲了使露意莎不太對她不滿，她只能用直逼的眼光看他，直逼他站在陌生的房中，讓他自覺他的處境使他成爲被圍觀的囚獸，他開始感到促窘，因爲她是一個陌生的女人，又穿着簡單躺在床上，像雜誌中的照片般寫實，當這個女人生氣站起來時，他直覺地顫抖，像有一種深遽的掠影超越過他對於原有對女人的印象，美妙和純然的生命發觸於這女人的身上，他有點昏暈，好像自己從斜坡上傾瀉而下，他面對站在眼前的女人身上他無所遁形，由露意莎到這個女人，她們的眼光把他瞄成焦點，他用不情願的眼光瞪露意莎，某種挑剔和簡單表示，像是一閃在燈炮中剛乍亮的光芒，閃耀在她和露意莎之間。

這是我的 Partner。

他唯有微笑，她冷漠未曾表示甚麼？

我應該說，我應該出去，是嗎？

你別這樣說，你介意嗎？

甚麼意思？

女人用諷刺的語意對露意莎說話。

他站在一旁，吃驚自己介入兩個女人之間，荒唐的局面……

這個女人激動地走出房間。

對不起，我們可以睡在一起了。

露意莎對他說。他望女人的背影消失在房外微弱光中。

真實的事永遠離他，他張望可以分散他的存在目標，只有窗口，在他的生命中窗口佔了他封閉的室內的牆，只有窗口，窗口的空間透視出他所佔的位置，然而，現在的窗口關閉了，他不知道他的位置處在窗與室內的透視線，並且玻璃上布滿光芒，他以為她是在失望憂悶時找到的對象，現在，那種知曉他自身活着且適合與她聯合的快樂；在這種極端和不可想像中他快速失落，他不是正確的男人，他只是附屬於繁榮道上的街招，穿着漂亮衣樣擺姿態，由他失業底命運中，呈現出自己學識的沒落。自己家族底沒落，像被繁榮外套纏結在背面，屬於他的一部分是屬於比較之後的失望，如今，他躺在床上，一個女人的床上，實在空虛又荒唐，不可能的事實，閃爍的星空他看到一顆顆孤星，它們不如他生活的虛無框在空間，然而，繁華的星空也一樣有空虛的閃爍，迴光返照。

打開窗好嗎？

露意莎從浴室出來。

爲甚麼？

他沉默，斜頭望窗。

他又想到母親。

他身邊的女人坐上床。

母親曾半夜起床開窗。

當露意莎走過來時，他頹然躺下，露意莎仍然走來，他閉上眼睛，他看到黑暗，黑暗中慢慢呈現顏色，看不到事物而朦朧中發出顏色，哇，忽然真正的黑暗壓下，露意莎關上燈後上床。

母親關燈之後上床。

窗外明月。

他張開眼睛看到星。

他沉默。他回憶拍他睡眠的手。

我們今天和明天一樣快樂。

露意莎吻他。

在深沉的回憶中，他抱過哭泣的女人。

他吻露意莎。

在深遠裏，他曾細緻，小心說話。

他感到身上沾上一層粉。香味由女的身上刺激他。

他回憶當他沖涼之後有人爲他擦爽身粉。

他在髮鬢間嗅到肥皂味，他猛地推開露意莎的臂膀，她沒有脫開他，她的頭伏在他的胸上，她的手溫暖而安寧……

他轉頭望窗外，窗外突地黑暗深沉，他急躁起來，感到屈辱。

他沒有開口說話，他的嘴因爲她的滿足而挽曲，緊閉，似乎在微笑，那是一種致命的爭鬥，一種深深的傷害，他以為他能得到某種意義，可是，在床上，他得到的是給露意莎信任，一個男人在床上給女人感到充實的滿足，沒有愛，他像一隻被擊敗的動物，而且在頹喪倒下之後仍然沒有減輕失落的感情。

沉默。

鷄啼由虛無的黑暗中傳來，虛弱無韻。

他感到疲乏。

沉靜。

他敏感的鼻子嗅到汗氣中有肥皂味，他突然用力推開露意莎，起身開燈。露意莎吃驚坐起，興怡的眼睛還沒適應燈光。

他穿上他的衣服。

天還沒亮。

他走出房間，露意莎跟他下樓。

當他打開大門時，早禱的禱告開始。

再見。

他回頭向露意莎說一聲，瞥見她赤裸，站在樓梯間，他用力關上門。早禱聲在冷晨中響亮，響自無底深淵中。

走在深淵的寒冷中。我是玩物。他無助自語。路成了他放浪的牧園。

Candy J.

## 初一與初二

1.

鄉下的夜晚，黑得快，沒有五彩繽紛閃閃生光的霓虹燈，也沒有鞭炮可放，孩子沒見過鞭炮就不覺得怎樣，大人的記憶力早被轉轉轉過的風霜巨蝕的打擊洗刷盡了，所以也不會怎麼樣。反正是一年不容易又是一年，一年容易又是到這個日子就新年。有甚麼分別呢？生命早就在時光中一點一滴的消失，人也慢慢的把腳提起放到墳墓中，所以新年不新年又怎樣呢？

沒有鞭炮放，又沒有煙花看，五點半吃了除夕飯就不懂做甚麼好。除夕飯又叫團圓飯，一家子天天都是對着那幾張嘴臉，除夕夜又是如此，只是桌面上擺的是豐富的食物，還有汽水，周老爺跟兩個兒子喝啤酒、不是白米酒罷了。所以有甚麼不同？一家子的人都不出聲，只靜靜的扒着飯，怕一開口講錯了話不吉利。小心翼翼的，怕把筷子掉到地上不好，要講「祝你快樂」。端杯子的手要穩，破了就更不妙。

洗滌完畢後，已是近七時了。周老爺的大女兒金香和小女兒六香在談着話題兒。不外是服裝髮型。縱然有多漂亮的服裝髮型又怎會輪到她們去誇耀呢？只是在講着時也已滿足了自己的虛榮心，就好比自己已經是那個樣子了，才如此的津津有味的比擬着。

金香個子矮。腰身粗，像個大男人。力氣大，她兩個哥哥時常欺負她，留重重的工給

她做。六香是最小的女兒，不高且瘦，走起路來斜了身體，可能是腰太長了。常年穿着衫跟褲，看不清楚她的身段。

周老太躲在房裏包紅包，小小的煤油燈罩已被煙熏得烏黑黑的都不拿去洗清潔。燈芯掀得老高，火尾被從板縫中擠進來拚着命在鼓氣的風把它吹得一見一見的，使人覺得生命就像這火燄，隨時都在受着創傷，而任何一個時刻都可以熄滅了。

紅包堆得比往年矮些，因為現在都不流行拜年討紅包了。村裏的小孩子都懂得到鎮上逛，即使袋子沒有本事讓手指故意弄得叮叮響也會使褲袋隱隱約約的鼓起來。周老太的手都被紅紙染紅了，本來紅便是美麗，越紅就越美，可憐周老太的手一紅便走了樣子，粗手指關節，工作做得太多了，指甲是硬硬的，還蒙上一層黃黃的東西。用水洗不淨，要拿刀子來刮。那層東西便會輕輕的掉下。是過年了。周老太心想。下意識的放下紅紙，用右手的姆指甲去刮右手食指甲的藏垢，但刮不脫，太厚了。又黑；要把它剪掉。但夜了，剪不得，怕惹是非。只好拿右手的食指再去刮右手的食指。

六香拿着紅包去放進每一個香爐裏，每包三角，共有六個。六香因為取名叫六香可能是因為家裏供着六個香爐的關係也說不定，因為她並不排行第六，也從沒聽說過六會香。金會香還有一點邏輯，因為那是貴重的東西，自然有其被保護的香味。廚櫃裏，米缸，床的蓆子底下也放。但沒有甚麼特別的意思。只知道是拿來放的，也許是可隨時解決沒有錢的問題也不離譜，一毫子就可少走一哩路多點香口膠來消除口臭。

金香拿衣服出來穿，這些衣服都不新了，因為時常心血來潮時便拿出來穿着在鏡子前看，穿多了自然不會比剛車好的時候鮮麗，是……年尾十一月做的，布料較便宜點車工也不貴。今年流行復古裝，老太婆式的領，把頸綁住。因為是斜斜的鈕扣拉到身體的邊，便把胸脯托得像粒柔軟的小球。金香沒本事穿這種衣服，手臂粗，短袖，穿起來便並好看。有肚臍，緊緊的衣服束住更像一粒肉粽。但沒有肉粽的可愛。美麗不美麗的確較影響人，雖然青春易老美麗會失去光彩，但對不美麗的人來講青春是個陌生的名字，所以自卑，自怨，自哀。沒有人會去猜一個做紳士打扮的人袋子裏是軟還是硬。就像沒有人會肯去了解一個醜陋的人的心理。

煤油燈在夜裏呼嚕呼嚕的響着，地板是一粒粒小飛蛾的屍屍，靜靜的躺在那兒，跟這個世界這個空間脫離了關係，只留下一個空蕪的軀體，等待着掃入垃圾中去腐化。活着是白白的虛渡日子，等到死才曉得已找到了前世的自己，所以何必埋怨生活呢。

呼嚕呼嚕，呼嚕呼嚕，煤油燈喘着氣，在吐它最後的餘光。呼嚕呼嚕，一年，完了，走了，日子仍然滑過，滑過，不知不覺的滑過，等到發現時，日子只像一團濃濃的煙，抓不住，再也抓不住。

年初一起得早，天陰陰的像要下雨。若真要下雨沒有人會高興，沒有人喜歡濕濕漉漉的，尤其是新年。

村裏的私家車七點不到就都到了鎮上。周金香跟六香都坐不到車子，雖然私家車照舊收費，一上車就二元。

周老太跟媳婦孫女在家，周老爺到上坡賭錢去了。聽說還有鬥雞，周老爺心都納去了。沒有心情呆在家裏。周家迷信，剛剛早晨周老爺才罵過六香死懶死好吃，因為六香輪在她母親的床上拿他的紅包。鬥雞是最殘忍的事，把利刀綁在雞的腳上然後互相廝打，勝了的便是好雞，周老爺一大早就罵四四死的，並不覺得不吉利，還想去鬥雞，讓血讓痛苦繞纏在別人的身上來滿足自己見牙不見眼的歡笑都可以，金香說活見鬼時就罵死女，今天是甚麼日子也講這種語。周老爺忘記了今天是甚麼日子了。

車子一輛輛的過去，巴士車都載滿了人，昂昂頭便過去了，好像一頭驕傲的大水牛。太陽熱得很，這兒沒有四季之分，新年的景色跟平日的景色沒有兩樣。遠遠有收音機播放歌曲的聲音，甚麼歡迎大地回春，枝頭朵朵花如錦，甚麼皓皓冰雪溶解，眼看梅花吐蕾。奇怪，大馬不知甚麼時候開始落雪了。

近中午了，要去鎮上看別人的新衣也想讓人看自己新衣的人還在路口等車。周老太跟媳婦孫女最後也來了。

周老太的臉被曬得紅通通，遠遠的看上去很可怕，蒼白的頭髮垂在耳朵的兩邊，高頸頭，參差不齊的牙齒把嘴唇皮也凸了出來。因為熱，老眼昏花，跟人講話時把眼皮也拉了上去，留下一個一波波起皺的眉頭和一個白眼珠。

媳婦抱着女兒的手被指帶勒成一條條紅絲，指帶只是一條大紅的布條，邊沿車一個大袋子裝尿布奶瓶媽媽的銀包，重甸甸的。孩子活潑伶俐，會講話了，也會跑會跳，是奇蹟。大眼睛，小小的紅嘴唇。周老太蹲在金香花傘的裙子下，六香站在旁邊，跺腳拭汗、沒有手帕便拉起裙腳抹臉。還很自以為性格的把臉昂得高高，還用手掠掠頭髮，把它撥上去，周老太蹲在那兒，一順手，便撩起了六香的裙子，一看，竟罵道：「沒有褲子你穿了，穿這種爛褲，衰家矣。」六香沒料到這樣，一個巨靈掌從撫摸着的頭髮中抽了出來，打蛇般的拍着裙面，漲紅了的臉把它顯得更長，臉頰骨更出，粗着脖子低低的狠聲罵道，「關你甚麼鬼事，又不是叫你穿。」周老太道：「不看你你們就是這樣的啦，車好了那麼多的褲子都不穿，早上急甚麼呀你！」六香更沉着聲道：「還不夠大聲，還不夠聲，一直大叫嚷別人知道嗜！」然後狠狠的白了周老太一眼。

周老太沒理會她，道：「做又說做，不做又吵着要，你自己看看這成甚麼樣子？甚麼樣子。」六香道：「衰媽來的，關你甚麼事，關你甚麼事？哼」就轉了一個圈子，手插在袋子裏頭把玩着硬幣。路上都是村子裏的人，也認識的，周老太像誇耀着家裏有甚麼甚麼東西似，又道：「有條紅裙子都不穿，穿這種古老十八代的像甚麼鬼都不知道那麼老實，等你老的時候才穿啦，活像個賺錢婆。」金香插嘴道：「媽，你這麼多嘴幹嘛，把口靜點才說你好。」六香也道：「是嘛，神是她鬼也是她，都不知有多本事。」周老太霍地提高了聲音罵道：「好，神是我鬼也是我，以後不要再叫我媽了，也不要再叫我拿錢了。我沒本事，沒你們這麼本領，好好。」周老太一口氣罵着，因為要抓回撕下的面子然後好下台，所以不停的喃喃着。

六香把硬幣在袋子裏斗着，一角一角的從手指縫中漏過去，共有八角，只夠搭車。心裏納罕着不知金香的錢包裏會有多少。而這個日子，到底是甚麼日子呢？女兒可以罵母親了，以後不曉得應該生個兒子好還是女兒好，沒有教養就像一窩窩的小豬大豬，世界要駐步展目休息了。

車子終於來了，金香笑咪咪的瞪着巴士司機看，說這個人真好。周老太一上車便找位子坐，不管位子已經坐了兩個人也好，照舊一屁股壓下去，那個人刷的站起身跑到車尾去。吐了一口唾涎。

金香連站都不懂得如何站，六香抓住椅子靠背的柄，金香環抱着妹妹的腰去抓那柄，把屁股也頂了出來。冷冷的看上去覺得那看的人的屁股也那麼翹起，有一股要把那頂出來的東西踢回去的勁。人是越來越不美麗了，就因為這個世界也是如此。生活在現實之中沒有比現實更可恥的了。虛偽欺騙的人要比庸俗的人活得更不快樂更下賤，沒有人可以說快樂是甚麼，沒有人是一個真正的哲學家。金香又換了一個站姿，就是把身體壓在椅子的旁邊，留一邊的屁股去磨前位子的人的肩膀，另一邊留下給後位子的人看。沒有人願意折磨自己的肩膀雙眼，都斜移到窗邊去壓別人的肩膀去看前座的人的頭髮。奇異猜疑着誰要那麼倒霉將來的另一半是此人。

金香寸步難移，高跟鞋二吋而已。因為粗製濫造，鞋面的帶子的邊太利，把腳割傷了。尤其是腳尾指跟腳後跟，先起泡，紅紅的，然後破了，便滴出血水脫皮，露出肉來。六香推着她跑，有點幸災樂禍的道：「叫你不要穿嘛，你不信。再這樣子我不管你了。」金香道：「你只會叫，叫叫的，哼，又不替我想辦法？」六香道：「年初一誰會開門做生意，哼，叫你不要穿嘛，很美麗咯。」金香動動嘴唇扮鬼臉，不理會六香。不美麗又不漂亮的人扮鬼臉是真的像鬼，這又是不美麗的壞處。甚至連哭，也像一隻在大路邊舉起腳便撒尿的狗般難看，造物主真是偏心極了，忘記了把這個生長在大自然中的人加一點藝術，或懂得恥辱，再不就索性給她漂亮，因為有些人還是文明瞎子。雖然看得見早晨昇起的陽光夜晚半明半冥的星子。

金香靠在店鋪鎖着的門上，眼睛看着街上跑來跑去來往的人，突然間不明白這些人的目的是甚麼，就像不明白自己來到這兒又是為甚麼。鎮上只有兩間電影院，因為是新年，有蓋籃球場成了個歌唱比賽的集中地，擁擠擠的又站又坐的塞滿了人。司機一次又一次的感激觀眾們的愛護。六香要金香和她去聽唱歌，金香卻不能動。背部仍舊緊緊的貼在牆上。覺得倏地很冷，眼睛也在一個一個的人身上轉，輕輕的舉起右腳，用手輕輕的拉下那條帶，然後又拉左腳的帶，脫了鞋用雙腳站在鞋面上。還是那樣高。

她是沒有了思維了。只是能讓一個不曉得生命不明白生命的人有片刻的空白也是一種享受，冷冷的窺視，像一隻壓在大貓爪下的小老鼠，思索着如何能脫離危難，又一幅不經意蠻

不再乎的樣子。

六香遠遠的便看見了母親在對面街上，不久母親也發覺了女兒在那兒，便和媳婦走了過來。小鎮的街道窄，正是過年所以車輛也比平日多，所以同老太拉着媳婦的手跑過馬路。媳婦不肯讓她拉她的手，輕輕的掙它又不脫；只好由她去。

六香見母親走過來，微微的側臉去看金香的腳。金香穿了一件黑白相間的條子衣服，看久了使人只看到一團又黑又白的東西。下身套上一條紅裙子，腰間打摺，一波一波的。屁股本來就大，這樣子一穿反而顯得更大。奇怪的是金香雖然胖，腳又粗，但也很白，高跟鞋套在腳面上也不顯得腳的粗糙。

周老太並沒看見金香的腳，只道：「站在這兒做甚麼？嗯。」又動手拉拉六香的裙子，六香好像還生氣一樣，用手一甩便摔開了母親的手，臉色更難看。很瞧不起母親的樣子。周老太又道：「回家了末？等下家裏又不懂怎樣了，還不返？」金香皺皺眉毛，道：「媽你回家先啦，」反見六香很興奮的逗小姪女時便又道：「阿女愛睡了。」周老太剛想蹲過一邊時被六香喝住道：「蹲甚麼的？站着不可以嗎？難看死了。」一語，才看見金香的腳含着點血跡的大擺大樣的壓在鞋面上，道：「你怎麼啦？流血喇！」聲音頗高，恰有一男子在旁經過便也低頭看了看金香的腳，但目無表情、嘴角卻含着一點鄙夷的笑。金香一雙眼沒離開過這人，突然覺得如此站着非常的侮辱自己，便又穿好鞋子還邊埋怨母親講話講得那麼大聲。到了家後金香也沒說甚麼話，倒是六香一直埋怨着沒有去聽她哥哥上台演唱。六香自己也不明白她哥哥是早上出場還是下午出場的，只是很可惜着那樣。

這邊廂的廚房裏母親便忙着開丁拿祭菜，買的蝦餅不給人要留着自己吃，角子也是不給人的。周老太聽那伊班老婦人說別家只給每人一條小祭菜時便多拿點放在大碟子裏，斜斜的打量着這些人，倒有十來個，也是挺熱的，請人做工時便也是這夥人，就又從廚櫃裏挾了一大碗紅熟豬肉放到桌面上叫這班人去吃。聽說有人要吃飯時又叫媳婦到鍋裏去盛飯，有個大男人要酒喝，恰好家裏沒有普通的酒，周家又不喝廉宜酒的，平日喝白米酒是潤喉，房裏的一德濟酒是決計不能拿出來的，因為要留着在拜祖宗時倒在酒杯裏敬祖先的。黑狗啤更是不能的了，惟恐將來要被村人罵說這甚好招待把這些人的骨頭都給養軟了。

周老太對這個要酒喝的人也沒甚好感，過份整齊的頭髮覆在頭上像一個椰殼，又厚嘴唇，倒有張所說的切切倒有一大碟。穿了一件甚舊且髒的短袖衣服，周老太倒不嫌他髒，倒恨他拉不上鍊屁股後又開了兩個洞的長褲子——也不算長了，褲腳撕到膝蓋上，招搖招搖着。就沒有落力的叫六香去找，也叫過了，只聽見六香在房裏吼道：「有得吃就好了，還喝甚麼鬼？欠他的嗎？他甚麼時候放在這裏的？」因而也就當作不知道。過後這班人走了時周老太提起這個人賭氣連飯都沒吃時六香道：「哼，這種人好沒骨氣，又不是沒有本事去改善自己的生活，只是甘願自己作賤自己。」金香插嘴道：「喜歡原始嘛，要時代停下來等他們。」周老太緘默着。同樣是人，但有时候有些人卻不像人。也許這才叫世界，才叫不公平的奧妙。六香生氣，卻沒忘記拾起地上的瓜子。

2

年初二晚上的籃球場仍舊是擠滿了人，吵吵鬧鬧的，在靜靜的心情下用含着一種冷冷的眼光來看這一大群的人，竟有一種在曠舒中聽夜鳥啾啾蟲鳴蛙叫的怪誕淒涼。志禮便有這一種感覺。但很快的就又被一種莫名的虛榮後的快感蒙住。

志禮不是誰。他不喜歡他自己的名字，周亞財。財氣滿貫，且要招，才進家門來。他怪他的名字俗，又庸，就叫自己志禮。志氣遠大，待人彬彬有禮之意。名字俗還可以改，志禮不知道一個人長得俗，粗，是改不了的。

他與朋友們坐在歌台的右邊，也是歌手們坐的地方。志禮穿了一件黑色長喇叭褲，不是牛仔，白色長袖襯衫，這樣會給人一種上輕下重的感覺。因為緊張，興奮，倒流了一身的汗，今晚的歌手都是已晉入半決賽的，要過了今晚才知道那幾位能進入決賽圈。志禮那天唱過，能進入半決賽是他的榮幸。所以不免有點緊張，且又起了勾心鬥角之感。

志禮時常都有一種自高的神色，就像他此刻看見他的朋友脫了拖鞋蹣起了腳用他的手一直抹着搓着他的腳趾時便覺得臉紅。他奇怪着他怎會跟這種人在一起，又同時想起了美珊，不知她此刻是在做甚麼了，還有許多人不是也在注意着他或是早已指指點點的說那個穿白

衣黑長褲的便是志禮呢？他不禁低聲的聽他的朋友把腳放下來還故意努力鎮定自己，假裝漫不經心的聽台上的歌手在演唱，好像真的已經有人在望着他笑，又一直看他。志禮心中的快感就有如一束軟綿綿的羊毛，一路舒服下去，直到他忍受不了自己的好奇心又確定了有人一直在看他時把頭猛的轉過去，卻只看到一個男人站在一排坐着的人群中且又不遠的地方在看着台上的女郎微笑着。臉一紅，心裏又失望，不禁狠狠的白了那人幾眼。

志禮自命自己是個文藝青年，因此便也認識了美瑠。他那次寫了一首詩——姑且就叫詩吧，來讚頌美瑠的聰明伶俐，文章寫得好，又會寫詩，甚麼某某江畔的一位默默握着筆桿的作家。後來美瑠見了也回贈志禮，也不外是稱讚他文學好，是一位難得的作家一類的話。志禮被人稱為作家也不臉紅，反倒更高興，自此便有甚麼詩贈美瑠小姐等等的荒唐又荒唐的文藝作品出現。志禮引此為榮，便寫了許多詩，有一次還被某電台的文藝園地的主持人看上一，在電台裏播出他的詩，志禮因此更覺得自己與眾不同，往往遇到奚落或不快時便阿Q自己一下，嘿嘿，我的詩還在電台上出現過呢。後來不知怎的跟美瑠遇上了，寫了沒幾封信就互相見面，志禮回來後更是大做文章，甚麼你，在今夜，想你，你可知道，有個人在念掛着你的詩。志禮覺得自己是愛上美瑠了，因此便寫得更露骨。有人故意問起他跟美瑠小姐時便忙不迭的道：「其實我們也是剛剛認識的，她很特別而已。」這句話一直掛在志禮的嘴邊好比那人不特別，自己不特別，也就不會遇上一般。直到有一天他的朋友也是美瑠的朋友對他說：志禮有甚了不起，這麼多人追我都追不到呢，他想？「志禮聽了氣絕，從此路綫變了，改為爲甚麼悄悄的走了，離我而去，再也不要我，爲甚麼？告訴我，人兒。等等。」

志禮想起美瑠，他不知她知不知道他已經擠入半決賽好讓她也高興，美瑠不知道他還會唱歌，都廿多歲的大男人了還在台上婆婆媽媽的肉麻當有趣一番，真是可憐的事。志禮並不介意別人如何說，反正他是作家，他是特別的，他有氣質。

志禮也會說我們這個文化沙漠，實在是太寂寞了來嚇唬嚇唬讀者，以爲就這樣自己就是一個走在文化沙漠的旅人。志禮還認識了其他幾位的所謂詩作者，好比陳江，唐元等。志禮當然瞧不起他們。可是他也忘了別人也一樣會瞧不起他的。

唐元的「那位女孩」常使志禮笑話，可笑的是唐元也敢大發偉論說甚麼他在一個雨夜裏靈感不來，後來突然間想起便記下，好像是那種成了名的文人要向人解釋他是如何會寫下那篇作品一樣。志禮是驕傲的，但他所接觸的只有幾份九流的報章，但他還是認爲自己是個出名作家，人家買報紙是要看他的文章看他的詩那樣。志禮是常那樣想的，不然他夜夜在這兒也就不會覺得有人看他更或許是有人爲了他而來的。

台上的歌手換了，輪到另一位女歌手上台。這女郎可能是太緊張了，聲音竟然發着抖又沙啞了聲音，場裏的聽眾怪聲頻頻，又聲大，把女郎的歌聲給比了下去。

志禮覺得這些人很野蠻，他們不允許別人有錯，但卻肯暴露自己的弱點，就像許許多多的人那樣。連那些請人點某某紅歌星唱歌的人也是那樣蠻不講理，志禮就親眼看見那些拿着簿子的人去搶人家的錢包，還打開來一定要別人拿錢出來，點一首歌。

歌唱比賽就此告一段落先了，志禮最喜歡的點唱節目便開始，由某某人以多少錢點某某紅歌星演唱，寫了名字的紅紙條便也一張一張的掛在繩子上，隨風飛揚份外搶眼，田小姐是每一年的歌唱比賽中最熱門的一位，說甚麼紅，講出名字也沒多少人會知道。但她也沾沾自喜。穿了一件跳迪斯可裝，閃閃發亮的小銀片在燈光下刺着人的眼，身材是標準的，但又總不免想起了張說寬喜穿了滿釘水鑽的夜禮服就像一個細腰肥肚的玻璃瓶裝了一瓶的螢火蟲。

台下的觀衆都被台上表演的人完全的個迷住了。連一向喜妒忌的女人都叫好。誇張的舞步，輕俏的媚眼，搖呀搖的肉體，連志禮都感覺到有點呼吸困難，眼都沒敢眨，怕一閃這個可愛的人兒就會不見了。台上的田小姐見到台下如痴如醉的觀衆不禁有點後悔不是穿那件開高叉的旗袍了。

這支歌本來就長，可是此際聽下不免太短了。換了另一位女歌星上台時志禮暗暗一笑，這個女人，好胖，頭髮拉到腦後去便留下一張胭脂油臉，胸脯也不大，一層一層的白色長禮服，又開低領，她唱「夜來香」把個擁腫的身體擺來擺去，像人拉石磨般。慢慢的。還是寶島的紅歌星呢。

志禮看着這些，倒故意讓自己像溶進一種思想裏，不許動，只微微的蹙着眉頭，想着許多事但又沒有一件夠完整。志禮覺得不自在但同時又覺得有一種光榮感，那是別人所沒有的，因爲別人並不像他那般萬人皆醉惟我獨醒的特殊感性。志禮志禮。唉。志禮心底輕聲一嘆。

嘆甚麼？志禮自己也茫然。

志禮的頭輕輕的搖晃着，像以前的人唸古詩般，他的頭髮很長了，不是烏黑的，也隨着身體的動作而動着，他輕輕的舉起粗壯的右手，襯衫的袖子長到手眼，突然很粗曠的指着台下的人，唱：「你，你——」——他看見前面對着台子的人站起來，都是男人，舉起手，放兩個手指進去嘴裏，他看見近台子的榮譽位的人驚奇同時又含着一種欲笑的神態望着他，他聽見很大的笑聲，很大的，像是一個靜靜的夜裏有種東西掉在地上使他震醒一般，衝開了他身後樂器的響聲，直撲到他的身上來，像怒吼的海風，吹進了他的心窩裏，涼颼颼的，正要把他捲入寒冷黑暗的大海——他懼怕，無助，只呆呆的望着台下一群可怕的人，他不明白到底這是甚麼一回事。他只站在那兒，不知該如何是好，有一個男人匆匆的在他右邊的梯子上爬了上來，這個男人大概也急，差點給拖在地上的電綫絆倒，踉蹌的向前竄了幾步才站住，一伸手，很粗的，就把他的麥克風搶了過來，低聲，但在吵鬧中是喊着道：「爲甚麼把這個鈕拉下去？」聲音頗冷且傲，他覺得當頭棒喝，但也有一點感激這個人，雖然有點恨他。他道：「我不知道。」那人沒理他，把麥克風交回給他又匆匆的趕下台去。樂隊又開始彈奏着，而他此際的心卻有如一棵小草被一粒大石壓得死死般的平靜，甚至連呼吸也不敢呼，結果他只有含着一股委屈，受了恥辱般的喉音喝下去，他的歌，是「負心的人」，美荊，他不知道他此際的聲音倒非常的合適這首歌。這次他並沒動，一動也沒有，像一根枯了的樹木竚立在空曠的沙地上，一眼便看到。

他沒有聽完這比賽也沒有等今晚的成績便說要走，他的朋友留他，叫他多坐一會他也不，後來說或許你有名呢時他也無意留下來，他覺得此處非常的可怕，他一刻也不願再留下來，他的臉始終是熱的。他要回家。他的朋友不跟他回一條村子，所以他獨自一個人跑出場外。其實他也不想他的朋友跟他，因為他怕他的朋友會看見他等下那樣子而輕視他。他闊步昂首，故意不再乎別人是否會認得出剛才失態的人是他，他想一下也是從耳根底一路熱到心窩底裏去的，所以他又覺得臉紅得很，雖然他真的故意那麼若無其事，可是他的耳朵是直起來的，果然。他真的聽見有個細細的聲音道：「喏，剛才就是這個人了。」另一個道：「是呀，真是不好意思。」他努力不聽，不要聽，只是這聲音硬硬的衝進了他的耳朵裏，又嚇得

一聲反彈出去——他突然覺得自己原來是那般的渺小。他是真的怕了。他竟不夠人高。

他擠到場外去，那兒有幾棵樹，也有一個草場供踢足球和田徑比賽，他找了許久才找到一架他村子的車，他一看見車裏已經擠滿了人時背背便開始一直冷上去，冷到把他臉上身體上的熱氣也消除掉，他一直，一整晚都在擔心着的事終於降臨了，他下一識的摸摸吊在頸子裏的魚鈎的鍊牌。

他不肯在此地上車，場外也有一些人，他叫那個開車的人開到那些沒人的地方然後他自己一路跑上去。一個一個的登音響起正表示他要面對着現實的挑戰，每跑近一步他就覺得希望也就越來越少。最終他仍然被他一晚的祈禱欺騙了，澈澈底底的欺騙了。他不禁有點生氣。同時也恨。

「卡」的一聲，車門關上了。也同時關上了他的自尊人格尊嚴一樣。車子在街道上駛過，街道還有人在走路，他的祈禱不生效但好像也有幫助他其他的事，好比在這十一時多的時刻並沒有多少車輛，所以他可以御下去擔後面的車燈照射過來的心，他是坐在車斗多少會被人遺忘瞧不起的，因爲一間車斗是用來放東西的，鄉下的私家車是那種大型的，車斗是立面玻璃外邊看得見裏面的東西——大城市自然已找不到這種車，不過這兒是小鎮，距離大城市又是那般的遠。他有點慶幸，但同時又覺得悲哀，沒有人跟他講話，就像沒有人——絕對不會有人會想到這個身高五呎三吋重一百四十磅又高跟皮鞋三吋的大男人會如此返家的。有人談起剛才的節目就立刻有人說道：「看那個人就水皮了，沒有聲音出的也敢動手動腳。」另有一人拉道：「他也不知道啦，知道了才不會這樣咧！」他的耳朵又是嗡的一聲響，心跳的聲音噼噼啪啪的震得他也感到驚奇，他從來都沒有如此感受過，真的好像是做了一件非常難令人接受的事。他發抖了。但絕不是受了涼的抖。

車子轉進小路時他一不小心便一頭撞中了那個車頂的彈弓裏，脫口啣了一聲，車裏的人方才都驚慌似的轉過了頭拿眼瞪着他，好像現在才知道有個人在他們的背後，又很擔憂怕他可能會聽見他們或許有說他的話。他頭痛得要命，訕訕的陪着笑臉道：「哈，碰到車頂。真痛。」又用手去摸着搓着。衆人沒有再理會他也沒再跟他說話，只有幾句話從一些人的口中道：「這樣就要小心點了。」「真是撞痛了。」「擦一下就沒事情了。」他一探身，竟看見有



兩個小孩子坐在位子上。這一驚可真非同小可，他立即覺得自己的地位在這些人眼中竟然比不上這兩個小孩。他心痛絞得他想失去知覺或是立刻跳下車，但他沒有這樣做，他的家離這兒還有好長好長的一條路。他怕，他現在非常的害怕，所以他又有靜靜的坐在輪後備輪胎上企圖想好的事情來安慰自己，他想或許他真能奪標，那時他就會出名了，電台會找人訪問他，聽說還有人想把明晚決賽時的歌曲全部錄了下來自製錄音帶來表示本地的歌唱水準也提高了，他同時又立即想到若能入決賽圈時他該穿甚麼衣服，他一年只能買兩件，那就是新年時的，他的父母說買那麼多沒有用，又不是天天上街，他真的在猶豫了。同時角元還含着笑。不露痕跡的。當然，他是作家，他沒有忘記，到時候便是作家歌星了。他竟微笑了。

可是他的這種自慰的念頭立即被打破了，此時他突然聽到有人叫「金珍」的名字。他真的傻了。金珍是他同村的一個女孩，長長的頭髮就欠小眼睛大嘴，但他是喜歡她的。此際他跟她同在一架車子上，她舒舒服服的坐在位子上而他自己一個人呆在車斗裏，天呀天，他以後怎敢再拿着他在報紙上所刊出來的文章給她看呢？天哪，他是個死去的人了，甚麼都是黑暗甚麼都沒有了，難堪侮辱都已成爲過去了，原來他還是周進財，原來他還是有着一頭不美麗的頭髮肥胖的身材小眼睛大鼻子的周進財。呵呵呵！他不禁苦笑得出來，他的家門在望了，那兒有他欺負的妹妹金香六香，那兒有他父母兄妹，那兒有他所編織的夢，那兒還有他以爲他飛了，他飛得很高很高了，誰知道在此夜他竟察自己根本沒有翅膀根本沒有飛，他根本不是甚麼志氣遠大，待人彬彬有禮的志禮啊，他根本就是周進財，周進財。呵呵呵！周進財周進財，他竟笑出了眼淚來，他竟痛苦的笑出眼淚來了。呵呵呵！車子停了，他要爬出車斗，他要數二塊錢，他要摸着黑跑那段小路，呵！周進財周進財，你的名字根本就是周進財，你穿得那麼漂亮又怎樣？呵，跨車斗摸黑路歸家的周進財。他一遍又一遍唸着自己的名字，咳！這今年這今年這今年！是甚麼年？

## 冰點的散文

### 營火是不滅的亮光

自命是飛鳥，四處流浪，飄過海洋，掠過群綠，哼着心歌，翱翔、奔馳、尋覓間歇旅程，都是生命清瑩的甘露，內心深處，不時激盪喜悅的迴響。那天我仿着太陽的步伐，乘着朵朵的流雲，隨着那顆新綠的芽子，悄悄來到，殷殷企盼的濛濛野營區。

郊外有野，野外有林，風盪林表的時候，山鳥以種種呢喃引住我們，走過百草千花，迎向溪邊，搭妥營帳時想抓住滿掌的陽光，掛向彼此的笑靨。淡淡的花香依着春風拂舞着額前的幾絡髮絲，遙望那山深沉的陷入冥想的世界，偃着山的溪流不也含蓋溫柔多了麼？踏宜人的一季，靜立水湄，我的思想在流浪，思想背着一隻吉他，追尋流水的蹤，掬一把水，將臉譜洗卻一個單元的過去式，撩起長褲，追逐落葉，欲撈個美麗的漣漪，認真的捕捉純真的情愫，如此之姿不管駐足在怎樣天空之下，我會記得這些沁心的往事。

三月是月光霧雨的季節，風映在粼粼的水面，凌渡而來，竟把一臉微吐的月光灑成一地的沙，星光盪在細細柔柔的波紋裏。鄉野的初春早晚總有幾分涼意，傍着淺淺河灣，竹林深了。只有我們心中的營火永不吹熄，營火是亙古不滅的亮光，一如我們齊唱的歌聲衝在洶洶流水中，這是吉他輕彈的夜晚，有人促膝談到天亮，笑語跳躍。濛濛清晨靜謐扣人，我蹣跚

獨行，把深深的腳印在綿長河岸的沙石上，走向恒古，走向洪荒，走向古老的國度。不知何時已飄起霏霏細雨，默默走在雨中，晨曦淋着毛毛細雨是一種灑脫，一種喜悅，一種五十年後很美的回憶，人生應該如此，活得詩意又痛快些，不是麼？

一縷輕煙便是一朵沉思，一棵盆景可以創造一個世界，而如今另一種感覺浮現自心頭，那山城垂死的回憶已逝，昨夜歌聲已逝，摘星夜語已逝，逝去的何止如斯？琴聲嗚咽着那曲千古不變的調子，沁心的事竟真的成爲往事了。時間在我低語中輕輕滑過，如同流浪的雲彩追逐飄逝的生命般，數不清杜鵑花在風中開落多少個春天，我只記取其中一季，本組組員同心協力之舉，令我懷念，聚了，散了，像一個欣然的音符揚起於多交奏的詠嘆詞，如若生命是一則故事，我寧願好而不願長。斜雨落在深深玄思道上，灑着歸人，此刻我們要告別了，縱然月光流渡幾番風花、霜雪，林花謝後幾度春紅，重逢時願濛濛谷之營的朋友，彼此豐采依舊，一如往昔。

### 給那位寫詩的朋友

我知道你這時一定又從星光中爬起來，沾着血液寫詩。噢，詩人，我知道你那種善於破殼的個性。你說你要寫詩，你要用最憤怒的筆尖寫出最沙啞的聲音，因爲至少你身上一條瀟灑的動脈還沒死。

很多人激賞你的詩，卻從未想到你詩中那些痛苦的平仄。

今夜的風聲高過所有的鳥叫。

風聲裏的你一定更雅了。你天生屬於詩。有時遠遠望去，你的坐姿簡直就是一首詩。你的眼睛很哲學。我想海一定在你的眼裏藍過，天空一定在你的眼裏晴朗過。

你的詩一向很風聲很水聲。這麼自然的詩自然得令我顫抖，一種沙啞的顫抖，感動的顫抖。當窗外的風聲止了之後，你的水聲卻在我心中清脆地響起。

你的血液太年輕了，很不容易被社會的塵埃凍結成冰，如果我栽一片楓林的話，一定會先送給你。你永遠紅着一種自己的紅，紅得令所有的楓葉都害羞。

彎彎的下弦月從第一個枝頭爬上第二個枝頭。  
你也許又沾着月光寫詩了。

### 知己

街道上，深深的北風吹翻我的上衣領。我把頭埋在大衣裏。冷意一路伴着我。

我的心下雪了。

有一串熟悉的腳印從我心上的雪踩過去，踩過去。雪，晴了。那些腳印在我濛濛的心中踏出了粗獷的充實感。

那是腳印，一個多年不見的知己之腳印。

有甚麼勝過這樣的知己呢？他聽得到我心上花開和草枯的聲音。

### 哲學的朋友

星星的眼睛不知被誰點亮，夜已經來了。

從星斗與星斗間，你的聲音像花瓣一樣落下來。你活在自己的城裏，一個哲學的城，理性的城。

你努力把時間搓成一條路，一條從你額頭通向不朽的路。哲學把你雕成一片岩石。你活在自己的堅硬裏。

透過塵埃，你看到自己的盛開，以及凋落。你企圖用自己的額頭去撞開冷冷的歷史。

你栽種自己的理性，收割自己的哲學。你的心房永遠在零下的清醒裏。

當風撥後，雨蝕後，你卻仍然固守在自己的土壤上，且不斷深入。

那麼，你也飲一杯我自己釀的哲學吧，朋友。

### 鄉愁

星光繼續西斜。風中吹着清脆的鄉愁。

一張張少年時代熟悉的臉堆滿個眼睛。還清楚記得某一臉曾經笑過，某一張臉曾經哭過。啊，都是一張張可愛的臉。

這些年輕的浮萍都飄向異鄉了。

那時我完全不懂甚麼哲學不哲學。那是一段屬於鴿子的季節，屬於星斗的年齡。放學幾人都往後山跑。沿着一條小山路，穿過一片針縱林，涉過一山草煙，然後在紅着的臉上拭汗，品味西落的夕陽。

故鄉，煙一般的少年。

或者騎着單車在故鄉的平原上，去追趕次日日出。或者仰着臉眺望平原邊那一旅無際嶺的脈。有時臥着，聽一條山泉的聲音。有時在原野上聽一首水歌，啊，或者和那些吐蕊的山桂花站在一起，望着遠遠一株受傷的紅杉。紅杉，哎，因為有太醒目的紅色而受傷的紅杉。

故鄉，故鄉。

啊，霧一般的少年。

有時在幾株杉下眺望校後一個起霧的小湖，也許辯論，但從不憤怒。尤其和你，常常你一句話把我轟成廢墟，我一句話把你炸成碎片。越是曾經激辯過的兩片唇，越是令我拼命懷念。

哎，身上有兩片永遠傾向友情的耳朵。

想起學校，眼睛裏突然飄滿櫻花的落瓣。那是中部小城裏一個滿開鳳凰木的中學。

已經很多年沒有過故鄉的新年了。故鄉的壓歲夜意逐漸陌生起來。我曾在那極涼涼的季候裏爬山。

Kelang Hill 霧中那幾哩的星斗，正慢慢從我的心房開起……

## 旅行

跋涉異國才感受祖國的真純。

如雲的腳步作客越遠，故鄉的懷念就如雨點由細而粗逐漸強烈的敲在心上，我竟激動得忍不住抱緊異國的欄杆痛哭一場。故鄉的感情是如此壓迫着漂泊的心房。

離開生長的地方，竟然發現自己竟如失向的蜂鳥，無根的感覺頃刻如潮似的湧來。失去故鄉的滋養才知道自己的生命這麼脆弱。

但，我一定要從天涯海角成熟着歸去。

## 沙漠

如果駱駝是沙漠之舟，仙人掌必定是沙漠的百合，而奔揚的風沙正如海中朵朵的浪花。

一群映照日落日的商隊正慢慢消失於遠方地平線。沙漠永如一首沉寂的牧歌，駝鈴便是它的歌詞。駝鳥枯乾的腳印，使我們飢渴着高山的泉水，盼望着潺潺雪景。

沙漠常做着多雨的夢。

## 森林

森林從晨鳥的聒噪中醒來。我再去造訪那株想企及雲層的紅杉，更去叩醒那珍藏松酒的樵夫。

松針想學鴿子飛翔；野菊花側着頭在想，有一天它會長得和紅檜木一樣高。我應該做個獵人，在森林裏留下我的足痕。

山楂花正在吐蕊，過境的燕子即將啓程南飛。

是我吹響生命之笛的時候了。

## 港口

海港總是在迎接異鄉之客。

歸航的霧舟載滿白鴿。殘星一直想掉落桅船，帶傷痕的月也企盼在這小港裏休憩，而海鷗只關心着漲潮與退潮。

霧的腳步輕輕。水鳥正熟睡，泊船剛下錨，我急於把小港的夜霧夾入日記。

星夜下的航路是靜寂的。

明晨，朝曦將照出風向。笛鳴時，有人又將遠行。

## 島嶼

島嶼是海中不動的浪花。暴風雨常在這裏停歇，奔雲也愛在這裏捲湧。

島嶼永非航程的終點，汨汨的潮聲是它唯一的知己，甚至倦鳥也不願以它作歸宿。它只在浪潮的沖刷與撞擊中掙扎。

島嶼是陸地失落的孩子。它會想旅行，但腳步太重，只好企盼着帆船來這裏聚成港口。潮聲漸高，島嶼只在海中靜靜的聽雨。

### 愛情

會想摘天上的每一顆星星給你。只渴求在黑暗中為你執燈，你沉悶時給你一個晴朗的天空。我的感情本是你夏之雪，冬之火。讓你的生命因有我的感情而如詩。

永不要說：「我愛你！」愛，只能在心裏，一經嘴唇吐出，它的純度便要減低。從眉睫、眸光、嘴角裏，我們會品味愛的熱流。

正想交給我我全部的感情，命運卻使我一再遠遠的流浪。

殷建波

## 愛情

靜靜望着車子開走

雨下着，最純淨的聲音

褪落塵世萬物的繁華

天地惟在此慟絕人寰的時刻

稍稍彌合萬古哀情

如水墨裏相擁而絕的愛侶

失去了清晰的線條，竟是

風雨淒迷中一朵

飄零墜地的雲霓

梅淑貞

# M的告別

（等待在長夜盡頭的會是甚麼呢

寶寶

會不會又是滴不盡的更漏？）

他們曾在一座破敗的城裏

激情而冷漠地

相競玩着情人唯一的遊戲

而後在公館巷口的小食店

觀賞連續劇

埋頭共喫一碗牛肉麵

黑暗中他擦亮火柴燃煙

那一把小火焰

照亮了他二人額上的荒涼

她以為或許只有激情

才有足夠的力量

匹敵這恒古不絕的天與地

而黑夜盡頭必是天亮

再寂家的更漏也會挨明

如果世界沒有在黎明前滅毀

（請原諒我的眼淚與柔情

那是我人間

碩果僅存的事業）

Fare - thee - well

# 這麼一種說法

金屬電梯的暈黃燈泡是掛着升起日月  
一對男女從工廠煙囪後的陰影走進來

他們呼吸都將冰結的氣溫  
僵硬的臉龐如凝滯的水面  
找不出絲毫工作忙碌後的倦意  
或許纏綿後的滿足笑意  
沒有激烈罵架後的憤慨  
沒有遭遇革命變故的激動  
他們一句話也沒說

甚至連某些痛苦也不哼一聲  
偶爾冷凜地顫抖  
身軀蒙上一層層淺黃色皮膜  
眼睛，眼睛  
連最起碼的樹木或草青都看不清楚

他們牽手走出電梯

其實梯口站着一個涕淚滿臉的幼稚男孩  
天真堅持要哥哥學泥鰍游出  
要姐姐學蝴蝶與棉花的雲飄出  
要爸爸學草原上的風箏飛出  
要媽媽學古廟前的流螢點燈照亮一路  
（孩子的哭鬧與電梯的上升是無相關連的問題  
例如天冷與冰櫃構造的關係  
例如煥發小樹的成長與塑膠花製作的關係  
例如木葉蝶與電動玩具的關係  
他們委實沒甚麼好說  
大家都漸習慣這麼一種說法）

有人羣再從煙囪後的陰影湧進電梯裏  
很少人走得出來

# 她對我媽然微笑

——獻給我最尊敬的父親以及我關愛的美湘表妹

父親老態龍鍾

頷下又飄拂着白雪了：

他拄杖瞻望

啊，牛山濯濯

好像在象徵甚麼——

是上半生的飄零嗎？

就說風高物燥啦

自焚或不自焚的

總要化為塵土的

父親喜以煙雲自供

寫大字是鐵劃銀鈎的

父親伸眉的拈頰是不假思索的

以如椽大筆畫伽藍

命筆勾勒出污泥而不染的青蓮

筆走龍蛇，一劃的趨如是四十年的歲月

以工筆彩繪

他納須彌於芥子之間

父親畫畫

他也常描繪大肚肺的笑彌勒

鏤月裁雲的手

鈎勒不成的莫不是無常的人生

鐵硯啊恐怕都要磨穿了……唉，你呀——

你呀，你呀，你落落寡歡的似大地之父的

您或如從廢墟中冉冉昇起的月亮以悲傷的榮耀籠罩着大地

像吹響笳子悲涼的調子滑過泱泱的表面事物

反映在我們心中之耳的輕微的振率中

啊，於是您像鏡子一樣光明地殷鑑着

你諦聽一片騰騰泱泱的鐘聲在翻風的薄暮中悠悠緩緩地流來……

我的心象會有片刻的寧謐或肅穆

或者已不是甚麼秘密了

一如最初的花蕾必然緊裹着的世界裏面蘊釀着的慾望

或許，對於我已不是甚麼秘密了

啊，那閉關自守的熱情——

一切思想的發軔以及生命的重建

我的父啊

您無須再指陳詭譎的風雲投下給世間的悠遠的意義了

亦不須教我師法自然以沖淡自己了

是的，一如在遺失的年代的憂傷中我已自然的窺見——

一如在遺失的年代的絕望中，我的父啊  
偶爾我的心也會有片刻的寧靜或肅穆之情

我的父啊

其實我也沒有絲毫的改變，我性如一切水

譬如，我仍舊喜歡昂看一團璀璨着耀目之金輝在萬里晴空顛簸不破的旋轉，旋轉  
任它因循不息的是這般的流麗與否以其凜然韌性使我聳然動容一如你的  
不同者，在於你的胸懷當爆燃了洶湧然的烈焰以其遽生肘中的惶促

但同樣是我們多麼想擁抱着這古老又年青的世界，永遠，永恒的  
就好像我們擁抱過的不知道歲月之一棵橄欖樹相峙的快樂與悲哀

終於你將會說「是的」

我沒有過絲毫的改變，我心如一切淨水

那麼，請你洗耳恭聽

今天我將開放自己如金剛不壞身的水閘之門……已提昇

我是的，我沒有絲毫的改變，我心如一切火，無垢亦無淨

凡事之於我或一切變故所加諸的痛苦，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呢？

啊，也許這只是火的勢態罷了，一如雲絮善變，週而復始

也永遠不知疲倦，千變萬化，是謂之假相，是謂之真象

那麼請你凝神傾聽，你這落落寡歡的似大地之父

我將傾瀉生命中所有的熱情以及五行生剋的現象

但是你可要牢牢地記住：我的開場白

可是你蒼鬱的眼神中滿溢了溫暖及憫忱的一脈細水長流而不自覺嗎？

當故事從一個我們心愛的少女開始而不能娓娓道來

當她親手栽種的玫瑰花深深的紮根在泥土裏吮取大地的養料

我紮根在為綠葉所映襯的一小穗火燄之中而接受了一項榮譽

父啊，或者你欲以彤管揚芬……啊！

或者不，只是你性靈中所有的佛寶讚無蒙

以及在你所畫的眉間玉豪光燦爛

可是照亮了六道昏朦嗎？

噢，豐厚的嘴唇囁囁你想說些甚麼呢？

是否爲了我是那長時徘徊在一排竹籬邊威儀反反之雨露呢

那麼，你應該知道我是偉大的情種而執拗的

我也是發自這一系列柵籬的一片早雷而又靜極了

當然也曾佇於黯然失色蒺藜之籬邊而看澈了幽冥以及風雲炎涼

這樣在流逝的時光裏我早已有似你一般厚繭沉沉底巨靈掌

如今再來記取運動之指可亦會撥亮了伊的冰肌玉骨的雙頰，原來如此

我的父啊……！

當我的手在伊的一握酥胸置下了人間，這世界才有了悲歡離合

是在我即將崩潰的肉體裏非形象浴火的長生鳥非一片霞影……所能比擬的、替代的

真理的心與短暫的霞靄永遠是對立的

我的心是真理，一片光明

我的心囊括多元性的愛以爲普愛，以及性愛猶之一元性的金屬

猶之一元性的金屬而超越了一元性的

彰厥有常，我的錚錚礦質在呼呼呼呼現實的爐火中湧現出殊勝鏗鏘的真色

性情中鷗之巨翼有常的拍擊在世界的天空下，無所滯，無所住

晝日中性的無極平原，舒舒的，蓬蓬的，放一片大光明藏

我們的心有自成系統的耳朵，卻讓我們以心印心

況且笑容可掬是真的，爲甚麼你總不能置信？



你卻以為我是一片隱忍的旱雷嗎！  
望着你戚然動容的臉龐，我只好說——

且住，老調重彈的話語

我似耳廓熟悉一片片詭秘的奔雲以及在動盪局勢中所醞釀

霹靂之一片愆懲之音的崩圮

那些似在日常生活中熟稔的音容

你看或聽，我信手拈來的那些皆成妙諦的十四行體

甚至是在霧塵上的不曾有似梨花帶雨的少女

很早以前已經預示了我，啊，生命，生命

耳語似的

她說，你聽見落日的召喚嗎？

從海上吹來的貿易風這一陣如此粗重如抽噎風箱時活竈粗嘎的聲息

默默地馱載着生活的重荷的，也是熱愛生活的

這些都不是你該頌讚的嗎？這些弓背驚黑腿肌責動的苦力，她如此說

父啊，誰說我是超越了規範的詩人尚且堅持着呢

其實我是愨實的愛嚼諫果的年青人

而且默默地從咬噬中悟出了真理

似愛所給予的啓示

啊，你會知道我的愛情如急管繁弦似的熱烈及美麗

我的愛情確如急管繁弦似的高潮及美麗

亦如彩虹似的遽現了，哼，又迅失了

（我會經，啊……）

現在，我豁然開放如一個寂寞的峽谷

爲了死之蒞臨，爲伊，沉淪的靈魂合該超昇

可是，當我昇起如一片愛哭泣的雲絮如果你知道

請不要爲我流下你男性的一泡淚水呀

我是不會永遠的墜落下去的，如一座分崩離析的山嶽

我性如一切水

更何況我是那麼的熱愛光明！

那時，是那初始的少女

與我偶然地交換了一個隱秘的眼神而使虛空中突然誕生了一個

意志的種子

如果你允許我藉着語言的應用以演繹我心象諸種之作業

開門見山的第一句話則我將質詢的僅是那無形的權威航航

但從虛虛實實的似是而非的迷惑中你所發出一隻小舟將永遠抵達不到彼岸

洶湧的怒濤是否代表了我的聲音

不斷的質詰：爲甚麼她總歸像是夢的靈感

我說，恐怕已轉輪了

瓜熟蒂落的一剎那——

我的情人喲！

我諒你必會衝口出石破天驚的第一聲

想着，我的血肉已不知落在誰家……

我的父啊！

想彼時她居然還是一派樂天的

快樂得彷彿忘記了沉疴以及瞬息的隕星

所以我說伊就是一片璀璨底流雲

足履處處的笑語解人之蒲公英

陽光在嗚咽的小溪畔

在那裏我會偷彈了幾滴淚水  
只有鵝卵石在陽光水色的拍擊下悄然地做着圓滑的夢  
我們知道

就在一衣帶水的兇險叢林裏  
蓬生蒿中不扶自直，你就說過

所以有人超然物外

所以有人坐困愁城

有女如茶，喜歡以絮提人

那時，我沉憫地思想

諒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  
亦不過如此

卻當四周迴蕩着……是一聲聲的悠遠似的綠意盎然

我正屏營於命運的惡魔負一隅之虎視眈眈

在笑聲中載浮載沉的，如一片荏苒

是誰呢？——啊，是我！

聽着，聽着！

從春色無邊的那座峰巔摔下摔得粉身碎骨！

偶爾地即在寒流中砥柱中流的肺肺喬木

輕輕地，搖落了一片憂傷的黃葉

於是自五色重輪中我也會悠悠地醒來了

說妳是脆弱的梅花，別凌傲風霜的

我們回去吧，小白花——

在融融的火光中，我將擁抱着妳

而我們會像烈火熊熊燃燒着一樣地擁抱與接吻

我們倏似投入了一個綿亘無垠的宇宙

妳瞬間倒教我變成了渺小的星子

就是了……！

你這麼肫肫其仁的少女啊——

妳的秀髮輕輕悄悄地瀉下如一片光澤的軟網

烏木梳子委之於地

只是一剎那時間彷彿凝住了

我真願是羽族的一隻當此萬劫歷盡的茶然

振翎翼之裔裔去摩空，而咻咻有聲

因為我亟盼溶化爲那一片蒼天

昇高，昇高………

我寧願化爲一片浩浩的青天

在普天同慶的節日裏且讓許多人心悸地聽聞，嘿！嘿！

我是殺氣騰騰的來自天外的一聲叱喝

迅疾地，我劈空而來，雷霆……！而如響斯應的

爲一朵曇花灑下萬鈞之淚

是的，

自我蒙騙以妳或是輕輕地閉眼睡着了，更不驚着一芥微塵了

永遠，永遠地，少女啊，你是一座蘊藏富饒的大陸棚

妳是一枝海棠之春睡，如此安詳

我要謳歌妳姣美如澄澈的大空以及萬里無雲的沉靜

生命，如是燦放的繁花之灼灼逼人！

去，去向了歸宿，我是屬於軀殼的，

但，這是生命的再生，我作如是想

再來的，這就是一塊福壽無疆的樂土……似固若金湯古城堡之座落在感覺的輝煌裏  
因是無可按圖索驥的

它所以如神龍之見首不見尾

若我作如是觀，彷彿在子夜裏聽見的——如門之砰然關閉  
我如是觀，我就是包孕無窮盡的時間，宇宙動力最具體的顯現  
我是過去與現在

我諸知識，是自然地作為銜接間距的一座橋樑

是哨！我的心，曾經是一塊沼澤地帶而被墾拓的  
果然，是你善良的靈魂具有永生的氣質嗎？

唉，只是你安祥的睡着了，我想

於是在你的旁邊栽種了一枝遒勁的素馨花樹

但願有一天夜鶯將翩然蒞止在長大的枝柯上為你吟唱綿綿亘亘的美籟

吟唱着我之如無花果樹的永恒戀歌而真理將不會感到寂寞了

少女啊，你就是廣深的取之不竭的大陸棚

我會常常坐在一塊墓碑的前面輕輕地彈奏着豎琴

不似八音磬演奏唯如葉子輕擊的溫柔

不若往日的急躁但如大海之奔赴眼底

我愛你，永遠，永遠……

父啊，凡魂魄之所趨所附者，我就是了

我就是一切，使無情以為有情，然後示你……斯者物我，是無有，無無有

即使山嶂在夢裏哭破了山魘的耳膜，伊也不能

陪我悠悠游游的走到山谷裏去採擷百花

從此寂寞的山谷裏或有旱雷橫眉過

赤心非心，竟是一顆疾飛墜落的殞石  
你想，會沒有空谷迴音以及過眼雲煙嗎？  
但有誰知道呢——

那寂寞地謝了的狂華？

啊，我哆嗦的心欲祈求一點亮光的溫暖

我那源泉萬斛的心欲祈求一點雨露的滋潤

來吧，來吧，不管是勢如萬馬奔騰的狂風驟雨

請洗淨我渾身緊粘的淄塵

我知道，有一種霧

濕濡濡，那時將湧出我們亢奮的胸膛

而我的心或將抽搐至死，如啼血的

杜娟……！

所以有霧將流落在一個遼落的村墟裏

以及一個剛流行的傳說，當霧起時

彷彿泰山一照面就撞疼了誰人稀疏的眉峰

彷彿我鵝毛似的瘦軀將隨旋風疾轉且消失無踪

宛若隨着凜凜寒風僭越的白瘴將雷厲風行

或人說，以聲音象徵痛苦的

你再來一次山崩地裂的吶喊吧！

擴散風雲底形象的您，赫赫然來吧

來孤注一擲你奔雷的亮光

我如是說

彷彿那一層悶悶的沉雷就燥熱地揉入了我底悴落的眼皮裏  
疾如煉髮的，啊，遽然擊潰了眼上所駐紮着善變的煙雲了  
以及那些雲絮下的冰山亦逐漸地溶化了

在未來時空裏所包孕之亦或如一芥微塵的蟄伏  
在眼皮下跋扈的要揮落似玻璃的——是流質的鬼魂……才肯寧貼  
我啊，呻吟的心房  
恒常祈求一星之火的溫暖

我真想放聲大哭  
我要像八爪魚一樣殘酷和熱情  
緊緊地擁抱着一棵繽紛的相思樹  
我要恣情地傾吐一生的飄渺，抑郁，一如決口的堤防  
但這是最後一次的瘋狂而賦予以自由的意義  
因為我沒有絲毫的改變  
我性如一切水

我知道  
雖然素馨花又緩緩地飄落了  
那膚色靡曼的少女卻不再哭泣了  
為甚麼還是這般的傳統  
髮挽烏雲

蛻變之雲淋漓瀉瀉地踐踏  
我們底身體，一掛一掛，我說  
乾早呀，即將淒淒切切地帶過了  
而乃誰殺死鎮上唯一的白鴿？她問  
心頭蒙上時間的陰晴！  
但我只是一笑置之

爲了它實在是芝蔴小事  
而我似乎已勘破了  
雨過天晴的道理

當然我知道真像  
她會企圖自殺  
如今穿着褪色的花布裳  
她對我嫣然微笑

——一九七九年七月三日

## 中國的戲台與宮廷

洪武御構欄考

研究中國第一種成熟的戲劇類型——雜劇——的學者，面對着豐富的資料：三十種元刊本以及比這數字多好幾倍的晚明刊本。時常，我們擁有同一作品的好幾種不同的版本。關於這些劇本的作者，有系統但扼要的資料可以在若干當時或僅稍晚的目錄中找到。雖然雜劇在十三世紀的下半葉達致完全的成熟，它仍然盛行於整個十四世紀，儘管朝代已經從元（一二八〇——一三六八）改爲明（一三六八——一六四四）。許多元代作者活到明代，而且不少新劇作家在明代建立之後才崛起。至於大部份無名氏的劇本，我們不能毫無疑問的把它們歸爲元或明代作品。雜劇要在進入十五世紀之後才喪失活力——雖然周憲王朱有燉（一三七九——一四三九）仍然承繼雜劇傳統，而且產量頗可觀①。作爲戲台上主要類型的雜劇，絕不只侷限於單單元代那一世紀，而是延綿其勢力兩個世紀，大約從一二五〇年到一四五〇年。

不過，一旦我們不只興趣於對這些作品作語言或文學上的研究，而開始詢問這些劇本是如何上演，由誰搬演，以及在何處演出時，我們就面對一個事實，那就是說我們沒有那麼豐富的資料來回答這些問題。最常用來闡明這些事情的資料是：夏庭芝（生於一三一六年前後——死於一三六八年以後）的《青樓集》（這是作者一生見過的名妓的小傳集，作者有時指出她

們「善雜劇」②）；若干年代不一的散曲，其中杜仁傑的「莊家不識構欄」當爲最早且最爲人所知者③；小說水滸傳的某些回④；以及二種無名氏劇本：雜劇藍采和及南戲官門子弟錯立身，兩者皆以戲班爲背景，描寫伶人生涯⑤。在某種程度上，這些資料由當時著作⑥中所零星提及的一些事情以及若干近代出土之文物⑦所補充。朱有燉那些寫伶人生涯的劇本，諸如《復落娼》、《香囊怨》⑧，很少爲人引用，很可能是因爲這些劇作的本子頗不易得，同時也因爲在雜劇研究方面，一向就有一種傾向，侷限於着重元代的劇作、作者及資料。不過，關於元代劇場活動最常爲人引用的資料，其中有些無法證明是毫無疑問的純指元代的情況。水滸傳以及無名氏劇作藍采和與錯立身中的描述，可能以十四世紀前半葉也可能以後半葉的情況爲本，同時它們跟朱有燉劇作中的描述，並沒有明顯矛盾之處。跟雜劇本子的產生情形一樣，我們可以安心的假設，劇場習俗的傳統也是延綿不斷的，從十三世紀中直到十五世紀初⑨。

從這些涉及劇場活動組織的作品所獲取的資料，由於已經一再爲人所述⑩，這裏我打算只作一個簡單的概略描述，爲我們討論明初劇場習俗的一些創舉（本文的主題），提供背景說明。就實際目的而言，我們最好把鄉村和都市中的情況，分開來討論。在整個十四世紀，中國大部份城鎮似乎都有一個固定劇場，那往往是頗寬敞的建築，兼營茶樓酒肆之業。甚至村莊也往往有固定戲台。臨時戲台可在任何地方搭建，通常是在遇到某種地方節慶的時候。大部份戲班很可能是小規模的家庭戲班，巡迴在各地的節慶中演出，而有時則在某一城中固定劇場演出較長的一段時間。在那裏他們就成爲一整天的各式各樣的娛樂的一部份。這些戲班的成名，往往大大依賴於一位傑出演員（不管是男角或女角）的吸引力。較大的城鎮也有固定的男女演員人口。這些優伶及其男伴，也在自己家裏表演招待訪客。巡迴藝人和在地的演員，兩者都可能被邀到茶肆酒樓或私府去表演他們的戲目。巡迴和在地的男女演員都屬樂戶，有着特殊（而且低下）的法律地位。他們似乎可以免負擔一般的稅捐和勞役，但是，即使他們已預定要在某劇場登場，也隨時可被地方官召到他們的宴會上演出（「喚官身」）。戲班備有大批院本滑稽戲與雜劇的傳統戲目。若要新的劇本，他們可求之於「書會」。這是編撰劇本等俗文學類型的「才人」的組織，許多城鎮皆有這種組織。

我從未聽人提起，元朝的富戶擁有私人戲班之說。明朝建立之後，許多王府維持他們自

己的私人戲班<sup>⑩</sup>。朱權（一三七八——一四四八）和朱有燾（一三七九——一四三九）很可能撰作劇本供自己的私人戲班上演<sup>⑪</sup>。元代作家的劇本，一般上所需的演員很少，繁雜的要求也少，而朱權及朱有燾的劇本卻往往需要幾十位演員和相當的排場，這使得這些劇本不可能由「青樓」或小型的「衝州撞府」戲班演出。

京城裏的情況又不同，因為有宮廷及其附隨官員的存在。這意味着藝人與贊助者、作者與劇場的大集中，同時也意味着宮廷要採取特別的措施，緊密管制京城男女演員，以確保宮廷本身的娛樂。在元代，京城樂工為教坊司轄管。教坊司的歷史可追溯到唐代<sup>⑫</sup>。我所見到的所有元雜劇研究，對於教坊司在元代的組織與功能，都很少提及。教坊司的首長教坊使，在元代是個演員，並且享有相當高的官階。這一點，在元代末年經常引起儒家官吏的嚴厲批評<sup>⑬</sup>。從青樓集看來，隸屬於教坊司的京城男女演員，住在宮外，並且可以接待顧客。我想，他們也在京中的公共劇場演出，而只有在遇到特別場合時才應召到宮廷演出，事先有恰當的準備。如果真是如此，那麼元代跟隨的是南宋（一一二七——一二七三）大部份時候盛行的習俗。劇本在大都及上都御前演出。水滸全傳中所描寫的一場御筵，可能指元代，但所演出的雜劇篇名，也許是指明代的情況<sup>⑭</sup>。顯然的，元代宮廷並沒有包含一個永久性的戲台。同時也沒有任何跡象顯示教坊司在宮廷外開設一個開放給公眾的劇場。洪武年間（一三六八——一三九八）的情形卻是如此，這即是本文所要說明的。

洪武年間的明代政府，採取一種嚴厲管制京城樂戶的政策。蒙古人統治了一個世紀之後，明代政府為了「重新漢化」中國，於是以太代作範本，例如，教坊司<sup>⑮</sup>官員的官名，以及在南京設立的十六座官營酒樓，以歌女娛樂官宦，招徠生意，都是明顯的證明<sup>⑯</sup>。

明成祖遷都北京之後，這些酒樓便廢而不用。仍然留在南京的教坊司，重新設立於北京，並且在整個明朝期間繼續負起它的任務，在某些特定場合為宮廷提供音樂與戲劇表演。在這點，教坊司和鐘鼓司（又稱「御戲監」）相對應。教坊司隸屬禮部，係外廷，而鐘鼓司係內府衙門。鐘鼓司於洪武二十八年（一二九〇）置，為宦官二十四衙門之一，掌管出朝鐘鼓及宮中陸座承應<sup>⑰</sup>。我們目前所能見到的絕大多數雜劇本子，是直接或間接通過這個衙門流傳下來。它在明代末年仍然上演雜劇。

除了十六座酒樓外，洪武年間也設立富樂院。迄今為止，論及富樂院的學者，一般上說它是官營妓院<sup>⑱</sup>。但富樂院有更大的作用：它是個大院，收容隸屬於教坊司的男女演員，同時它跟一座或多座教坊司轄管的劇場有密切關係。這些劇場開放給至少某些階層的公眾。

劉辰的國初事蹟<sup>⑲</sup>談到富樂院。他的小記如下：

太祖（洪武帝）立富樂院於乾道橋。男子令戴綠巾，腰繫紅搭，膊足穿帶毛豬皮靴。不許街道中走，止於道邊左右行。或令作匠穿甲。妓婦戴皂冠，身穿皂褶子，出入不許穿華麗衣服。專令禮房吏王迪管領；此人熟知音律，又能作樂府。禁文武官及舍人<sup>⑳</sup>不許入院，止容商賈出入院內。夜半忽遺漏火，延燒脫歡大夫<sup>㉑</sup>衙。係寄收一應贓物在內。太祖大怒。庫官及院內男人婦人處於重罪，復移武定橋<sup>㉒</sup>等處。太祖又為各處將官妓飲生事，盡起赴京入院。

假使富樂院只是一座青樓，那麼這段描述就頗為奇怪了。住在院裏的人，「男人婦人」都有。他們的衣飾規定，跟明會典所列的男女樂工服飾的規定，大體上相同，如果我們考慮到這些規定在洪武年間曾多次修訂的話<sup>㉓</sup>。因此，我們可以安心的假定：富樂院即教坊司男女樂工的居處。富樂院的第一位管領人王迪，我們對他別無所知，但在劉辰的筆墨形容下，他顯然是個有能力監督劇本正確演出而且在必要時可提供新劇本的人。

一三五五年的洪武京城圖志，提供進一步的資料。這是一份當時南京城內官府建築物的名單，附有地圖。它在官營驛館名單末，養濟院之後，提及富樂院。不過，它提到不只一座富樂院，而是兩座。第一座說是位於武定橋東南（頁56a），這無疑即是劉辰所描述的那一座。另一座說是位於東街，在最南的城門聚寶門外（頁56b）。或許這一座是附屬院，由於太祖急欲解決各處將官妓飲生事之問題而建造，正如劉辰在最後幾行中所述。洪武京城圖志在緊接着富樂院之後，也提及兩座「構欄」。這兩座構欄在洪武京城圖志中被提到，即意味着它們是由官府所管理的。第一座構欄說是位於武定橋東（頁56b），因此它頗接近第一座富樂院。另一座構欄位於城西南部，會同橋南。這兩座構欄的建造可能是因為京城中男女樂

工數量急增之故，但在其他地方，我們也找到提及兩座構欄的資料（參閱註⑳及㉑），那可能是想以兩座構欄之間的競爭，來導致更高的水準和吸引更多的觀眾⑳。

湯式的長篇散曲「新建構欄教坊求贊」⑳，咏贊此兩座構欄其中一座的營造。此曲太長，在此不便全引；而且，它的內容正如所料大部份是頗無資料價值的比喻。譬如，我發現不能斷定此曲究竟是在寫那一座構欄：「五煞」中構欄所在的那段描寫——「門對着李太白寫新詩鳳凰千尺台。地繞着張麗華洗殘粧胭脂⑳」一派水。敵南軒看不盡白雲掩映鍾山翠」——由於詩意曖昧，可同樣適用於那兩座構欄。不過，「七煞」中寫營造過程時顯明的提到「風火牆」的「壘砌得疾」，似乎暗示這座新構欄是在大火之後重建的。因此，這很可能是指武定橋邊的那座構欄；它很可能跟焚毀的富樂院移到武定橋附近場地的同時建造。「三煞」形容這座構欄「豁達似綵霞觀金碧粧，氣慨似紫雲樓珠翠圍」。「二煞」刻劃各種男女伶人的演出（「捷劇每善滑稽能戲設；引戲每叶宮商解禮儀……」）。從此段角色類型的描述，明顯的有院本及雜劇的表演。下一段「一煞」寫各式各樣的觀眾：「王孫每」、「剛」、「跳龍門」的「郎君」、「扎譚的」及「粧孤的」。這一段對觀眾所作的分類，沒有提及被禁涉足富樂院的文武官。這讓我們得以假設富樂院跟構欄有密切關係，此關係也為其他資料所提示：即富樂院收容那些在構欄表演的伶人；兩個機關都由同個教坊司管領。

湯式在「新建構欄教坊求贊」末，說它「名揚北冀、聲播南陲」。從它後來數世紀被人遺忘的情形看來，這或許似乎是個過份誇張的說法，但儘管流存下來的資料稀少，這座構欄在十四世紀後半葉必然是個知名的機關。十六世紀的南宋志傳的十三、十四及十五回，曾提及這座「御構欄」。熊大木的這本小說，是將五代史平話及另一本寫宋太祖的作品拼湊而成（可能即趙匡胤飛龍記，此書在朴通事諺解中提及，因此在十五世紀初之前已存在㉒）。由於那段寫到御構欄的文字，是在南宋志傳取材自飛龍記的部份，它記述的可能是當時的實況。趙匡胤大鬧御構欄，跟水滸全傳（一百二十回本）第五十一回中雷橫大鬧鄆城縣戲台㉓，兩者極為類似。我們或許不必要假設兩者之間有直接的影響。我寧可認為此兩回是俗文學中一個流行題材——酒樓鬧事㉔——的兩種寫法，互不相干，而這兩位作者重寫這題材，把鬧事場合改為戲台，場合正是當時的，但和歷史年代不符。

在小說的第十三回，南唐使臣孫晟來到汴京，朝見漢主，進獻兩位「姿容秀麗、色貌妖嬈」的女樂：大雪與小雪。帝曰：「此二美人，實稱朕意，即日發遣使臣歸國，大雪小雪選充嬪妃入宮中去了。韓素梅等着教坊司領出伺候。」中書史弘肇恐「女色亡國」，奏曰：「宜將此二女屏逐於外，着落教坊司收閑。」武班中的蘇蓬吉爲了奉承皇上，執笏奏曰：「陛下可做古制造構欄一座，置大雪小雪女樂於其中。」漢主依奏，即命內官監工在汴城東角門起造御構欄，克日成功。自後大雪小雪在構欄內歌舞彈唱，興動汴城公子王侯。在場中看者，一日所費無限金帛。漢主每召大雪入禁中，小雪或侍奉蘇逢吉，人皆不知。

第十四回寫趙匡胤跟他的三個弟兄往訪韓素梅。她住在教坊司院內。趙匡胤等人「轉過東閣巷，來到教坊司門首」㉕。趙匡胤在韓素梅處留宿一夜，第二天一早，他的三位弟兄鄭恩、張光遠及羅彥威復到院中相會。素梅又令安排早飯款待，酒至半酣，鄭恩曰：

小弟通過東街，人人道御構欄新進二個樂女，一名大雪，一名小雪，今日在那裏搬演雜劇，可該去走一遭……於是四人告別韓素梅，得出教坊司，逕回到東街，來看御構欄。果然奇妙，有詩爲證：

清歌妙舞戲台前，一曲君王動笑顏  
十二樓台相接處，官家費了幾多錢

時趙匡胤……與張光遠、羅彥威、鄭恩三人一齊走近台邊，皆滿座了，止有南面一張鋪綉繡龍椅空閑在上。匡胤問曰：「上面那一張椅是誰坐的？」光遠曰：「此是金交椅，乃上位所坐。」匡胤曰：「待我去坐。」光遠曰：「台下官軍無數，倘生出事來，何以得脫？」匡胤曰：「便坐片時何妨。」……匡胤走向前，坐於金交椅上。台下衆人見之，皆失色。忽場局官走出來大唱曰：「此紅臉兒！誰敢大膽哄汝坐着御座？」匡胤大怒，伸拳便要廝鬧。張光遠連忙扯入叢中去了。衆官軍要來追捉，見鄭恩怒目睜睛，羅彥威、張光遠陪笑謝罪，衆人亦藉口放去了……

從小說的整體看來，匡胤坐在御座，即他將來登基的一個徵兆。對我們來說，這個御座令人感興趣，因為它強烈暗示，教坊司屬下的男女樂工，不只在御宴時在宮中爲皇帝演出，

而其他時候則在御構欄做場，同時皇帝及其隨從也會親臨御構欄觀賞。這個「御座」也有可能是一位早期作者創造出來的，但一般上，中國小說家在典章制度方面沒有多少創新之處。故事接下去說：

不移時，構欄中絲竹齊奏，鑼鼓輕敲。大雪小雪打扮得十分俊俏，走出構欄，搬演故事……匡胤聞知，與張光遠、羅彥威、鄭恩重回來在一邊看。只見那大雪先唱一曲，名「浪淘沙」……大雪唱罷，那小雪嬌轉輕喉，亦唱一曲，名「蝶戀花」……大雪小雪唱罷新詞，台下觀者無不稱贊。小雪持過紅絲盤子下台，遍問眾人索纏頭錢。豪家官家各爭賞賜。至左邊趨匡胤一排，四人沒一個出半文錢。匡胤曰：「再唱幾套，一總賞賜。」小雪曰：「台前看者，無一人不賞過。獨何違例？」匡胤曰：「我今日未帶得錢鈔來。明日我來，加倍送了如何？」小雪怒罵曰：「此處只少爾來！今日沒半文錢出手，尚說再來，真乃村夫活嘴也！」匡胤大怒曰：「賤潑妓，敢此無理！」鄭恩怒起，一時鬧將起來。大雪小雪見勢頭凶了，連忙走入戲台中。官軍都上前來，被匡胤、鄭恩打得七零八落。看戲的皆驚散了。匡胤等徑出戲台，各自回家去了……

跟前面引過的一段文字一樣，文中提到「官軍」，即強調了官府和這座御構欄之間的關係。沒有其他涉及公眾劇場的資料，提及戲台裏外有官軍（或衙役）駐守。下台向觀眾討賞賜，似乎是十四世紀時伶人賺取生計的一般習俗；若千十四世紀的資料提到這種習俗，而唯一提到入場費時，是在杜仁傑十三世紀的散曲「莊家不識構欄」<sup>32</sup>。

故事接下去講述蘇蓬吉如何追查匡胤的鬧事。蘇大怒，修書一封送與匡胤父親趙司空。在第十五回，匡胤被父親大大責罵了一番。那一晚，他跑到御構欄，從一位巡更軍人口中知悉大雪小雪二人皆在構欄御苑中，便奔入裏面把二人殺了，連帶也殺了二位擋路的樂工。是夜匡胤和幾個友人逃出汴京城。

在南宋志傳的第四十三回，也有一段相關的情節。南唐又一次送來兩位美女，這次是獻

給後周的世宗皇帝。世宗令收入御構欄<sup>33</sup>。這一次，輪到趙匡胤出班奏曰：「陛下美嬪日進，政事荒淫，此則萬萬不可之事。」但世宗不理。世宗也一再召二女入禁中，而忽略國事。當然，一朝末帝的荒淫是中國通俗小說中頻頻出現的主題。但是，如果我們相信南宋志傳的另—資料來源（除五代史平話以外），確是出自十四世紀末期或十五世紀初期，那麼此書兩次提到皇帝夜召女人禁中，也許可跟洪武在位期間的一件特別的事連上關係。明史周觀政傳云：「有中使將女樂入，觀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觀政執不聽。中使慍而入，頃之出報曰：『御史且休，女樂已罷不用。』觀政又拒曰：『必面奉詔。』已而帝親出宮，謂之曰：『宮中音樂廢缺，欲使內家肄習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內家謂內宮也，可指宮女或太監）<sup>34</sup>。

這本小說不但責難女樂入宮事，而且把御構欄的根本存在，呈現作君主道德墮落的一個證據。儘管小說經常詳細描寫墮落之事，一般上小說在道德判斷上是順從大多數的。御構欄曖昧的地位，大可說明何以一再重修的太祖實錄沒有提及御構欄。南宋志傳的作者，在四十三回安排鄭恩火燒賞花樓（世宗立於御苑以處二女樂之所），而宣洩了他的憤怒。

洪武御構欄想必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座官營公眾劇場。但它並非完全沒有先例。元好問（一一九〇——一二五七）在其「順天府營建記」中，寫張柔（一一九〇——一二六八，十三世紀中期北方四大萬戶之一）在其駐在地清苑（現今保定）的營建活動，提及「樂棚二」<sup>35</sup>。達官對劇場的這種贊助，很可能是為了利。元史星吉（一二三三——一二七九）傳云：星吉使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時，威順王（寬徹普化，世祖之孫，鎮武昌）起造廣樂園，「多萃名倡巨賈以網大利，有司莫敢忤」<sup>36</sup>。從名稱看來，廣樂園大有可能是座劇場。我們記得富樂園「止容商賈出入院內」。同時也應該指出的是：湯式的那首散曲（一煞）以及南宋志傳，都強調富豪在構欄的大筆花費。這樣一來，洪武御構欄最好被視為朱元璋昔年為一方之雄時所設而遺留下來的，暫時由新建立但仍窮窘的政府維持着，以便使它最富有的市民心甘情願地繳付最高的稅捐。它絕對不是一種為劇場、演員及觀眾帶來前所未有之尊重的創舉——跟歐洲劇場史不能相比。同時，御構欄的設置，似乎對劇本的題材與編撰，沒有甚麼影響。明會要云：洪武六年（一二三三），「禁教坊司及天下樂人，毋得以古聖賢、帝王、忠臣、義士為



優戲。違者罪之。」<sup>⑳</sup>再者，典型的教坊戲（宮廷祝壽賀節等無情節的劇本），要到成化（一四六五——一四八七）年間才撰作或重編，那時御構欄早已不存在，而且周寧王朱權和周憲王朱有燉也早已撰作出他們那些華麗的作品<sup>㉑</sup>。

我們既不知道洪武御構欄設置的年代，亦不知道它何時在南京停止活動。但在十五世紀前半葉，另一類似組織存在於北京，並非不可能的事。朴通事診解（高麗遣明使臣所用的一本中國會話書）的註解云：北京的教坊司稱為「麗春院」，又云「麗春院樂人搬演戲文雜劇之處也」。同時，它提到兩座構欄<sup>㉒</sup>。這兩座「御構欄」，很可能受到普遍經濟蕭條的牽累，當時十五世紀的劇場活動，日益受這種經濟蕭條的影響，以致於到了十六世紀初，固定的公眾劇場實際上已消失，直到十七世紀末才復甦<sup>㉓</sup>。

本文原題“Stage and Court in China: A Case of Hung-Wu's Imperial Theatre”，原刊於 *Oriens Extremus* 23, 2 (1976), 175-189。本文翻譯事先徵得原作者同意，譯文初稿先後承王秋桂老師及 Professor Idema 訂正，Professor Idema 並賜寄有關參考資料，特此一併致謝。本譯文為「漢學論文翻譯計劃」的成果之一。

——譯者謹識

## 附註

本文會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五日至十二日在巴黎舉行的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大會上宣讀。

① 雜劇的研究一般上限於元代。元雜劇的最好一本概論性論著，該推吉川幸次郎，元雜劇研究，東京，一九四八，亦收在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十四卷，東京，一九六八（中文譯本見鄭清茂譯，元雜劇研究，台北，一九六〇）。明代劇曲的研究一般上着重於所謂的南戲（戲文與傳奇）的發展。最近，曾永義在『明初雜劇概論』，國立編譯館館刊，一卷三期（一九七二），頁一一五——一五〇，對明代頭一百年的雜劇作品作了個概論；他在『明代南雜劇概論』，國立編譯館館刊，二卷一期（一九七三），頁九五——一四四，討論明代後半期純粹文士化的雜劇的演進。

傅惜華在他的元代雜劇全目，北京，一九五七，以及明代雜劇全目，北京，一九五八，對元明兩代已知的雜劇作家，他們的作品以及現存的版本，提供完備的名單，並且討論了早期的書目及選集。嚴敦易，元劇疑，二冊，北京，一九六〇，充分說明我們在把個別劇本列為某一時代或某一作家所撰時，應該如何謹慎從事。

② 標點校注本青樓集收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北京，一九五九，第二冊，頁一——八四。Arthur Waley 曾翻譯此書的片斷，題作“*The Green Tower Collection*”，收在他的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nd Other Pieces*, London, 1963, pp. 89-107。譯文前有小引介紹元代的劇場。

③ 杜仁傑，祖籍山東長清。元至元（一二三三——一二四〇）中，屢徵不起。性善謔，才宏學博。他的「莊家不識構欄」校本收在隋樹森，全元散曲，北京，一九六四，頁三一——三二，描寫一個莊家首次到來城中看戲的情景。這首散曲的詳註日譯本見小川陽一，「杜善夫作散曲『莊家不識構欄』譯註」，集刊東洋學，十八期（一九六七），頁七八——八六。

若干對中國劇場史提供重要資料的其他散曲，收在一三五一年刊行的朝野新聲太平樂府裏。關於散曲「淡行院」的作者高安道，其生平我們幾乎一無所知。「淡行院」寫幾個官員朋友到「柵欄甌俳優」，結果大失所望。這首散曲的校本收在隋樹森，全元散曲，頁一一〇——一一一，題作「淡行院」。胡忌，宋金雜劇考，上海，一九五七，頁三一——三二六，詳註此曲。生平不詳的睢玄明，是散曲「詠鼓」的作者，此曲以鼓喙樂官生活。「詠鼓」校本見隋樹森，全元散曲，頁五四七——五四八。日文詳註及譯文見田中謙二，

『元代散曲の研究』，東方學報，第四十期（一九六九），頁一一—一四。無名氏散曲「拘刷行院」，詳述某人與幾個知音故友，「上歌台入酒樓」，「請箇有聲名旦色」，結果「出盡醜」的經過。此曲校本見隋樹森，全元散曲，頁一八二—一八三。詳註日文翻譯見田中謙二，上引文。

④ 提供中國劇場史資料的主要文字段落，見鄭振鐸編，水滸全傳，香港，一九五八，第五十一回、八十二回及一〇四回。五十一回的一段文字（頁八三九—八四〇），說到一位老人在一個省城劇場中說唱諸般宮調。第八十二回（頁一三五八—一三六〇）有一大段駢文，描述一場御筵，包括雜戲表演。第一〇四回（頁一五九二）開頭說到一個臨時戲台，台下四面有人圍擠在那裏擲骰賭錢。

⑤ 傅惜華，元代雜劇全目，頁二九〇—二九一，討論了藍采和早期版本。排印本見隋樹森編，元曲選外編，北京，一九五九，頁九七一—九八〇。官門子弟錯立身收在永樂大曲殘卷中。排印本見永樂大曲戲文三種，北京，一九三一。兩種跟官門子弟錯立身主題相同的雜劇已散佚，第三種（石君寶的紫雲庭），女主角是個唱諸宮調的，但此劇對劇場史的史料價值有限，因為傳本僅有元刊本，有曲無白，同時也因為此劇中的劇場術語，似乎大部份用作隱喻來描寫劇中的戀情主戲。

⑥ 吉川幸次郎，元雜劇研究，『元雜劇の聽衆』一節，頁五四—八四，充分使用這些資料。⑦ 跟中國劇場史有關的出土文物，主要限於山西省南部。一般性的介紹見劉念茲，『從建國後發現的一些文物看金元雜劇在平陽地區的發展』，文物，一九七三年第三期，頁五八—一六四。丁明夷，『山西中南部的宋元舞台』，文物，一九七二年第四期，頁四七—五六，討論了早期的舞台。劉念茲，『元雜劇演出形式的幾點初步看法——明應王殿元代壁畫調查札記』，收在戲劇研究，一九五七年第二期，頁六六—八五，以及周貽白，『元代壁畫中的元劇演出形式』，收在他的中國戲曲論集，北京，一九六〇，頁三九二—四〇〇，都論及唯一保存下來的一幅以戲班為題材的壁畫。周貽白，『侯馬董氏墓中五個磚俑的研究』，收在中國戲曲論集，頁三八四—三九一，討論墓中發現的舞台藝人塑像。周貽白在『南宋雜劇的舞台人物形象』，中國戲曲論集，頁三七六—三八三，也討論兩

幅南宋優人畫像。

⑧ 此兩劇的傳本，見傅惜華，明代雜劇全目，頁五九—六〇。此兩劇的排印本收在吳梅編，奢摩他室曲叢二集，上海，一九二八。

⑨ 在整個十五世紀，劇場活動顯然受到大挫折。這無疑主要為經濟及政治因素所致。明代立國與永樂帝篡位所帶來的長期內戰，必然導致許多的破壞。在這二次事件上，中國一些最繁華的地區受到重創，譬如，人口被迫重新徙置。中原與塞外游牧民族維持了一世紀的和平之後，明代宮廷必須在北方邊界重新駐紮大批守軍，同時蒙古人仍不時為患，這些必然對帝國形成沉重的財政負擔。明代政府積極推行重新漢化中國的文化政策，大力提倡儒家道德，並且全面恢復科舉考試，無疑的愈來愈使得中國讀書人的注意力脫離戲曲。此外，在宣德三年（一四二八），有嚴令禁止在任官員跟優人往來。從一五〇〇年開始，中國的經濟復甦開始進入狀況，江南地區領先；而它的南戲也就成為最顯著的類型，而北雜劇便只得讓位。參閱鄭振鐸，『元明之際文壇概觀』，收在他的中國文學研究，北京，一九五七，頁四八三—五一〇；岩城秀夫，『明の宮廷と演劇』，收在他的中國戲曲演劇研究，東京，一九七二，頁六〇二—六二四。

⑩ 見馮沅君，古劇說彙，北京，一九五六，頁一一〇；周貽白，中國戲劇史，上海，一九五三，頁二八〇—三一；吉川幸次郎，元雜劇研究，頁五四—八四。胡忌，宋金雜劇考，專論稍早的一個時代，但對元及明初的劇場史也有很高的參考價值。最近的西文概論見時鍾雯 Chung-wen Shih, *The Golden Age of Chinese Drama: Yuan Tsa-chi* Princeton, 1976, pp. 198-206 及 W. Dolby, *A History of Chinese Drama*, London, 1976, pp. 60-70.

⑪ 李開先（一五〇一—一五六六），『張小山小令後序』云：「洪武初，親王之國必以詞曲一千七百本賜之。」見路工編，李開先集，北京，一九五九，頁三六九—三七〇。萬曆十五年（一五八七）刊本大明會典，卷五六，頁 32a—33b，提及管制王府樂工的各種條例。

⑫ 關於宋權，見 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 ed.,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New York, 1976, pp. 305-307 朱有燉的生平著作，詳見八木澤元明代劇作家研究，東京，一九五八，頁五〇——一〇八。參閱 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 ed., *op. cit.*, pp. 380-381.

<sup>13</sup> 唐代（六一八——九〇六）的教坊司的研究，見 Martin Gimm, *Das Yüeh-fu tsa-lu des Tuan An-Chieh, Studien zur Geschichte von Musik, Schauspiel und Tanz in der Tang-Dynastie*, Wiesbaden, 1966, pp. 368-580；岸邊成雄，唐代音樂の歴史的研究，樂制篇，二冊，東京，一九六〇——一九六一，頁二八五——四四七，考述教坊司從唐到宋（九〇六——一二七八）的演變。

<sup>14</sup> 參閱吉川幸次郎，元雜劇研究，頁六二——七四。

<sup>15</sup> 朱有燉在其元宮詞，提到「伊尹扶湯」為元宮廷中上演的一個「雜劇」。全詩如下：「初調音律是關卿，伊尹扶湯雜劇呈，傳入禁垣官裏悅，一時咸聽唱新聲」。元宮詞作於永樂四年（一四〇六），其序云：「永樂元年，欽賜予家一老嫗，年七十矣，乃元后之乳姆。女知元宮中事最悉，閒嘗細訪，一一備知其事，故予詩百篇，皆元宮中實事。」（見張海鵬編，宮詞小纂，叢書集成初編，冊二二二六，頁七）。不過，朱有燉在這方面可能模仿楊維禎（一二九六——一三七〇）的宮詞：「開國遺音樂府傳，白翎飛上十三絃，大金優諫關卿在，伊尹扶湯進雜編」（見鐵崖先生古樂府，四部叢刊本，卷十四，頁1b.）兩人很可能只是想強調，宮中上演的是發揚道德的劇本。朱有燉亦提到現已失傳的鮑天祐的劇本〔史魚〕屍諫〔衛〕靈公：「屍諫靈公演傳奇，一朝傳到九重知，奉宣齋與中書省，諸路都教唱此詞」（宮詞小纂，頁六）。水滸全傳八十二回中所提及的篇名，頗接近明代宮廷上演的戲目。

<sup>16</sup> 教坊司在一三六七年已設置，見龍文彬（一八二一——一八九三；一八六五年進士）編，明會要，北京，一九五六年排印本，頁三四〇。教坊司的官員為優人，一如元代。明會要中所列的各項官名，可跟宋代的相比，例見岸邊英雄，唐代音樂の歴史的研究，樂制篇，頁四〇五及頁四一七。

<sup>17</sup> 洪武十六座酒樓，見論於王書奴，中國娼妓史，上海，一九三六，頁一九五——一九八；

岩城秀夫，『明の宮廷の演劇』，收在他的中國戲曲演劇研究，頁六〇五。H. I. Levy, *A Feast of Mist and Flowers, The Gay Quarters of Nanking at the End of the Ming*, Yokohama, 1966, pp. 18-19. 這十六座酒樓的當時名單（包括它們的所在地），見洪武京城圖志，頁54a-55b（原序於一三九五，影石印本，北京，一九二八。）

<sup>18</sup> 孫楷第，也是國古今雜劇考，上海，一九五三，頁九九——一〇三。

<sup>19</sup> 例見王書奴，中國娼妓史，頁一九六——一九七；岩城秀夫，上引文，頁六〇五——六〇六。Levy, *op. cit.*, p. 18.

<sup>20</sup> 國初事蹟為劉辰於永樂元年（一四〇三）所撰，記洪武年間雜事。我用的是借月山房彙鈔第五集本。引文見頁20a-b。

<sup>21</sup> 舍人，官名，本宮內人之意。後世以為親近左右之官，如秦「太子舍人」、魏晉「中書舍人」等，但在此無疑用作宋元以來俗稱顯貴子弟為舍人之意，猶稱公子。在其他地方，國初事蹟（頁33b）記載一位錢穀官在「富樂院宿娼敗露」事。（王書奴，頁一九七引）

<sup>22</sup> 脫歡〔台〕是位投奔明室的蒙古將軍，見 Henry Serruys CICM, "Mongols Ennobled during the Early Mi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XXII, (1959), 223-224.

<sup>23</sup> 明末此處稱為「舊院」，並且成為南京風月場所的中心。余懷（一六一六——一六九六），板橋雜記，有所記述（板橋雜記的現存版本，見 Wolfgang Frank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Ming History*, Kuala Lumpur, p. 117）有關此舊院較平實的描述，參閱晚明無名氏小說鼓掌絕塵的第三回，收在路工編，明清平話小說選集第一輯，上海，一九五八，頁二〇——二七。鼓掌絕塵的無名氏作者，僅稱此舊院為「教坊司」，沒有提及構欄。

<sup>24</sup> 教坊司男女伶人樂工的冠巾服規定，見大明會典（萬曆本），卷六十一，頁38b-40a。

<sup>25</sup> 洪武京城圖志把教坊司的衙門置於南京東區，皇城之西（頁32a）。在明代末年，這衙門位於院內，見鼓掌絕塵，頁二六——二七。

<sup>26</sup> 湯式，活在十四世紀後半葉至十五世紀初，為他那時代最重要的散曲作家之一。他也著雜劇兩種（瑞仙亭、嬌紅記），今俱不存。不過，他是散曲作品被保存下來的少數早期散曲

作家之一。「新建构欄教坊求贊」的校本見隋樹森，全元散曲，頁一四九四——一四九六。湯式的其他一些散曲，如「贈教坊殊麗」及「贈教坊張韶舞善吹簫」，明顯的是獻給教坊司伶人，見全元散曲，頁一五〇四及頁一五三四。

<sup>27</sup>我想湯式用「胭脂水」純粹是爲了修辭上的原因；我認爲這即指秦淮河。重刊江寧府志（一八八〇），卷七，頁3a，提及胭脂河爲秦淮河的支流。

<sup>28</sup>見 W. L. Idema, *Chinese Vernacular Fiction, The Formative Period*, Leyden, 1974, p. 58 and pp. 108-110. 譯者所用的南宋傅本子爲「玉茗堂批點繡像南北宋志傳二十卷」本（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引文見該版卷三，頁 24b - 27a。

<sup>29</sup>見註④。

<sup>30</sup>酒館鬧事早在劉知遠諸宮調中即有，見劉知遠諸宮調（北京：文物出版社景印金刻本，一九五八），第一則，頁5a-6b. Patrick Hana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Ping-yao Chuan*," *HJAS*, XXXI (1971), 201-219. 已證明早期中國俗文學如何利用一組共同的主題，場景及人物。

<sup>31</sup>這段描寫也符合朱有燉復落娼中對開封城中富樂院的各種記述。此劇旨在描寫開封當時的情況（十五世紀初）。

<sup>32</sup>不過，朴通事診解（奎章閣叢書本），卷中，頁1a，描述十五世紀前半葉北京的一個构欄時，也提到「五箇錢」的入場費。

<sup>33</sup>這回稱爲「御樂院」。

<sup>34</sup>周觀政傳收於明史卷一三九，北京，一九七四年標點本，頁三九八三——三九八四。

<sup>35</sup>遺山先生文集（四部叢刊本），卷三十三，頁14a。

<sup>36</sup>元史，卷一四四，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頁三四三三。

<sup>37</sup>龍文彬編，明會要，頁三四一。

<sup>38</sup>見會永義，『明初雜劇概論』，頁一四〇——一四三。

<sup>39</sup>朴通事診解，描寫十五世紀前半葉北京生活，提到教坊司男女樂工在一個大概是官宦的私宴上的表演（卷上，頁5b），並且提到「构欄裏看雜劇去來」，同時詳列构欄裏的各種雜

技與把戲表演（卷中，頁1a-2b）。在後一個例子，並沒有跡象顯示這座構欄跟教坊司之間的關係。但在卷上，頁18a，它提到一條「构欄衙衛」，並於底下的註引用各種資料來解說「构欄」：「書言故事云：鈎欄俳優棚也。質問云：麗春院樂人搬演戲文雜劇之處也。又云：麗春院即教坊司也。……今按北京有東构欄、西构欄。俗謂宿娼者曰「院裏走」。質問云：是京師樂工住處。」這條混亂的註似乎顯示，繼富樂院在北京設立的即麗春院，一個以處教坊司樂工之所，並且包括（或接近）兩座构欄。朱有燉香囊怨中的「院裏」用法（奢摩他室曲叢二集本，頁1a3b 4b 11ab 12a），可證「院裏走」此意。此語爲明初特有，因爲它只有在富樂院及相似之院建立之後才可能出現。參閱朴通事診解，卷上，頁5b。「麗春院」無疑源出「麗春園」，但應該和「麗春園」加以區別。「麗春園」在元代常指青樓。

<sup>40</sup>參閱註②。見 Colin P. Mackerras, *The Rise of the Peking Opera, 1770-1870* Oxford, 1972, pp. 16-48 and 197.

阿根庭詩人、小說家波赫士在他的晚年平心靜氣地說：「我不再以為快樂是不能達致的；曾經是，在很久以前。現在我知道它會隨時到來，但永遠不要去追求。而失敗或名氣，是無關痛癢的，我從來就不放在心上。現在我最想得到的是寧靜，思考的樂趣以及友誼，雖然也許會太貪心了一點，是愛和被愛的感覺。」那麼寬容，那麼不偏側，十分接近東方人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的境界。

洪泉的「誘惑」是篇直指人性而罔顧道德的小說，他以浪漫的筆調營造了一座我們毋寧說是寓言世界的世界，來反映「真實世界」中的感情、貪慾、反叛、邪惡，而作者顯然試圖在其中尋求某些秩序與架構。

我們要向讀者致歉，這二期的蕉風因某種技術問題遲延出版。我們明白讀者作者苦候的焦急心情，然而除了苦候別無他法。

時逢新春，編輯室同人照例在這裏祝大家新年快樂。



# 新春快樂！

## 蕉風文叢\*歡迎郵購

歷來評說陶潛詩作的文字雖繁，但郝毅民這本書卻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論析。作者專業精神分析，熟讀佛洛伊德學說，現以之論析陶詩，像兩塊東方與西方的美玉並置，而發出一道絢麗的新光彩。香港「明報月刊」說：「郝毅民先生以心理分析談陶淵明，別開生面，而絕無以洋標籤中國貨之一般通病。他用語行文，又極雋逸，而所論又發人深幽之思。」喜愛陶詩的讀者讀罷當能進一步悟窺陶淵明永恒的心靈。（每冊連郵馬幣三元）

劉放是詩人，也是社會學博士，他的雜文兼有詩人的敏銳觀察與社會學者的科學研究心得，諷世勸世兩者皆備，有獨白也有傳統，有機智也有睿智，明志而致遠。「流放集」收入他多年來的發表在蕉風學報的專欄文字與雜文，寫作時間從「流放」海外到任教南大，可謂一個詩人直面社會的思路歷程。好讀雜文者讀畢此書當會不亦痛哉快哉。（每冊連郵馬幣二元五角）

誰說我們沒有小說？誰說我們沒有用心寫小說的人？小黑默默地寫了十多年的短篇小說，已樹立了他個人獨特的面貌與風格，更重要的是，他寫的是道道地地的現代馬華文學。「黑」是他的第一本短篇結集。你可以看到他如何突破傳統與現代的重圍脫穎而出。（每冊連郵馬幣二元五角）

### 陶詩新析

郝毅民論述集

### 流放集

劉放雜文集

### 黑

小黑小說集

156448

蕉風月刊訂閱單

訂閱期數	地 址	姓 名
從		中文
期起至		
期止共		英文
期		

訂閱本刊辦法

- 本刊半年（六期）訂費馬幣六年，一年（十二期）十二元。
  - 馬、星、汶訂戶免付郵費。其他地區訂戶郵費另計。
  - 爲避免遺失，請將訂費換成 Money Order 或 Postal Order，或劃線支票。
  - 請將訂費連同訂閱單（可自製）逕寄：
- Syarikat Edcoms,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風月刊

---

CHAO FOON MONTHLY  
BULANAN CHAO FOON

---

**\$1.00 senaskah**

---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72455, 572551, 572769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Tal: 572455, 572551, 572769

Ajen Penjual: Syarikat Edcoms,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Tal: 572455, 572551, 572769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3373733, 3380696-7

Malaya Book Co., N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425764, 481806

Ipoh Book Co., 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al. 4660

---

Dicetak oleh: Percetakan Pustaka Jaya  
8, Jalan 213, Petaling Jaya.